



書叢本基學國

明 季 北 略
(上)

輯編奇六計



行發館書印務商





自序

自古有一代之治。則必有一代之亂。有一代之興。則必有一代之亡。治亂興亡之故。雖曰人事。豈非天命哉。獨怪世之載筆者。每詳於言治。而略於言亂。喜乎言興。而諱乎言亡。如應運宏猷。新王令典。則鋪張揚厲。累楮盈篇。至勝朝軼事。亡國遺聞。則削焉不錄。若曰當蘇君時。儀何敢言云耳。愚謂天下可亂可亡。而當時行事。必不可泯。况我世祖章皇帝。嘗過莊烈帝之陵。而垂泣爲親製誄文以哀之。卽今上登極。亦諭官民之家。有開載啓禎事跡之書。俱着送來。雖有忌諱之語。亦不加罪。是天子且著書與求書矣。草野之士。亦何嫌何忌。使數十年來。治亂興亡之事。一筆勾卻也哉。予也不揣漫編一集。上自神宗丙辰。下迄思宗甲申。凡三十年。分二十四卷。題曰北略。以誌北都時事之大略焉耳。然於國家之興廢賢奸之用舍。用兵之始末。徵餉之絀盈。槩可見矣。世之覽之者。拱璧唯命。覆瓿亦惟命云。謹序。

康熙十年辛亥季冬八日乙酉無錫計六奇題於社塔王氏之書齋

明季北略目錄

卷一 萬歷四十四年丙辰始至四十八年庚申止

錫山計六奇用寶編輯

大清朝建元

蕭子玉僞稱都督

清河城陷

楊鎬逮治

紀異

附前樞擊青宮一案

熹宗登極

河清

熊廷弼回籍

卷二 天啓元年辛酉始至七年丁卯止

撫順城陷

劉杜二將軍敗績

熊廷弼經略遼陽

光宗貞皇帝

紅丸一案

顧慥論遼事

楊嗣昌奏歲饑

瀋陽陷

附記遼事

張銓殉節

崔儒秀自縊

高邦佐自縊

五監軍

熊廷弼傳

袁崇煥守寧遠

趙率教守錦州

點將錄

選佛錄

羣小謀陷正人

建生祠

楊漣慘禍

周順昌被逮

羅織十七君子

遼陽陷

袁應泰傳

何廷魁投井

廣寧潰

羅一貴自刎

附記經撫

毛文龍入皮島

毛文龍安州之戰

魏忠賢濁亂朝政

天鑒錄

魏黨

羣小封爵

稱功頌德

移宮一案

附魏大中

左光斗

高攀龍

繆昌期

客魏毒害諸妃

異人歌

丙寅五月初六紀異

大清朝改元

李應昇

周宗建

魏忠賢怒張后

辛酉七年紀異

傳國璽出

卷二 天啓七年丁卯八月始

信王登極

陸萬齡下獄

錢元愨參魏忠賢

魏忠賢謫鳳陽

張瑞圖回籍

姚士慎參田許

聞香心動

廷推六相

客氏出宮

崔呈秀回籍

錢嘉徵參魏忠賢十大罪

魏忠賢自縊

誅崔呈秀

掠死客氏

贈諡諸臣

卷四 崇禎元年戊辰

思宗烈皇帝

瞿式耜六不平

劉宗周論近功小利

袁崇煥陞見

大清收諸部落

錦州軍譁

漢南盜起

誌異

卷五 崇禎二年己巳

劉懋請裁驛遞

張延登請申海禁

無錫災荒疏略此民疏

桂王寢殿坍塌

倪元璐論東林

韓一良論賄賂

溫體仁參錢謙益

毛文龍鳴綠江之捷

寧遠軍譁

流賊初起

白水盜王二

五虎五彪補書

毛羽健論衛營兵

南居益請發軍餉

馬懋才備陳大饑

倪元璐疏三案

欽定逆案

劉應遇敗賊

吳煥奏秦寇

袁崇煥殺毛文龍

逮袁崇煥

劉之綸死節

商敬石善射

誌異

卷六崇禎三年庚午

誌異

秦寇入山西

賊陷黃市川

劉懋言秦寇

徐孝婦剖肝進姑

喬應甲釀禍

混天王擾延川等縣

李自成起

鍾萬里解夢

滿桂戰死

黨還醇良鄉殉難附諸臣

左應選固守昌黎何大綱戰勝

陝盜王子順苗美

賊陷河曲

楊鶴誤撫

劇賊神一元

卷七崇禎四年辛未

黃道周疏

張彝憲總理錢糧

楊鶴受降

洪承疇巡撫延綏

洪承疇擒趙四兒

趙大允斬婦人首

混天猴陷甘泉

大清兵入塞

張真人請雪

卷八崇禎五年壬申

元旦異雪

洪曹破賊

馬鳴世論三秦

吳執御論周延儒

吳姓賑撫

賊分三十六營

山西寶莊

吳姓奏官賊之謠

譚雄陷安塞

張獻忠起

誌異

賊流秦晉

西澳之捷

高迎祥諸賊

高宏圖創籍

皇子生

✓ 賊首名號

誌異

卷九崇禎六年癸酉

周延儒罷相

內官監紀

河南諸賊

鄧祖禹罵賊有附記

誌異

卷十崇禎七年甲戌

袁繼咸論謫言官

信用內臣

倪元澂請撤監軍

明季北略 目錄

周鑣論用內臣

孔有德陷登州

百官進馬

知推館員

山西賊

賊犯湖廣

陳奇瑜威著關陝

袁繼咸論拜內官

論罷監視太監

陳子壯與溫體仁有隙

陳奇瑜總督五省

高傑降賀人龍

戴君恩誘斬王剛等

盧象昇勦楚賊

曹文衡守唐縣

熊文燦戴罪

誌異

卷十一 崇禎八年乙亥

劾溫體仁

宗秩改授

鄒維璉告歸

曹文詔自刎

盧象昇戰功

流賊陷潁川

方震孺守壽州

李自成降叛不常

龐瑜死節附王端冕

賊陷陳州等處

劉楚垣守荆門

龔元祥霍山罵賊

童謠

大清兵入塞

罷文震孟

各舉所知

董其昌致仕

河南流寇充斥

擒爬天三

賊陷鳳陽

吳大朴守廬州附野編

賊陷巢縣

賊襲廬江

包文達宿松死節

黎宏業和州自縊附馬如蛟

鄭芝龍擊劉香老

孝子馮時化

誌異

卷十一 崇禎九年丙子

陳啓新疏三大病

詹爾選救錢士升

劉宗周罷

童生瞿昌獻白兔

謫金光宸

鹿善繼定輿被殺

劉宗周責溫體仁

章可試守舒城

賊陷無爲州

石電戰死

李繼樾守江浦

鄭芝龍小傳

旌貞女鄭氏

錢士升論李璉搜括之議

倪元璐論參薦

文場兼武

成德下獄

大清兵入塞

敍守京功

謝陞罷職

常自裕論流寇

孫傳庭擒高迎祥

河南光山之敗

楚中流寇焚竹山

宜城張烈婦冒賊

楊爾銘救史可法

孝子燕火不燃

陳烈婦傳

卷十二崇禎十年丁丑

溫體仁擬旨逮錢瞿

李如燦直言下獄

朱國弼劾溫體仁

責臣罪己

史可法巡撫安廬

黃道周七不如

熊文燦代盧象昇

李自成入西川

左良玉鄆陵之捷

張獻忠陷應城附雲夢

劉大鞏守滁州

誌異

大清朝改元

許給事上按臺書

陸文聲奏復社

楊光先參陳啓新

高起潛行部

楊嗣昌建議均輸

聖駕巡城

陝西李自成諸賊

李巖歸自成

賊犯荊州

賊擾江北

賊圍安慶

諸將死難

誌異

卷十四 崇禎十一年 戊寅

元帝降虜

城蘆溝

曾就義兵食對

何措劾楊嗣昌忘親

張縉彥論兵情賊勢

豫楚屢捷

張獻忠請降

大清兵入燕齊

王忠軍諫

胡光翰戰死

左良玉立功驕蹇

陳于王自刎

賊陷六合

大清兵

張任學改總兵

黃道周經筵應對

楊嗣昌論葵惑

黃道周平臺抗辯

陝賊勦降略盡

王燾隨州自經

羅汝才乞撫

孫承宗殉節

盧象昇戰死

鄧藩錫不屈

宋學朱濟南被圍

蘇州井中鐵匣

卷十五崇禎十二年己卯

內臣

鄭二陽兵餉之對

京城浚濠

磔鄭鄆

郝敬卒

術士鄭仰田

張獻忠復叛

楊嗣昌代熊文燦

劉廷訓吳橋死難

孫士美深州自刎

鄧謙磔死

錢肅樂和心史詩

王承恩哭夢

建設齋醮

吳昌時恨薛國觀

鄭鄆本末

陳繼儒卒

左良玉破豫賊

房景春父子死

誌異

卷十六崇禎十三年庚辰

賑民

黃道周廷杖

薛國觀免

禁薦

楊嗣昌駐襄陽

左良玉大破張獻忠

吳卿論兵弊

楊卓然議撫

誌異

卷十七崇禎十四年辛巳

薛國觀賜死

幸學

黃道周遣戍

錢祚徵罵賊附唐啓泰

牛宋降自成

策貢士

徐石麒對三事

李振聲請限田

李自成敗而復振

羅汝才入川

楊嗣昌奪印歸印

張獻忠圍桐城

歲饑

山東丐婦

召周延儒

內臣王德化

李自成陷河南府附呂維祺

李自成陷歸德

羅汝才合自成

傅宗龍罵賊

李自成稱闖王

左良玉屠臨潁

自成陷南陽

張獻忠燬驛道

楊嗣昌自經

張獻忠襲泌城等處

河南袁時中

誌異

卷十八崇禎十五年壬午

降座揖相

天壇

謝陞削籍

免稅停刑

吳履中論二失

劉國能自刎

李自成兵逾百萬

李自成陷襄城

自成陷河南州縣

張獻忠陷襄陽

張羅屠隨州附徐淳

山東李廷實

泰安土寇

楊仁願論東廠緝事

駕幸地壇

馬士英起用

蔣德璟入相

黃道周復官

誅陳新甲

劉宗周言六事

定王傲書

王佐聖遵義遇害

李自成屠陳州

張氏商丘自焚

李自成圍汝寧

李自成陷襄陽

左兵擾武昌

王永祚投江

張獻忠陷舒城

賀一龍陷無爲州

張獻忠僭號改元

張獻忠陷太湖

大清兵入塞

宋致殉節附張瑤

召王應熊

劉宗周削籍附熊開元

山東李青山

孫傳庭殺賀人龍

李自成決河灌汴梁

李自成屠南陽

左良玉屯襄陽

李自成入荊州

左良玉避李自成

梁元昌家難

張獻忠襲廬州

革裏眼入英霍

黃得功逐賊

洪承疇降大清

姜瀉里死難

造船航海

誌異

卷十九崇禎十六年癸未

元旦失朝新史

周延儒附吳昌時

審吳昌時

北都崩解情景附記

搗錢造鈔

李自成陷承天府

李自成屠黃陂

馬士奇入對

李貞罵賊

李自成襲殺左革

李自成擅號設官

高斗樞守鄖陽

顧君恩議取關中

錫邑諸生逐縣令

祭十二陵新史

周延儒續記

宋應亨不屈

蔣臣奏行鈔法

上用銅錫木器

附記二異

左良玉避自成

徐標入對

李自成陷常德

李自成殺羅汝才

鄖陽古劍

李自成陷保康

孫傳庭攻拔唐縣

孫傅庭逐李自成

李自成入潼關

吳從義赴井

焦源溥罵賊附焦源清

中部知縣朱新達

李自成祭墓

李自成屠慶陽

李自成陷平陽

張獻忠屠蘄州

張獻忠陷黃州附易道運

張獻忠入麻城

張獻忠大敗

蔡道憲續傳

史可敬叛降獻忠

朱國柱常德罵賊

張鵬翼衡陽罵賊

孫傅庭汝州大敗

孫傅庭夫婦死難附喬元桂等

黃綱一門盡節

南企仲罵賊

余應桂總督陝西

榆林諸將殉義

鄧太妙賦詩

李自成陷甘肅

張獻忠屠蘄水

黃州異僧

張獻忠屠武昌附崔文榮賀逢聖

李乾德岳州三捷

蔡道憲長沙罵賊附林國俊馮一第

趙某歸獻忠

楊夫人罵賊

劉熙祚永州罵賊

張獻忠復陷岳州

袁州兵荒

左良玉復武昌等處

呂大器復江西郡縣

沈萬登復汝寧

荆偉被殺

四川犯官

誌異

卷二十崇禎十七年甲申

元旦文武亂朝班

降乩

李自成僭號

曾應遴言撥亂之策

議撤寧遠

李自成陷平陽

張獻忠陷江西郡縣

南昌猛虎

劉承允復衡沙

胡公平三縣土寇

王漢戰死

羅尙文殺僧

三籓賊禍

風變地震

大清朝改元

李明睿議南遷

福嗣王奏

曾應遴奏江右事

何騰蛟

元宵賊入城

上諭

馬士英奏

劉孔昭殺叔

二十六乙卯

三十己未

李自成僞檄

張履旋投崖

馬嘉植疏

賊陷真定

附記南遷得失

三月己丑朔張鐸請監國南京

初三辛卯李建泰請南遷

初五日癸巳

周遇吉寧武大戰

初七賊陷大同

李建泰督師

彭瑄奏

東陽許都

二十四癸丑

二十八丁巳

李自成僞封

蔡懋德太原死節附舉拱辰應時盛

山西全陷

堪任督撫諸臣

李邦華議南遷

余應桂請調諸將

初二日庚寅

初四日壬辰帝星落封諸將

初六日甲午

周遇吉傳附劉氏

衛景瑗傳

初八宜府陷

初九陽和陷

十一頒罪己詔

十三城門設砲

十五居庸關陷

十七賊圍京

十八夜周聖后縊坤甯宮

李自成入北京內城

內臣獻太子

二十一得先帝遺魄

諸臣投職名

劉貢士曉天文祕數

二十四壬子

保定始陷

姦淫

選陞降臣

朱之馮傳

初十徵戚璫助餉

十二昌平陷

十四孝陵夜哭

十六報焚十二陵

十八日申刻外城陷

三月十九帝崩煤山

二十戊申李自成入宮

宮人魏費節義

劉青田繪圖

二十二庚戌

二十三諸臣點名

李自成改制度

二十五癸丑拷夾百官

三月二十六勸進本末

三月二十七乙卯

二十八丙辰

程源移書邱祖德

初四辛酉

初六癸亥

初八乙丑

初十丁卯

十二己巳自成東行

十五降臣思逃

十七自成至永平

二十五示備登極儀物

二十七縱兵淫掠

二十九丙戌

李自成祖墓

李自成鑄錢

附記野史

程源移書勉唐廷彥

二十九程源移書曹友義

初五壬戌

初七甲子

初九丙寅

十一戊辰殺勳戚大臣

十四辛未

十六載金入秦

十九東報急

二十六自成回京

二十八乙酉

四月三十日自成西奔

李自成謠讖

吳三桂請兵始末

卷二十一

殉難文臣二十一人

殉難臣民內外二十七人烈女八人

卷二十二

誅戮諸臣

幸免諸臣

從賊入都諸逆臣附

卷二十三補遺

殺星降凡

雲護自成

李巖作勸賑歌

宋獻策及羣賊歸自成

李巖說自成假行仁義

殉難勳戚

刑辱諸臣

從逆諸臣

孔孟討賊文

李自成生

羣賊推自成爲王

李巖歸自成

賊將官銜

左良玉中州之戰

劉熙祚死節附弔詩

李自成圍開封

程源疏略防河勦寇附

頒罪己詔

李自成傳牌

李自成僞詔

唐通入朝

宣撫總兵朱之馮

宋孩兒起數

帝后自盡

劉宗敏傳諭

僞詔

富戶汪箕

李巖諫自成四事

宋獻策與李巖議明朝取士之弊

自成僞檄

長沙女子

孫傳庭敗

繪圖續紀

召張真人建醮

李自成渡河

李建泰出師

白廣恩移書姜瓖約降

居庸關唐通降

杜秩亭議割地

李自成入京城

李自成入大明門

僞諭在京文武

象泣

宋獻策奏削髮諸臣

牛金星遇異僧

自成詐稱符命

明季北略 目錄

自成改服印契

李自成死羅公山

總論流寇亂天下

卷二十四五朝大事總論

國運盛衰

流寇大略

公主夢帝后

李過降何騰蛟

論明季致亂之由

門戶大略



明季北略卷之一

錫山計六奇用賓氏編輯

大清朝建元

萬歷四十四年丙辰。大清朝建元。天命。指中國爲南朝。黃衣稱朕。是爲太祖。然是時猶稱後金。後改大清。太祖登極。凡十一年。至天啓六年丙寅八月初十日止。

附記 康熙三年孟夏四日。先君子曰。予壯年時。有華道士云。江右張真人北都建醮。伏壇久之。見

天上諸神俱不在。惟關聖一人守天門而已。真人問諸神安在。聖曰。今新天子出世。諸神下界擁護矣。真人曰。聖何不往。聖曰。我受明朝厚恩。故不去。時神宗季年。天下猶晏如。不信其說。至是始驗。

是時災異略載于紀異中。而猶有一二可誌者。猶憶萬歷四十二年甲寅。三月二十六日午時。訛傳倭至。城野狂奔。浙直皆同時。無錫老稚以爭入城。而蹂躪死者甚衆。四野見有赤身披髮奔者。頃之杳然。至今故老猶謂陰兵亂也。異已。四十四年正月初三。南京天雨紅雪。與唐貞元二年京師雨赤雪同。貞元。德宗年號也。四月。京師大雷電雷火。五月。江西大水。六月甲子夜。京師異常風變。聲若轟雷。刮倒正陽門外牌坊。天之示警。爲何如矣。而上於萬幾概置不理。宰相方從哲。徒以循默苟容而已。

蕭子玉僞稱都督

萬曆四十五年丁巳。遼撫使遼陽材官蕭子玉，僞稱都督。叩命使遼東。子玉盛其儀從，臨境彼不郊迎。子玉大怒，詬之曰：「天使儼臨，而大都督不出，是辱皇朝也。」將歸問罪。大清主聞之，懼然屬囊鞬，迎道左，供具甚豐。腆子玉大喜，相與盡歡。徐致詰不貢市之命，從容對曰：「本部之蜜，猶天朝之五穀也。五穀有不登之年，皇朝將誰是詰耶？」本部五年來花疎蜂死，是以不供。俟春枝花滿，釀熟，花衙當復貢市如初。此瑣耳，何煩聖慮。厚贈子玉，竝轡而出。至別處，從馬上拍子玉肩笑曰：「汝是遼陽無籍蕭子玉也。安得假稱都督，臨我郊境，我非不能殺汝。」奏之聖明，願不忍貽天朝以辱耳。爲我致意撫臺，後毋再作許事。子玉狼狽西奔，撫臺聞之，閉門累日。按遼撫疑卽李維翰

撫順城陷

萬曆四十六年戊午四月十五日，大清以勁兵突執游擊李永芳，城遂陷。因以漢字傳檄清河，言有七事，啣恨。大略以護北關等爲辭。總兵張承允移師應援。二十日，大兵暫退，誘我師前，以萬騎迴繞夾攻。承允及副總兵顧廷相遊擊梁汝貴死之。全軍覆沒。京師震動。大清主年六十誕辰，八子稱觴，議欲入邊。四王曰：「撫順是我出入處，必先取之。」今四月八日，聞李永芳大開馬市。至二十五日止，邊備必疎。宜先令五十人，佯作馬商，驅馬五路入城爲市。嗣卽率兵五千，夜行至城下，舉砲內外夾擊。撫順可得，他處不戰自下矣。主從其計，卽命總兵麻承塔于十四日爲馬商前行。四王統衆夜至撫順，吹笛爲號。大清主又與諸王引精兵五千接應。十四夜半，李永芳忽聞笳聲，大驚。又闔城聲沸，火焰燭天，報大兵已入城矣。遂降于四王，爲副總兵，卽薙髮緋衣。

清河城陷

閏四月大清主歸。漢人張儒紳等賚文請和。自稱建州國。于五月十九日統衆尅撫安。三岔。白家冲三堡。偵報兵至如風雨。建州馬夏月喜。啖河旁柳葉。兼與時會合。衆近十萬。北關惴惴不免。朝鮮已諧秦晉。李永芳亦降東締姻。七月大兵從鴉鵲關入。二十二日晨圍清河。參將鄒儲賢拒守。援遼遊擊張旆請戰。不從。大兵冒板挖牆。自寅至未。墮東北角。積屍上城。旆戰死。儲賢遙見李永芳招脅。大罵赴敵。亦死之。而城中擁兵六千四百餘。唯束手待斃。自三岔至孤山竝遭焚燬。唯參將賀世賢於鬩陽邊外縱擊。得首級百五十四。

聞大清主破清河先一日。二子與張總戎夜飲極洽。酒酣。二子忽叩張云。屢勸家君止戈。而壯心不已。假令終違苦口。元戎何策禦之。張總戎時已醉。盛稱中國威德。兼揚己長。二子微笑而別。驅貂參車數十乘入城。貂參窮而軍容見。因入據城門。延入諸騎。故清河之破。視撫順尤速。自後破廣寧。遼陽總之先潰在中國。又遇大兵之善戰善攻。故立破耳。

七月。賜總兵張承允諡。加祭三壇。予立祠名旌忠。

劉杜二將軍敗績

萬歷四十七年己未。仲春二十有二日。楊經略鎬用古行師。不刻日編陣。一軍出西方。一軍出西北。一軍與北關會。擣之一軍。將海師。合高麗。攻其東。西師大帥杜總戎松。而劉總戎縉將西北軍。李如柏。馬林等。爲後援。師號十二萬。不滿十萬人。杜將軍爲西陲名將。勇且廉。戊午。師出潞河。潞河人聚觀之。揮汗濕郵。

亭將軍裸形示與人曰。杜松不識字武夫。惟不學讀書人貪財害人耳。衆見其刀箭癢如疹痘兒。十朝時。閒有紅處。乃良肉也。相與揮涕咨嗟而去。劉將軍少年立功黔中。曾見其列駿馬五十餘。跳躍其閒。來往輕于舞蝶。當征關酋時。於大營斬三大牯頭。隨刀落刀三提而已。征東後。平播酋功最上。議者擬匹寧遠功。會獻俘。所上惟象床三十六。他物率不稱上心。疑經略以下有私。遂停賞格。最後官都督。著成績。挂簡東歸。時赴司道宴。酒半。將家丁五百習戰藝場。家居日費私財五十金。養死士。蓋一日不忘報國者。時大兵精銳三萬人。應杜而使別將將弱兵萬餘。禦劉杜先戰。期三日抵渾河。渾河險窮處。從坦地橫絕。其中以分東西者也。日已昃矣。諸將請安壘休息。明晨東渡。杜將軍怒曰。義旗東指。孰抗顏行。乘勝而前。何期之有。遣人視河。河水不遮馬腹。而河中浮小舟數十。將軍大喜。謂天人俱助。且恥乘舟。將裸形策馬。諸裨請授甲。將軍大笑罵曰。入陣披堅。豈壯夫事。老夫束髮從軍。不知甲重幾許。今日汝曹乃以此相苦耶。不顧躍流而渡。諸軍競進。渡十之七。大兵使人決上流。師衝爲兩。沒于河者幾千人。渡河將士反顧。生寒陣甫合而暮。黑霧障天。大兵萬炬忽明火光下。燭暗中人。杜師不及張弓露刃。而將士成泥矣。大兵于火光中。識杜總戎。爭射之。斃其肉。立盡。并獲杜號矢。號矢者。軍中稱令箭。乃經略授之總戎。以驅策偏裨者。先是劉總戎從西北渡。破二寨。斬三千餘人。大兵既破杜師。乃復將其精銳北應。劉將軍使浙降人之黠者。詐爲杜將軍材官。持號矢晨馳至。劉將軍營告急。曰。杜師邀將軍威靈。幸抵敵城。深入敵疆。虞攻之不繼。敬遣材官某。請將軍會師夾攻。劉遲回良久。曰。予與爾總戎。鴈行安得傳矢。是裨我也。僞官曰。矢雖以令偏裨。而令偏裨實不俟矢。此矢之發。爲事急取信計耳。劉不反思。叱曰。出師時相約傳砲爲號。今師抵城。

下。何不聞砲聲。官隨應曰。敵地無烽火。晨始列騎代斥堠。此去敵城五十里。馳三里傳一砲。不若一騎之驅較速。劉方首肯。而僞官已叩首馳出交和矣。還報我師曰。劉將軍俟砲乃行。于是師中下令傳砲。而砲未傳前。劉心已動。恐杜將軍獨有其功。令諸將拔營而東。老弱各人持鹿角繞營如城。遇敵則置鹿角于地。轉睫成營。敵騎不能衝突。兵得以暇列置火具。敵前隊斃于火攻。則不能進。我乘閒出勁騎格鬪。肆出肆入。疲則還營少休。而令息者賈勇。且劉之火器妙絕。諸軍生平所恃以無衡者。此也。始聞砲聲。猶敦陣而行。行未二十里。砲聲益喧。心搖搖。惟恐足之不前。設杜先入城。則夙名頓墮。乃下令棄鹿角而趨。行里許。而伏兵四起。劉旅不復整矣。長技不及一施。衆遂殲焉。

按劉綎攻倭酋。在萬歷二十六年。戊戌十一月十七日。五鼓也。時在朝鮮地。又二十八年。庚子二月十五。劉綎破播州楊應龍兵于綦江三峒。三月二十九日。入婁山關。萬峯插天。中通一線。師從間道攀藤魚貫入。至六月初七。遂破大城。應龍縊。

予聞大兵獲浙之降人。一兄一弟。將斬其兄。其弟請釋。曰。汝能給劉將軍來。則釋其兄。其弟以救兄心急。從之。大兵遂留兄爲質。而遣其弟往焉。

先君子嘗云。無錫秦燈。力舉千觔。聞滁州武狀元陳錫多力。往與之角。將柏木八仙檯。列十六盞。果盒悉具。設酒二爵。秦燈隻手握。案足能舉而不能行。陳錫則能行。力較大矣。然僅數步而止耳。惟劉綎繞庭三匝。而爵盞如故。其力更有獨絕者。

去吾鄉六里。有悟空寺。寺有老僧。自言少年時嘗爲劉綎小卒。劉善舞刀。故世號劉大刀。每戰還營。

以力竭。卽仰臥營中。血集甲。手握刀不解。爲血所凝。漬于湯中久之。乃解。此僧親侍故見之。

通紀云。戊午。撫順清河相繼陷。上特起廢將李如柏總遼鎮兵。及徵廢將杜松屯山海關。劉綎、柴國柱等赴京調度。時楊鎬以遼舊撫。推兵部侍郎。命往經略。賜劍一。九月。東方有白氣長竟天。其占爲彗。及蚩尤旗象。主兵。而星隕地震。報相踵。海州遙見白虹貫日。如日竝出者三。白氣直罩城上。己未二月十一日。楊鎬誓師遼陽。凡分四路。馬林率遊擊麻巖、丁碧等。從靖安堡出邊。趨開鐵。及都司寶永澄督北關之衆。攻其北。杜松率都司劉遇節等。從撫順關出邊。趨瀋陽。攻其西。瀋陽路最衝。以保定總兵王宣原任總兵趙夢麟。並隸麾下。李如柏率參將賀世賢、李懷忠等。從鴉鶻關出邊。趨清河。攻其南。劉綎率都司祖天定等。從瞭馬佃出邊。趨寬奠。及都司喬一琦督朝鮮之衆。攻其東。期二十一日。先後出師。會十八日夜。司天占火星逆行。二十日。京師風霾晝晦。黃塵四塞。有頃。赤光射人如血。其占四彝來侵。上諭東征將士備邊。三月。杜松越五嶺關。前抵渾河。棄車營。趨利半渡。敵萬餘忽遮擊。衝其師。爲二松血戰突圍。自午至酉。力竭。師殲焉。馬林改由三岔出塞。翌日。方抵二道關。遇敵乘勝來攻。亦敗績。劉綎獨縱兵馬家寨口。深入三百餘里。尅十餘寨。初四日。敵詭漢卒裝誘墮重圍。夾攻衆。途潰。綎及軍鋒劉招孫等竝陣歿。惟清河一路。李如柏以經略令箭撤回。獲全。先是。綎出師日。五星鬪于東方。松垂發牙旗。折爲二。又堡中軍庫災。火器盡燬。白氣竟天。三匝。識者豫知爲敗。徵云。及報至。舉朝氣索。諭楊鎬戴罪視事。廷議李如柏逗留獨全。疑有謬巧。遣其弟都督李如楨代將。撤如柏候勘。

附記 杜松與劉遇節至瀋陽。行二日至渾河。松領五千人先渡。遇節隨後。半渡。敵一鳴笳。萬騎突

至方抵北岸。敵分兩隊。一圍松。一圍遇節。松輪長鎗大戰。出重圍。遇敵將哈都哈都被刺走。以誘松。松追至山前。復戰。敵兵見之。不圍杜師。獨圍杜松哈都二人。杜師亦趨至。擁山下。不殺入。松躍馬欲出。而四圍如鐵。遂殊死戰。自午至酉。師盡覆。因楊鎬督師先泄軍機故也。哈都哈真二將。卽以勝兵圍馬林于關口。後營被傷。乃金白寶永澄所統者。馬林率師趨救。敵兵不知兩軍。遂驚走。哈都潛率兵從後殺入。馬師不及備。被傷二千。林收兵渡河南岸。駐札。劉綎率師自牛毛寨進至馬家寨。二寨俱敵營。綎進戰。連破十餘陣。追入三百餘里。然綎久戰亦疲矣。遂駐營休兵一日。忽報杜松戰勝云。云遂墮計。綎與兩王子力戰。自己至酉。勝負不分。四王子退走。綎不知計。追四里。四王子發矢中綎左臂。綎一手拔箭。一手輪刀。復戰。而復中一矢。一王子乘勢殺之。時義子劉招孫前救。見綎已死。下馬負屍。右手持刀。戰兩王子。被四王子一矢中心而死。

楊鎬速治

八月十三日。上遣緹騎速治楊鎬。九月二十六日。刑科參失機諸臣功罪狀。參看得楊鎬喪師失地。據法罪原難道。而曉曉置辯。曰未嘗私李如柏也。曰杜松故違節制也。曰馬上督催。不敢抗違也。不思如柏乃遼東大將。當時四路竝進。何不以大將當關。而乃以清河與如柏。故令杜松出撫順耶。在如柏怯懦畏敵。本無求戰之意。故再出輒逃。而鎬以令箭招之。說者謂令箭先藏柏身。託之傳自于鎬。則鎬之私庇如柏甚明。不然。杜松輕進。何不用一箭令退。而獨于如柏汲汲也。杜松廉勇久著。有古名將風。聞鎬將出師。杜松謂兵餉未充。士卒不習。將領未協。不便大舉。鎬貪功自用。徑行不聽。松乃密遣人進關。投揭當事。冀緩

其師。而如柏偵知。令人于關外邀回。重責十棍。致松謀不行。兵受其創。見有松姪總兵杜文煥。抱憤投揭。可問。卽此舉動。已舍陷松之毒矣。乃誓師時。如柏佯與松洒酒拜別曰。吾以頭功讓汝。松磊落丈夫。慨信不疑。賈勇先登。不知如柏早已布置奸人。爲松鄉導。誘其暗入奸伏。蓋敵素所畏者。松與劉綎也。先得鎬告示。悉其精銳。潛伏撫順一路。獨以當松。松果爲鄉導所誘。如柏先逃。望援不至。遂碎首淪沒。寸骨不存。劉綎亦復血戰一時死敵。是松之死。實鎬與如柏同謀計陷。壞此長城。爲異日和戎之地。而乃曰三路之敗。總由杜松故違節制耶。在鎬爲此喪心之言。計欲自脫。而遂轉相流布。不念其死敵。而且沒其功。松死不瞑目矣。嚴詰催戰。固奉有明旨。獨不思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乎。卽不然。而以抗違被逮。不猶愈於以敗卹伏辜耶。卽令口如懸河。其如法在不赦。至李如楨與周永春失陷開原。明旨曰。開原失陷。撫臣責任封疆。豈能無罪。則其罪視如柏俱一體之人。況遼事未平。有罪無功。仍宜單論其罪。如柏雖先雉經。尙當跪斬。鎬等若容免脫。是謂無刑。

熊廷弼經略遼陽

六月十五夜。大兵數萬騎乘虛直薄開原。孤城立下。十九日。以三萬圍鎮西堡。藩鐵奔潰。上乃擢熊廷弼代楊鎬經略。廷弼請恢復開原。上賜劍。廷弼單騎就道。八月二日。廷弼受代。翌日入遼陽。斬陣逃游擊劉遇節等。設壇躬祭。撫清開鐵死事軍民。

廷弼疏稱。瀋陽空城難守。不如還守遼陽。上諭酌略緩急。因決策守遼陽。挑壕築垣。借水爲防。

自古有國家者。一代之興。必有絕異之休祥著于始。一代之亡。亦必有非常之災祲兆于前。驗之天地。徵之人物。斷斷不爽者。萬歷三十四年丙午三月。雞鳴候。西南方天上懸一關刀。口向上。凡一月而滅。五月。遂生李自成。兵象見矣。三十六年戊申。南京大水。禾黍俱無。鳳翔袁應泰爲淮徐道。黃河出碑。文云。碑出。干戈動。江東血水流。荒茫天地亂。發難鬼神愁。末云。洪武元年。青田劉伯溫書。未幾。應泰經略遼東。喪師。失地。殆無虛日。

四十四年丙辰。廣寧婦生一猴。二角。是年。清朝建國。號大清。太祖武皇帝卽位。建元天命。開科取士。始有會元。而中朝會元沈同和。以弊發除名。洪承疇登進士。是清有元而明無元。承疇後爲清之勳臣。俱天也。二月二十五日。南京地震。自西北來。有聲。山東地震。龍鬪正陽門河水。三里赤如潰血。京師大震。陝西牛產犢。人頭人面。六月二十三日。蜻蜓自東南來。環飛蔽天。高者極青冥。卑及檐楹而止。彷彿如北方大風揚塵沙。莫能名其多也。人云海風吹來者。秀水有異鳥。人頭鳥身。集于樹。竟日乃去。大旱。秋旱尤盛。定遠富農劉子元。捕蝗甚力。蝗如片雲墜下。將子元田頃刻食盡。

四十五年丁巳。江南鼠異。自五月下旬起。千萬成羣。啣尾渡江而南。穴處食苗。

四十八年庚申。蚩尤旗見。圓削而長。二十餘丈。首鉅尾細。白光凝雲。若懸刃然。踰半月始隱。

一野史云。四十六年戊午八月。彗星東起。長數十丈。闊四五尺。本粗末銳。其形如刀。自巽而乾。光芒映耀。卽蚩尤旂也。自八月初見。至十月終始隱。是星見主天下大亂。此野史一段。乃辛亥四月九日社垵王館

補書。

泰昌元年庚申

光宗貞皇帝

帝諱常洛。神宗之子。萬歷十年壬午生。至二十二年甲午。出閣講學。時年十三歲。岐嶷不凡。讀書成誦。作字有法。故事。每講。閣臣一人入直看講。講案前有銅雙鶴。叩頭畢。從銅鶴下轉東。西面立。一閣臣誤出。銅鶴上帝囑內侍曰。移銅鶴近前些。雖不明言。意在默寓。衆皆歎服。一日。講巧言亂德講章曰。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劉幼安當直。旣敷衍畢。因問曰。何以謂之亂德。帝朗然答曰。顛倒是非。蓋化詞臣之句。而墮括之。更覺明切。講官焦竑。請問維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大義。答曰。只天命之謂性是已。講官董其昌。請問擇可勞而勞之。答曰。所謂不輕用民力也。講官嘆服。四十三年乙卯。帝年三十四。時居青宮。有張差。挺擊一事。神宗在慈寧宮。問帝曰。爾有何話說來。帝知神宗旨。乃曰。似此瘋癲之人。決了便罷。不許株連。又曰。我父子何等親愛。諸臣無聽流言。爲不忠之臣。使我爲不孝之子。神宗始悅。四十八年庚申。八月朔。卽帝位。時年三十九矣。九月朔。帝崩。凡登極一月。詔以八月以後稱泰昌元年。明年改元天啓云。

附前挺擊青宮一案

初。萬歷四十三年乙卯五月初四日。蔞有男子闖入東宮。以挺掙仆守門內侍一人。韓永用等呼集執之。送部鞠審。是犯姓張名差。御史劉廷元疏言。跡涉風魔。貌如黠猾。刑部郎中胡士相等。定爲風癲。提牢官王之案。重加許問。言有馬三道。誘至龐劉二太監處。語多涉鄭國泰。國泰出揭自白。科臣何士晉請窮其事。上大怒。因召百官進。百官膝而前。時太子三皇孫俱侍上。曰。昨有風癲張差。突入東宮傷人。此是異事。

與朕何與。外庭有許多閒說。爾等誰無父子。乃欲離開我父子耶。止將有名人張差、龐保、劉成。卽時凌遲處死。其餘不許波及無辜一人。尋執太子手示羣臣曰。此兒極孝。我極愛惜他。時御史劉光復伏于衆中。喜極揚言曰。陛下極慈愛。太子極仁孝。因班聯稍後。聲頗高。上誤以爲別有所爭。命中涓拏下。承旨者梃杖交下。上令押朝房待旨。怒稍夷。又以手約太子體曰。彼從六尺孤養至今。成丈夫矣。我有別意。何不于此時更置。至今長成。又何疑耶。尋誅張差于市。斃龐劉于內庭。事遂寢。于是罷王之案。官補何士晉于外。

紅丸一案

八月二十九日。李可灼進藥。明日光宗崩。九月初三日丁丑。御史王安舜參李可灼進紅丸罪狀。言臣接邸報奉令旨。賞可灼銀五十兩。夫可灼敢以無方無製之藥。駕言金丹。且唱言精知子平五星。天壽莫逃。此不過借此以塞外廷之議耳。奉令旨。李可灼于先帝病革之時。具本進藥不效。殊失敬慎。俱亦臣愛君之意。姑從輕罰俸一年。

楊漣論內官崔文昇用藥之誤。言帝疾法宜清補。文昇反投以相反相伐之劑。云云。此八月二十四日疏。九月三日。御史鄭宗周請下文昇法司嚴鞠。言往歲張差之變。禍幾不測。張差之後。因有文昇。致先帝一旦崩逝。當寸斬之。給事惠世揚奏。崔文昇輕用剝伐之藥。傷損先帝。科臣臺臣論之。輔臣方從哲。又何心而代擬出脫。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疏。請究醫藥奸黨陰謀。謂當與先年梃擊青宮同一姦謀。云。南臺御史傅宗臯論。崔文昇用藥之誤。御史馬逢臯。南御史李希孔。交章劾文昇用藥之故。宜正典刑。刑部主事王之竊奏。請復先帝之仇。論李選侍。鄭貴妃。崔文昇。李可灼。共一線索。禮部尙書孫慎行。參方從哲。李可

灼進藥之罪。吏部尙書張問達會同戶部尙書汪應蛟等公奏曰。李可灼非醫官也。一旦以紅丸輕進。而龍馭上昇。罪勝誅乎。崔文昇身歷提督。當可灼進紅丸之時。何不詳察。罪又在可灼上矣。上諭。李可灼拿解法司究問正罪。崔文昇發遣南京。三年戍可灼。御史郭如楚論李可灼之罪。光熹時有三案。三案者。挺擊紅丸。與移宮也。移宮一案。已具于楊漣傳後。

熹宗登極

熹宗。光宗之子。萬曆四十八年庚申九月初六日登極。卽泰昌之元年也。

顧慥論遼事

九月十二日。御史顧慥奏曰。十月十二日。東兵以萬騎由撫順關。萬騎由東州堡入。深至潭河。總兵賀世賢。柴國柱。設防瀋陽。卻之。然閱姚宗文之疏。謂六月失事。焚掠太慘。村屯一空。專制關外。胡匿不以聞。昨見賀世賢塘報。則僅僅斬一級。獲一盔。奪四韃馬耳。而遂誦功于部院。不亦羞朝廷而貽敵人笑耶。且士馬物故。不知幾何。而尙侈口遼城之無恙乎。今年八百萬。來年八百萬。除天助云云。乃可不然。水潦旱蝗。所在見告。此八百萬者。安能歲歲而輸之。臣恐民窮財盡。盜賊蜂起。憂不在三韓。而在蕭牆之內矣。

自熹宗立。饑饉薦臻。不數載而流寇起。卒亡天下。助疏如操左券。

河清

八月十五日。臨鞏蘭州之間。巳時。見河流上泛白。至申時。澈底澄清。上下數十里。一望無際。至十七日未時。照舊濁流。共清三日。時臨鞏道與戶部郎中黃袞親詣河橋目睹。至九月二十二日乙未。陝西撫臣李

起元奏上。

時天變地震。與物怪多矣。而茲河清者何。予聞黃河清。聖人生。以衰晚而望至德。必不可得之數也。

楊嗣昌奏歲饑

八月二十三日戊辰。餉司楊嗣昌奏言。臣在應天。聞淮北居民。食草根樹皮。至盡。甚或數家村舍。合門婦子。併命于荳箕菱稗。比渡江後。竈戶之搶食稻。飢民之搶漕糧。所在紛紜。猶曰。去年荒歉之所致也。至于江南。未嘗有赤地之災。稽天之浸。竟不知何故。洵洵嗷嗷。一入鎮江。斗米百錢。漸至蘇松。增長至百三四十。而猶未已。商船盼不到關米。肆幾于罷市。小民垂囊偶語。思圖一逞。爲快。甚有榜帖路。約堆柴封燒第宅。幸賴當事齊之以法。一時撲滅無餘。然顧瞻閩左。民窮財盡。今日百姓尙知討賊。尙可催科。只恐百姓自己作賊。誰爲我皇上催科者。

百姓自己作賊六字。十年來不幸而中。

熊廷弼回籍

九月十五日己丑。御史馮三元。論經略熊廷弼無謀者八。欺君者三。廷弼乞罷。楊漣奏曰。議經略者。終難抹殺其功。憐經略者。亦難掩飾其咎。功在支撐辛苦。得一載之倖安。咎在積衰難振。恨萬全之無策。二十日。御史張修德。請貶竄廷弼。廷弼上疏求勘。因陳守遼之功。戶科王繼昌。奉旨會議。奏曰。廷弼挂衆議者三。以嫚罵爲氣魄。將帥不爲用。不能成功。一。始初不能用遼人。客兵蹂躪遼地。遼人離心。不能成功。二。動天下兵。靡財浩費。所過驛騷。叛者姪劫。不能成功。三。

廷弼乞罷疏曰。遼師三路覆沒。再陷開原。職始驅羸卒數百人。踰關出關。至杏山。而鐵嶺報失。當是時。河東士民謂遼必亡。紛紛奪門而逃也。文武官謂遼必亡。各私備馬匹。爲走計也。各道謂遼必亡。遣開原道韓善分守道閻鳴泰往瀋。皆不行。而鳴泰且途哭而返。河西謂遼必亡。議增海州三岔河戍。爲廣寧固門戶也。關內謂遼必亡。且留自備。而不肯轉餉也。通國謂遼必亡。不欲發軍器火藥。而恐再爲寇資也。大小各衙門謂遼必亡。恐敵遂至京師。而晝夜搬家眷以移也。中外諸臣謂遼必亡。不議守山海都門。則議成海州。爲遼陽退步。戍金伏。爲山東塘埤也。卽敵亦謂遼必亡。而欲坐殿以建都也。其間惶惶之狀。不能以旦夕待。而今何以轉亡。爲存。地方安堵。舉朝帖席而臥也。此必非不操練。不部署。不撫輯。專事工作。而尙威刑者所能致也。至謂職擁兵十餘萬。不能大入大創。小入小創。斬賊擒王。而殃民蹙地。爲敵人所笑。誠有如所歎者。第言斬賊擒王之事。于此日之兵之將。且勿易言也。令箭催而張帥殞命。馬上催而三路喪師。職于今日。何敢輕率。云云。遂繳還上方。席藁待罪。上命廷弼解任回籍聽勘。十月初十日。以巡撫袁應泰經略遼東。

廷弼交代疏曰。去秋。遼陽以北。棄城而逃。今自瀋奉以南。不但本城逃者復歸。而開鐵蒲河以南。不知日集幾許。各處商客。增來幾許。此交代之人民也。清撫開鐵蒲伊汎等城。咸爲敵陷。雖未遽復。而瀋陽奉集寬饒醴陽長永寬奠。皆棄城也。今皆復守。而遼陽無論已。此交代之城堡也。去秋。遼城止弱馬兵四五千。人川兵萬人。瀋陽戍兵萬餘人。今援兵募兵計十三萬。各堡漸有屯集。各城漸有設防。此交代之兵馬也。自去年八月起。今年九月終止。通共用銀二百三十一萬餘兩。米豆用一百餘萬石。不知一年虛糜八百

萬之語是從何來。此交代之錢糧也。各色軍器。除疏請內庫咨取各邊不計外。打造過大砲重二百觔已上者。以數百計。百斤七八十觔者。以數百計。百子砲以千計。三眼銃鳥銳以七千餘計。其餘盔甲胸包臂手甲。梁戰車鎗刀弓箭。以及鋼輪火人火馬火罐釘。擲牌楯等項。皆以數千萬計。此交代之器械也。何一件非職大聲疾呼。爭口鬪氣所得。何一事非職廢寢忘食。吐血嘔肝所幹辦。何一處非職身親腳到。口籌手畫所親授。一切地方極繁極難事體。有邊才數年經營不定者。一而年當之。而爲臣者亦難矣。年來廟堂議論。全不言軍中情實。而第憑塘報敵緩急以爲說。前冬去春。敵以冰雪稍緩。輒闕然言師老財匱。馬上催戰及敗。又愀然噤口不敢道一戰字。比見職收拾纔定。而愀然者又復闕然急急責戰矣。畢竟矮人觀場。有何真見。至如用李如柏。李如楨。裁巡撫。添巡撫。起贊畫。用閱科。議督護。何非臺省所建。何嘗有一効。地方事當聽地方官爲之。彼旣處凶地。着重擔。自能區處停妥。幹辦緊急。何用拾帖括語徒亂人意。而一不從。輒艱然怒。若此後議論不省。則經略必無所措手足矣。此臣爲經略與封疆并國家慮者也。



明季北略卷之二

天啓元年辛酉

瀋陽陷

總兵賀世賢駐瀋陽。正月，大兵數萬騎抵渾河。昏候報渡河近城矣。世賢大驚，備火藥于堞間。登城望大兵，尙離城四里，卽命發砲，未傷一騎，而火藥已盡。須臾圍城。次日，副總戎尤世功率萬人出戰，殺傷過半，而返，堅守不出。經略袁應泰得報，命參將王世科率五千人赴援。敵將哈都殺之。軍盡降。攻圍十日，北門破。世賢啓西門單騎走不數里，至雙溪，遇李永芳哨騎五百，遂請降。與永芳同馬入瀋陽城。大兵授副總兵。瀋陽旣陷，大清以此城爲王都，號曰瀋京。

遼陽陷

天啓元年三月二十日，遼陽陷。先是，經略袁應泰聞瀋陽陷，與巡按張銓分守道何廷魁、監軍道崔儒秀等會議，忽報大兵自四里鋪至矣。命總兵侯世祿出敵，遇哈都哈真二將合戰。自午至戌，勝負未分。遂收兵至東山駐營。大兵乘夜攻小西門，應泰命發火器達旦。大兵死傷頗衆，火器亦盡。令監軍牛維曜出小南門，助侯世祿再戰。維曜中流矢，師潰。世祿不支，亦走。應泰與張銓、何廷魁、崔儒秀城上見之，知事敗。乃曰：本院奉命專征，欲恢復疆土，上報朝廷，下安百姓。無如天數至此，使謀臣不能決策，勇將不能奏功。遼陽會城危在指顧，若退守河西，不惟無顏面聖，抑且羞見諸將士，願繳尙方誓以身殉。公等無闕外責，可

速出城收拾餘燼爲退守河西計。銓等曰：我輩皆受國恩，今日患難時，正當捐驅報國，願相從地下，同爲厲鬼擊敵耳。言未訖，四門報攻城，各分門而守。頃之，小西門火起，大兵已登城，小南門內應開門，兵大入。應泰在東城樓，拜闕謝恩，取劍自刎。儒秀縊死，張銓死守北門，見李永芳攻城，大罵背國忘君逆賊。永芳佯不聞，厲聲叱兵，攻益急，須臾城破。銓于城樓猶罵不絕口，大兵登城殺之。逼城火起，哭聲震地，何廷魁回署，與一妻二女投園井而死。

附記

遼陽生員楊某，順治十七年，總督松江，與無錫進士劉果遠會飲，演梨園，酒酣，楊拍案呼曰：止板誤矣。劉問曰：老總臺精審音律乎？楊曰：予命亦藉是獲存。初，遼東之破也，恐民貧思亂，先拘貧民殺盡。又二年，恐民富聚衆致亂，復盡殺之。惟四等人不殺：一、等皮工，能爲快鞋，不殺；二、等木工，能作器用，不殺；三、等針工，能縫裘帽，不殺；四、等優人，能歌漢曲，不殺。惟欲殺秀士，時予爲諸生，思得寸進，閉戶讀書，面頗肥白，被獲，問曰：汝得非秀士乎？對曰：非也，優人耳。曰：優人必善歌，汝試歌之。予遂唱四平腔一曲，始得釋。楊述竟，即于筵間親點版歌一闕而罷。

袁應泰傳

袁應泰，字大來，號位宇，鳳翔人。萬歷乙未進士，除臨漳知縣，築長堤四十餘里，以禦漳水。陞工部主事，又備兵淮徐，以歲饑發賑，被參，移疾歸。起河南參政，備兵永平，會邊報警，庚申八月初九，陞僉都御史，巡撫遼東。熊廷弼旣以人言去任，十月初十，乃陞兵部侍郎，賜劍，經略遼東。旣至遼，上疏言：臣父遺書命臣不

得請告乞骸。病醫于斯。死葬于斯。如以罪蒙譴。亦願編爲士伍。以殺敵。不敢入山海關一步。有旨褒答。初熊廷弼守遼陽。部署嚴整。應泰至。微有改張。而收降一事。殊不厭人心。應泰謂西人以食盡投東。東輒撫爲銳師。姑收之。以壯我而孤敵。計良便。迨瀋陽破。監軍欲誅降人。就縛矣。應泰驗其背負重創。慰遣之。而罵縛者。既與死難諸臣積相左。而他苟活者。無所諉辜。競曰。遼不自亡。降人亡之云。城陷。應泰于城樓上望闕拜疏曰。臣至遼。見人心不固。不可以守。是以有死。遼葬遼之誓。今果陷。臣力竭而死。望皇上收拾人心。爲恢復計。復寄書辭其父。遂自縊死。內姪姚居秀從之。僕唐世明。憑尸大慟。縱火焚樓而死。朝廷以應泰妄收降人。輕信叛將。致亡瀋遼。及明年十月。始得贈兵部尙書。予祭蔭一子入監云。

張銓殉節

公諱銓。字宇衡。號見平。山西沁水人。萬曆甲辰進士。授保定推官。入爲浙江道御史。以憂歸。起按江右。會東事棘。巡按遼東袁應泰。方以受降。公曰。遼禍在此矣。力爭不得。及遼陽被圍。公與應泰嬰城守。應泰曰。秦不才。待罪經略。當以身殉之。按臣無闕外責。尙可收拾餘燼。爲退守河西計。公曰。不然。吾世受國恩。豈有城破身存之理。城陷。大兵擁公出署。公不屈。將殺之。比出門。復引公還。好言慰之。公終不屈。乃令二人強扶上馬。送還署。至署門。向北闕五拜曰。臣不能報皇上。復呼父母四拜曰。兒不得事父母。乃自經死之。公美鬚髯。好讀書。在江西著春秋補傳若干卷。贈大理寺卿。再贈兵部尙書。諡忠烈。予祭葬。廕一子錦衣世指揮僉事。建祠名曰昭忠。而特擢公父大理卿五典。至兵部尙書。而與公同死者。又有按察司副使何廷魁。僉事崔儒秀。

公死事與他載微異。然殺與縊總歸殉節而已。

何廷魁投井

何廷魁字汝謙。山西大同人。萬曆辛丑進士。授涇縣知縣。改令寧晉。入爲刑部主事。陞歸德知府。擢西寧副使。降黎平知府。尋備兵遼陽。與袁應泰多牴牾。爭納降事不得。乃貽書家人曰。吾不知死所矣。瀋陽陷。同事者爭遣其孥。公曰。吾不敢爲民望。大兵濟河。請于應泰。乘半渡急擊。不聽。及薄城未合。請悉銳禦之。又不聽。城陷。還署。懷印自投于井。妾高氏金氏從之。婢僕六人。一時同死。贈光祿寺卿。再贈大理寺卿。諡忠愍。蔭一子錦衣世百戶。賜祭祀昭忠。

崔儒秀自縊

崔儒秀號傲初。河南陝州人。萬曆戊戌進士。除掖縣知縣。與要人忤。屏居數年。補絳。調翼城。嘗格殺大盜。陞刑部主事。左遷令文安。復入爲戶部主事。陞山東僉事。飭開原兵備。而開原亡矣。公散家資募健兒八百人。辭墓而行。公旣以能吏聞。復究心兵法。及行陣器械之制。旁及奇門六壬太乙之屬。無不通曉。應泰頃心任之。亡何。納降起。公力諫。不聽。賀帥世賢有異圖。公諷之。質其家于遼陽。大兵攻奉集堡。小衄而去。尋舉衆攻遼陽。公分守東城。矢集如雨。不少卻。傾之。應泰所簡精兵自潰。降兵競起。刃人於衢。城開。公慟哭。戎服北向再拜。步至都司廳事。自經死。贈光祿寺卿。再贈大理寺卿。廕一子錦衣世百戶。賜祭祀昭忠。而武臣死者尤世功。陳策。董仲揆。張名世。吳之傑。周敦吉。戚金。鄧起襲。秦邦屏。餉司陳堯甫。段展。及邦屏姊士官秦氏。竝得贈卹云。

廣寧潰

遼東經略熊廷弼主守。駐閭陽。巡撫王化貞主戰。駐廣寧。二人議論遂成水火。此致敗之由也。天啓二年壬戌正月。化貞疏言。臣願請兵六萬進戰。一舉蕩平。且與粘化定盟。及虎墩兔愁歃血。又用遼將孫得功爲先鋒。欲共殺敵。廷弼俱言不可信。化貞不從。大兵臨河欲渡。總兵劉渠駐兵振武。飛書告急。化貞招外兵萬衆至邊。策敵必不敢渡。柳河欲令部將羅萬言哨卒過河誘之來入。以驍騎蹙之。可以大創。各道以爲非計。乃止。大兵渡河。逼西平堡。羅一貴堅守。一日夜。大兵頗被傷。將解圍。復攻。振武總兵劉渠方集陣。有先鋒孫得功。乃化貞所任。心腹驍將也。推渠當先。未及戰。得功呼曰。兵敗矣。率所部走。渠略陣馬蹶被殺。祁秉忠扶病上馬。中箭死。李永芳復環攻西平城。陷。一貴自刎。得功走入廣寧。疾呼軍民宜早剃頭歸降。因命其黨封府庫。以待一城。閔然。率奪門走。化貞方晨起視書。西將江朝棟排門入。呼曰。滿城人走空矣。化貞股栗不知所爲。而所坐馬已爲心腹將竊去。倉皇整行李四箱。以二橐駝載之。而自騎朝棟馬以行。及門。亂兵訶止。將縛之。朝棟後至。持刀與鬪。乃得出。得功遂踞城附敵。此正月二十二日事。

廣寧旣潰。化貞所招外兵。大肆殺掠。逃軍和之。難民西奔者十不得一。遺棄幼小于途。蹂踐死者相望。化貞從數騎走閭陽邊。熊廷弼自右屯引兵至。止焉。化貞向廷弼而哭。廷弼顧笑曰。六萬軍蕩平遼陽。竟何如。化貞慚。尋向廷弼議固守。寧前計。廷弼曰。晚矣。公不受給募戰。不撤廣寧兵于振武。當無今日。此時兵潰之勢。誰與爲守。惟有護百萬之生靈入關。勿以資敵足矣。乃整衆西行。化貞與寧前道張應吾殿後。時大兵以東無追逼者。故得緩轡以施。總督王象乾一一驗放入關。

按臣方震儒在廣寧尙臥未起。聞撫臣走。亦單騎走。監軍牛維曜、邢慎言隨之。高出、胡嘉棟、韓初命隨經略走關上。惟高邦佐留松山沐浴衣冠。向西再拜縊死。其僕高厚亦從死焉。

高邦佐自縊

高邦佐字以道。山西襄陵人。萬曆己未進士。授壽光知縣。招撫流移。爲山東循良第一。入爲戶部主事。出守永平。陞副使。備兵天津。陞陝西參政。丁艱歸。服闋。備兵薊州。尋乞養歸。會遼事孔棘。奉命以參政兼僉事。分巡東寧。願經撫不和。西酋內訌。勢且莫支。公不得已。具文請告。已得允。而正月二十日。大兵渡三岔河矣。廣寧官吏皆遁。人多勸公西走。且謂請告之身。可以無死。公曰。吾一日在事。則一日臣子也。若偷生入關。何面目見天下士。乃作書與母太淑人楊氏訣。以匹馬二僕走松山。乞援于經略。公知必不可爲。乃親書一紙。令家童持信入關。其略曰。本道奉命分巡廣寧。家有九旬之母。絕裾出山。抵任以來。飲食俱廢。意圖肅清。迅掃。仰報君父。不意天不厭亂。三岔失守。惟有一死。以殉封疆耳。除西向叩闕。南向拜母。自經公署。以明臣節外。所有隨行家童二名。遣還原籍報信。誠恐關津阻滯。合給印批。遂整冠束帶。再拜以印。綬自經。二僕高永、高厚。謂不忍主人獨去。無給使令地下者。慟哭爭死。永遂以書付厚。抱公屍呼號捨地。仰就其綬尾自縊。時大兵且迫。經略命舉火。并二屍及公署焚之。未及。以馬票給厚。厚年僅十九。有武弁盧科、戚公德、葉家護厚入關。有旨贈公光祿寺卿。再贈大理寺卿。諡忠節。賜祭葬。廕一子錦衣世百戶。立祠。義僕高永優卹銀二十兩。

羅一貴自刎

參將羅一貴守西平。大兵攻之。一日一夜不下。砲傷六七千人。屍與城平。大兵夜半布十面雲梯。竟不能下。李永芳知守將爲一貴。欲招降之。一貴在城大罵曰。豈不知羅一貴是好漢。肯降爾乎。亦豈招降旗。永芳四面環攻。三進三卻。城中火藥盡。一貴遂自刎死。

五監軍

高出、胡嘉棟、韓初命、牛象乾、邢慎言。時稱同逃五監軍。蓋三路之敗。亦有五監軍。上命官旗拏解高出、胡嘉棟來京究問。

附記

西夷以愍爲主。愍之順逆。西夷所視爲向背。王化貞初意。虎愍外助。永芳內應。僥倖浪戰。守備不設。不覺墮計。又孫得功。昔居賀世賢麾下。世賢東降。馳書得功。約內應。故對陣時。得功忽分兵二翼退。後讓劉渠當先出馬。纔一交鋒。得功率衆先奔。劉兵見後帥奔。亦相奔潰。而渠被敵將哈都刺死。此時大兵尙不信得功等投降之心。是實按兵不進。熊廷弼引兵五千至。見廣寧已潰。遂率衆入山海關。以化貞言。失在柔而愚。信諜課。輕信遼人。以廷弼言。失在剛而愎。不爲預備。然化貞匹馬就逮。百姓遮道而哭。吶喊三聲。廷弼回京聽勘。單騎夜行。百姓若罔聞知。絕無一送。則寬嚴之分。剛柔之別也。御史謝文錦疏曰。廷弼責任雖重。事權實輕。不幸與本兵相忤。繫手縛足。展布無由。雖欲圖固守。而不可得。化貞意氣既銳。熒惑復多。又不幸有本兵爲主。言聽計從。所請如意。欲雖不言戰。而不可得。是二臣之陷于辟者。實本兵張鶴鳴致之。且運籌決勝。職在中樞。而視詬誶囂凌。漫無定畫。明分

左右之袒。激成水火之形。以致斷送河西。震撼山海。本兵其何辭以解于衆。按熊廷弼號芝岡。楚人。吾邑鄒迪光督學三楚。拔之。蓋由武入文者也。未幾登進士。督學江南。歲試時。用封皮二條。將諸生自耳及肩封之。使不得左右顧。劣等被笞。有被笞而入學者。其待文士嚴酷若此。則御軍可知矣。然廷弼本膽氣過人者。宜不畏戰。而反主守。是知彼知己。能剛能柔。一等人。真可將矣。然守定後。戰。今日上揭。明日上疏。與樞撫爭執成仇。未免齒牙過利。臺省諸臣。復多有隙。崔呈秀又最恨之。廷弼既與朝臣多怨。無功誅。有功亦誅。止爭先後耳。惟有解印南歸。可免吏議。戀棧豆。遂及于難。有以也。謝文錦疏云。經撫之罪。朝廷自有處分。決不意爲輕重。乃幸災樂禍者。欲藉是以報其宿憾。或請速逮。經略。或請速斬。經略。而撫臣身在封疆。若漠然事外。可不問者。近且欲甘心廷弼。而以化貞仍移薊鎮。是非至此。顛倒已極。其何以服經撫。又何以服天下後世之人。獨此疏爲平心之論。及上命刑部尙書王紀。左都御史鄒元標。大理寺卿周應秋。會審熊廷弼。一跪就起。言從田閒起。原議住札山海。竝無住札廣寧字樣。一躬投一招揭。鄒都憲云。失地喪城。功罪一體。難辭其責。公進刑部。是非自明。廷弼相爭多時。王紀曰。公不肯進獄。暫到天仙菴住。一日。請旨定奪。廷弼遂自請詔獄。鄒王云。請過王巡撫來。化貞跪下大哭。言經略先不聽我。過河大戰。河東寬大可戰。河西窄小難戰。及廣寧危在旦夕。經略領兵來救。後竟逃回。此罪歸于廷弼。不于化貞也。鄒王云。公必須引罪。還有在朝列班之日。化貞投上一揭。亦一躬而散。熊廷弼審單內有云。比之楊鎬。更多一逃。比之袁應泰。反欠一死。宜用重典。以警將來。天啓五年八月。決廷弼傳首九邊。

初廷弼在閩陽間。廣寧被圍。深憂之。方夜飲。忽思敵兵益熾。大呼曰。可恨。忽屏後亦云。可恨。廷弼驚問。是甚麼人做聲。屏後亦云。是甚麼人做聲。廷弼命左右。快去後面看來。屏後亦云。快去後面看來。左右入視。寂無一人。廷弼曰。好古怪。難道有這樣事。屏後亦云。好古怪。難道有這樣事。廷弼曰。待我自去看來。屏後亦云。待我自去看來。廷弼且走且說。聽至屏風。始知銅盆。廷弼曰。這又來作怪了。銅盆亦云。這又來作怪了。廷弼曰。快把水來傾掉了。銅盆亦云。快把水來傾掉了。水既去。銅盆遂不能言。廷弼心疑甚。不能寐。忽報廣寧內潰。王化貞奔至云。遼事一敗于紅旗。催戰而李維翰逮。再敗于馬上。催戰而楊鎬逮。三敗于出城浪戰。而袁應泰死。崔景榮罷。廣寧事。廷弼以控扼山海。而罪其西奔。然王化貞一敗。實爲首罪。廷弼但不能收散卒。固守寧前耳。惟殺化貞而戍廷弼。始稱平允。至于傳首九邊。過矣。

熊廷弼傳

廷弼號芝岡。湖廣江夏人。軀長七尺餘。少髯。有膂力。能左右射。年二十九。萬曆丁酉。解元。戊戌。進士。授保定府推官。召入爲御史。特命巡撫遼東。辛亥。督學南畿。中蜚語歸。己未。杜松等敗。衄。神宗用御史楊鶴言。召公前往宣慰。隨授兵部侍郎。代楊鎬經略遼東。賜劍。以八月初三受命。整頓年餘。會熹宗立。與中朝議多不合。爲閔科姚宗文構。退。而以袁應泰代之。四閱月。而遼陽亡。上忽思曰。假令熊廷弼在。豈壞至此。召公爲兵部尙書。且賜手詔曰。汝當念先皇賜環之恩。朕在沖年。遭茲患難。勉爲一出。以全君臣。始終大義。公赴召出關。大司馬張鶴鳴設餞三十里外。冀有所囑。公手擊案曰。今日不得言邊事。鶴鳴由此啣公。迺

愆患巡撫王化貞以分公權。職方郎耿如杞、主事鹿善繼皆阻經祖撫。以公負才使氣。內外忌之。遂以五千人守右屯。而化貞兵十三萬駐廣寧。辛酉十月。化貞進兵。壬戌正月。河西陷。一時廷臣胥欲殺公。在獄四年。會楊忠烈劾璫黨人。謂稿出公手。時有蔣應賜者。公門下將也。化貞乘璫意。諜應賜觀音經。後有圖讖數語。遂坐妖言棄市。牽及公。越三日。四鼓中。貴捧駕帖至。公沐浴整冠曰。我大臣也。死當拜旨。豈容草草從容就戮。賦絕命詞曰。他日儻拊髀。安得起死魄。絕筆歎可惜。一嘆天地白。後輔臣韓爌爲之訟冤。得賜歸葬。

毛文龍入皮島

毛文龍號振南。居錢塘薦橋忠孝巷。與于忠肅同里。萬曆丙子正月十一戌時生。家雖貧。有英氣。虬髯。相者謂必登壇制閩。善騎射。尤嗜奕。嘗云。殺得北斗歸南。友問之。文龍曰。行碁如決戰。對壘若交鋒。個中先天深意。誰能悟之。道士逍遙子寓西湖淨慈寺。文龍問奕。道士曰。昔馬融有圍碁之賦。班固作奕旨之論。謝安賭墅而秦軍亡。費禕借談而魏敵卻。元機不能盡述。因對奕寓兵法于中文。龍頗悟。臨別授天書一函。遂曉暢兵機。神宗乙巳仲春。舅氏沈光祚爲兵部主事。因思入京。祈夢於于廟。夜夢少保示書云。欲效淮陰。老了一半。好個田橫。無人作伴。蓋韓信二十七歲爲大將。文龍五十二歲作元戎。是老了一半也。田橫有五百人同殉島中。後袁崇煥止害文龍一人。是無伴也。夢亦徵矣。文龍入京。光祚薦于遼東總兵李成梁。補內丁千總。九月。兵巡道某考武舉。文龍列名第六。遂署安山百戶。陞遼陽千總。三載。陞守備。熹宗初。經臣袁應泰命造火藥。兩月而辦。加遊擊銜。撫臣王化貞招武材。文龍入謁。補練兵遊擊。歷仕至此。俱

由光祚所薦。閱兩月。進呈討羌建功。化貞命往河東等處。招致遺民。恢復疆土。遣千總張板等四人。兵二百。給劄百張。與海舟四號。米五百石。文龍遂經三岔河口。行至豬島。地可三十里。廬舍俱燬。寂無一人。止水牛二十三。取之。長年李景先。各島頗熟。率勇壯二千人。見補千總。至廣鹿島。地七十里。令守備蘇其民。擒島官胡可實。安撫七百餘人。至給店島。方三十里。命千總張繼善執島官。在光先。安民二百。至石城島。地五十里。命張板執島官何國用。安撫四百家。諸島官俱南人。降清者。次又收復鹿島。長山島。小長山島。色利島。童子留島。海洋島。王家島。至彌串堡。文龍上崖駐軍。招集難民。歸者甚衆。是堡爲朝鮮地。過此二百里。卽鴨綠江。乃中國與朝鮮界。過江卽鎮江城。城本中國地。萬曆庚申。爲大清所取。命總兵修養貞以千人居守。七月。旣望夜。文龍率將十九十七人。襲破之。獻俘。王化貞奏捷。授廣寧都司兼副總兵。駐鎮江。大兵五萬。至。親往朝鮮借師。鎮江復失。文龍謀擇一島駐軍。以截大兵。李景先曰。莫如皮島。大可四百里。環山峭壁。文龍北行五百里。至島。荒茸無人。多蛇虎。悉射殺之。遂遷居于中。此天啓二年五月也。已而聞殺哈都民歸者萬計。天啓二年。文龍與諸將計曰。遼東要地。惟金州南通旅順口。北至三牛靄。西通廣寧。東可圖復。此城若得。陸扼建州。水可運糧。停泊。遂命守備張盤。程鴻鳴等。率衆自麻羊島往。止距海面四十里。七月初三四鼓。至金州南門。各舉火把。吶喊放砲。守兵五百。從北門去。天明。進城。安撫居民。蓋州領兵官修養性。至。敗卻之。閏十月。聞大兵將渡河。調兵三萬。統各將陳繼盛。許日新等。攻牛毛寨。王貴。杜貴。攻雞島。俱捷。命張盤守金州。

袁崇煥守寧遠

袁崇煥號自如廣西梧州府藤縣人。萬歷己未進士。天啓六年丙寅巡撫遼東。鎮守寧遠。正月初四日。忽報大兵入邊。初十外。卽至寧遠。以星夜倍道疾馳。士馬疲罷。恐袁兵出戰。皆坐馬佛寸。崇煥與總兵滿桂。趙率教左輔等。俱閉城不出。須臾圍城。騎可二萬。將鐵裹車撞城。聲轟然久之。城爲之撼。且碎矣。又用狀如雲梯。而高過于城者。擊撞上。以版遮蔽。兵藏于下。掘城垣。墉將墮。以長堦沿石。撞下。兵多死。及攻旣久。城基俱成凹。龕兵匿深處。挖掘城上。以石擲之。又不能及。城將破。合城大懼。俱怨曰。袁爺爲己一人。累我一城百姓。時有通判某。浙江人。也有智略。急造火藥。不置炮中。勻篩于蘆花褥子。及被單上。捲之。號萬人敵。藥甫成。通判蒸火欲試。忽火星飛于鬚上。立刻焚死。萬人敵着一火星。卽不得生。其利害如此。守者用此。擲於城下。大兵方攻城。忽見被褥徧地。大喜。趨出爭奪。城上望見。卽以火箭硝黃等物。擲於被褥上。火大發。撲之愈熾。火星所及。無不糜爛。延燒數十人。大兵不利。解圍。詰李永芳曰。汝言此城易破。如何若此。難攻。遂去。凡入內地二十日。合城百姓大哭拜謝崇煥。滿桂等救命之恩。二月。經略高第報捷。崇煥陞僉都御史。滿桂。趙率教。左輔等。各陞賞有差。順治十五年戊戌八月十二日。先君子曰。予昔在滁州。遇椒客。自云居寧遠城。開肆鼓樓前。曾被圍城中。故熟知其事如此。誠他書所未悉也。大兵旣歸。練兵瀋陽。以圖再舉。明年六月。復攻寧遠。滿桂等大戰卻之。頌天。臚筆云。丙寅正月。大兵數萬渡河。其最勁無敵者。人被鐵鎧二重。號鍊頭子。三盆至寧遠。四百餘里。列城六七。士馬盡斂入寧遠。廿三日。大兵列營城下。次日攻東門。推堅車薄城。車用數寸厚板。冒以生牛革。藏健士于下。鎚鑿壞城十餘里。矢石不能制。後擁鍊騎。李永芳督陣嚴酷。城內架西洋大砲十一門。從城上擊。週而不停。每砲所中糜爛可數里。獨城下無以施。乃

束芻粘灌脂。糝以鏡藥。燃之投下。車鱗壘不得開。焚死甚衆。斃錦服者十餘人。所謂固山牛鹿也。大兵遂退。使死士五十人縋城而下。拾矢十餘萬枝。見城上大小穴至七十餘。而查確黃庫亦已盡。危矣哉。

七文龍安州之戰

文龍居島。聯絡朝鮮。招攜遼庶。時以遊兵出沒海外。牽制大兵。使不得深入山海。天啓四年七月初二。大兵遣人與龍議。和李永芳致手札。言龍在遼族屬。未遭屠戮者。盡行優待。誘龍同叛。中分土地等情。文龍將來使暨手札。差官進呈。上加左都督。賞大紅蟒衣一襲。銀五千兩。參將陳繼善。汪崇孝。遊擊陳希順。李鉞。時可達。王輔。朱家能。毛承祿。程尤。都司僉書許武。元頂選。李鑣。張舉。各准實授。參謀葛應貞。王命卿。加都司僉書。解俘官周世登。蘇萬良。實授守備。歲運米二十萬。及七年四月。大兵三萬攻郭山。殺朝鮮兵六萬。燒糧百萬。李永芳。賀世賢。麻城塔等。攻义州。文龍遣參將毛承祿。陳繼盛等。率兵萬五千赴救。使張曉以萬人設奇。自統八千後應。戰於安州。大兵不利。退八里。文龍與曲承恩。斬七將。圍之。大兵北去。文龍入安州等處安民。回島奏捷。

趙率教守錦州

七年五月十一日辰時。大兵十餘萬騎。至錦州城外。四面札營。分兵兩路。輪番交攻。西北二面。總督趙率教。同總兵左輔。副總兵朱梅。力督各營將領。并力射打砲火。矢石交下如雨。自辰至戌。死者甚衆。見天墜大星如斗。其落地時。如天崩之狀。衆驚恐終夜。大兵至五鼓。撤兵。錦州圍解。東行至小凌河札營。留精兵殿後。是役也。大戰三次。大勝三。捷小戰二十五日。無日不戰。後趙率教敗沒于遵化。

魏忠賢濁亂朝政

是時三韓新陷。九邊震驚。外事亦孔棘矣。乃天降殺星。窮兇肆惡。雖正典刑。未盡厥罪。延及申酉之際。奸黨楊阮輩。猶以餘燼亂天下。甚矣逆閹之流禍大也。

忠賢、北直河間府肅寧縣人。原名李進忠。本姓魏。繼父姓李。得寵後。因避移宮事。改賜名忠賢。萬曆四十八年庚申九月初六日。熹宗立。年十六。未婚。乳母客氏。侯巴兒之妻。年三十。妖豔。熹宗惑之。封爲奉聖夫人。出入與俱。時忠賢漸用事。私殺司禮監王安于海子。然與客氏尙未合。及熹宗婚。立張氏爲皇后。王氏爲良妃。段氏爲妃。客氏不悅。熹宗賞賚無算。客氏偶出。用八人轎。開棍五道。避之稍遲。輒笞給事朱欽相。倪思輝。奏之。被降。江西御史王心一疏救。貶三級。由是客氏勢益橫。忠賢謀結之。邀飲六十肴。一席費至五百金。遂表裏爲奸。陸降任意。熹宗言動。客報于忠賢。忠賢告假。則客氏留中。顧殺心猶未熾也。會高攀龍、參崔呈秀、呈秀賄忠賢。高疏留內不發。于是羣小歸附。閣臣魏廣微認姪。顧秉謙、傅概、阮大鍼、倪文煥、楊維垣、梁夢環。俱拜忠賢爲父。客氏爲母。忠賢聽崔傳阮三人言。於鎮撫司設五等刑具。夾拶棍杠。敲遣校尉點城探聽。絲微必報。如有所發。貲命立盡。許顯純掌鎮撫。又殘忍第一。忠賢以左光斗、魏大中欲阻封蔭。切恨之。阮大鍼曰。此俱東林黨。每事與公相忤。崔傳等遂謀一網打盡矣。

點將錄阮大鍼作。獻魏奄。指爲東林惡黨。

天罡星、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時雨葉向高、天巧星浪子錢謙益、聖手書生文震孟、白面郎君鄭鄮、霹靂火惠世揚、鼓上蚤汪文言、大刀楊漣、智多星繆昌期等。共三十六人。地煞星神機軍師顧大章、青面獸左光

斗、金、眼、彪、魏、大、中、旱、地、忽、律、游、士、任、等、共、七、十、二、人。

天鑒錄崔呈秀作獻逆奄指東林黨

葉向高 孫承宗 韓爌 劉一燝 趙南星 楊漣 高攀龍 左光斗 孫居相 李邦華
喬允升 王冷 曹子汴 錢謙益 姚希孟 李騰芳 相鼎孫 文震孟 侯恪
熊明遇 沈惟炳 熊奮渭 周宗建 王心一 顧宗孟 姚士慎 張振秀 顧大章

又有非東林爲人正直不附魏黨亦一網打盡

孫慎行 鄒元標 韓繼思 易應昌 馮從吾 陳宗器 申用懋 陳仁錫 毛士龍 黃尊素
劉芳 李應昇 張慎言 房可壯 惠世揚 章允儒 劉宏光 蔣允儀 侯恂 游士任
張光前 賀烺 孫必顯 汪始亨 周順昌 侯震暘 張澄 劉宗周 鄒之麟 劉時俊
解學龍 瞿式耜 鄒維璉等

選佛錄明哲保身不附逆奄

孫承宗 蔡復一 董其昌 王治 申用懋 范景文 鄒之麟 姚士慎 楊朝棟 方應祥
申紹芳 魏浣初 侯恪 姜一洪 張瑋 周詩雅 賀烺 張秀 白貽清 程國祥
彭惟成餘二十人未錄

魏黨

顧秉謙 魏廣徵 王紹徽 王永光 霍維華 徐大化 周應秋 崔呈秀 閻鳴泰 邵輔忠

楊維垣 倪文煥 阮大鍼 卓邁 李魯生 梁夢環 李蕃 曹欽程 吳淳大 孫國禎
劉廷元 孫杰 劉志選 李春燁 黃克纘 賈繼春 劉廷宣

羣小謀陷正人

傅樾、梁夢環曰：葉向高用徽州門子汪文言爲中書，即可羅織此輩矣。忠賢使許顯純勘文言，問楊漣、左光斗等十七人過贓多少，文言曰：我不認得，此俱是正人。如何有贓？五刑備極，文言呼天，寧死不扳累。顯純無如之何，自爲獄詞以進，卽索文言氣絕，使無所證。天啓五年四五月，逮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袁化中、顧大章等，後俱死于獄。

羣小封爵

魏忠賢封肅寧侯，姪魏良卿，寧國公世襲，孫鵬翼，方五歲，世錦衣指揮，許顯純太子太保，田爾耕錦衣衛大堂，蔭正千戶，崔呈秀兵部尙書，後熹宗疾篤，忠賢加寧國公，魏良卿加太保，魏明望安平伯，加少師，魏良棟東安侯，太子太保，客氏子侯國興擬封伯爵。

建生祠

江南巡撫毛一鷺，建魏忠賢生祠于虎丘，南京指揮李之才，建二祠于孝陵之前，總督蘇茂相，建生祠于鳳陽皇陵之次，皆具本求上賜額，虎丘賜曰善惠，孝陵賜曰仁溥，鳳陽賜曰懷德，由是紛紛請建，真如醉如癡矣。閩鳴泰建生祠於通州及昌平門，一名崇仁，一名彰德，主事何宗聖，建生祠於長溝，名顯德，巡撫劉詔，建生祠於密雲，名崇功，其餘載之正史，不能悉錄。

稱功頌德

時上書頌魏忠賢功德者不可勝記。兵部尙書霍維華奏曰：廠臣茅土尙覺其輕，良卿太師尙餘一級。同年翰林王應熊笑曰：味年翁兩個尙字，想當讓位與他。維華面赤，越六日，削應熊等去。鄭芝龍受撫，豐城侯李承祚具本請封魏上公爲王。周應秋三十九疏請封忠賢子姪爲公侯伯。郭允厚四十疏請給忠賢莊田祿米。薛鳳翔四十七疏請給忠賢第宅鐵券。李番呼忠賢爲九千歲。盧承欽請刻黨籍碑示海內。

楊漣

楊漣，字文孺，號大洪，應山人。萬歷三十四年丙午，丁未進士，授常熟縣尹，贈太子太保。謚忠節公。初爲縣令，遷戶禮兵垣，給諫。歷事三朝，以移宮一事爲羣小所忌。庚申冬告歸。癸亥起用，陞禮科，歷都御史。見魏忠賢客氏專擅，遂聲罪首攻于天啓四年甲子六月初一日。有二十四罪之奏，權璫驚怖累日。旣乃大泣于上前云：外邊有人計害奴婢，且謗皇爺。上云：前日有科道官沈參立枷事，爾如何說？忠賢知上意叵測，遂匿漣疏不進。首輔葉素善璫，調停爲姑不究之旨。南北臺省交章劾忠賢，悉留中不報。越幾日，二更許，忠賢手封墨勅，不由閣票，竟送該科，削漣等爲民。時值苦暑，鉏銷鐵鑄，慘如炮烙。都城士民數萬擁道攀號，爭欲碎官旂而奪公。公四向叩頭，告以君臣大義，始得解散。及至都城，竟下鎮撫，許顯純問爾如何首倡移宮，公答云：我只見乾清宮之當靜，皇上之當尊，舊宮人當避新天子，九卿科道俱有公疏。至於宮內處得相安不相安，與我論移宮者不相干。又問云：爾如何陷皇上不孝？將刑具過來。公答云：有天日在上，此地明心堂，不要改作昧心處。又問大計事，公答云：大計時我在京，我在京時未遇大計，如今考選諸人

現在何不拿來對審。又問熊廷弼贓事。公答云。遼陽未敗時。我尙豫上參疏。豈既失廣寧而反爲營脫。試問廷弼原招。曾改輕半字否。又叫加起刑來。公云。加甚廢刑。如今有死而已。許顯純密承璫意。異刑酷拷。肉綻骨裂。坐贓二萬。五日一比。髓血飛濺。死而復甦。許顯純竟將頭西亂打。齒頰盡脫。鋼針作刷。遍體掃爛如絲。公罵不絕口。復以銅錘擊胸。脅骨寸斷。仍加鐵釘貫頂。立刻致死。時七月二十四日也。是夕。白虹亘天。揆延七日。始得領埋之旨。隨行昇槨。田爾耕。又復使人劫去。赤炎蒸暴。蛆蠅填集。止存血衣數片。殘骨幾根。以惡木殮之。老僕比贓身死。三歲幼弟驚死。親戚朋友。填滿囹圄。家貲產業。簾捲掃賣完贓。至崇禎元年。始得贈諡。子廕國子監生。子名之易。

移宮一案

泰昌八月初一日登極時。公在兵科。近瞻天顏。無病容也。初四。聞不豫。初八日。病甚。十一日。固欲出見羣臣。則神采大可駭矣。長安傳聞。某日。鄭妃進姬侍八人。帝疾甚駭聞。鄭固時侍帝側。命內醫崔文昇進藥。藥固下痢劑也。帝一晝夜近三四十起。遂支離床褥。閒鄭同選侍。日以看視爲名。邀有封太后旨。論內閣方從哲等。禮部少宗伯孫如游。疏請收成命。時公署禮科印務。將疏論。門人徐養量止之。至十四日。有郭王二皇親。遍謁台省。泣懇宮禁危狀。謂帝勢必不起。鄭貴妃與李選侍。居于帝左右。一圖太后。一圖后。共挽熹宗附己。勒以先帝要封太后。此時兩婦蓋環弄兩朝于股掌之間矣。諸宮侍俱不得近。并傳熹宗時。時向人泣。謂皇爺素固健甚。今諸奴捉弄如此。如何了此十五日。御史左光斗會議。請諸大老。約貴妃。姪鄭養性。禮請貴妃移宮。十七日。上召閣部科道入。曰。幾夜不得睡。日食粥不滿盂。十九日。公從大臣再問。

安後。則聞頭目眩暈。身體軟弱。不能動履之旨矣。二十二日。大臣入。上曰。朕在東宮。飲食不調。至今四五月初始愈。登極後。勞着些。又未得靜一靜。今大病。服藥無效。閣臣劉一燝。孫宗伯。言及封李選侍儀注。上曰。是事。朕有年生育多。伏侍久。二十六日。再召。上音吐猶亮。二十九日。甲戌。召見。則曰。朕難了國家事。卿等爲朕盡心分憂。與朕輔皇長子爲堯舜之君。又曰。朕壽宮要緊。大臣共對曰。聖壽無疆。何念及此。適內帷幔中一小豎。從上耳語。搖手不應。忽一穿上紅婦人。張手從光宗前挾熹宗入。嘈嘈者人之。熹宗滯帷幔間。若推之出。熹宗失色。忿向光宗曰。皇爺爺要封皇后。我等爲上請。急或悞也。是日。凡三召見。賜諸臣酒飯。李可灼進藥。九月乙亥朔。五更。帝崩。公從大臣趨乾清宮。守闈者將挺固阻不容。公大罵奴才。皇帝召我等。今已晏駕。皇長子小爾們據住門。不容宰相入。意欲何爲。闈者卻乃入哭臨。請見今上。上久不出。再四請。乃得見。共呼萬歲。諸臣請初六日吉登極。因奉上詣乾清宮門首。諸臣請到文華殿。受諸臣三呼禮畢。導至慈慶宮。頃奏事中宮。公擁上行。交付輔臣劉一燝捧左手。英國公張惟賢捧右手。甫到中宮。諸璫從寢閣內出者。共喝爾們拉小爺那裏走。急請回宮。上小害怕。固欲奪上入。公亦喝之曰。胡說。殿下是我等主。我等是殿下。子四海九州。都是臣子。殿下怕甚麼。共擁上行。過乾清宮門。西向坐。諸大臣叩頭慰安。因請登輿。擁到文華殿上。仍西上坐。諸臣行五拜三叩頭禮。嵩呼畢。擁入慈慶宮。劉一燝奏曰。乾清宮尙未淨。請殿下暫居此。令李選侍出宮。訖。乃歸乾清宮。公出與左光斗。大宰周嘉謨。語。李選侍無恩無德之故。必不可令上同居。周乃草移宮公疏。初四日。旣得旨。而選侍聽李進忠謀。必欲挾上母子同宮。欲且垂簾稱制。有中使來。公曰。選侍移宮否。其人答曰。莫講移宮了。母子一宮好。如何要兩處住。李娘娘惱得。

狠今日請小爺講明白同住。并欲問左御史武氏之言是如何說。公曰：殿下在東宮，是皇長子。今日皇帝選侍非太后，如何召得皇帝。選侍順旨移宮，後日等我輩與他奏請封號。若抗據，未便怒目視之。其人還傳聞至初九十二始移宮。公急促相臣方從哲曰：聖上明日登極矣，無復住東宮禮。相公當上揭急促移宮。方云：到初九十二也罷。公曰：但苦上無住處。如到乾清宮，前日以李在而出，今日仍在而入，上何如前日不出。方曰：就在東宮住，住無害。公曰：前日以皇長子而就大子之宮，可明日爲天子矣。世間那有天子遜宮人之禮。且此乾清宮自祖宗相傳是天子之居，卽聖母在，止當居坤寧宮。太后居慈寧宮，選侍何人而居乾清宮不移耶。時諸璫中有言先帝舊寵從容些也罷。公曰：諸大臣是受先帝顧命者，先帝是欲先顧其子，豈有先顧其嬖媵之理。便請選侍到九廟前去講。汝是食先帝飯的，是食李鄭二家飯的，須抬我去殺了便罷。不則今日不移宮，死不出也。聞李進忠盜承應庫銀幾盡，是必欲盜盡乾清宮之寶，乃已耶。爭論聲徹帝座，上遣中官傳旨移宮。李卽移宮。李進忠、劉遜、劉朝等，并以盜藏被緝。明日，上乃正乾清宮，升殿。陝西撫臣奏黃河清五日。

予按：鄭貴妃，慧人也。神宗寵之，生福王。李選侍，鄭黨也。光宗寵之，當光宗登極，鄭李進美人等，遂致不起。光宗崩，李選侍猶居乾清宮，欲與熹宗同居。邀封后，垂簾稱制。而楊左等以選侍素無德，又非生母嫡母，與養母恐有武氏之禍，必欲令選侍出乾清宮，不與熹宗同居。暨議甚正，未免稍激。遂爲羣小所忌，而禍自此始矣。

周順昌字景文號蓼洲吳縣人萬歷四十一年癸丑進士授福州府推官考滿擢吏部主事吏有以人參湯進公酬之金戒勿再進嘗推一大僚失要人意遂引歸時逆璫日熾巡撫周起元以忤璫削籍公爲贈言指斥不諱嘉善吏科都垣魏大中被逮道經吳門公過之以女字其孫奉酒炙相持慟哭流連三日且云大丈夫視死如歸幸勿爲兒女牽懷使千秋而下知有繼楊椒山而起魏某亦不負讀書一場所可恨者椒山爲權相所害公爲權璫所害又有些不同處然而忠臣無二道止行其所志可也且嘗魏忠賢雞狗而別臨行云適聯姻語小弟決不食言周順昌是箇好男子老先生請自放心乃去校尉俱聞其言倪文煥疏劾公不應與罪人結婚因言署選時受賄不可勝數至張家灣舟爲之沈不知公取道中州歸裝僅二擔而已疏出聞者咸唾罵然公竟落職而璫怒未已公對人語刺刺亦未已也天啓六年丙寅蘇杭織造太監李實欲得忠賢歡迺借織造事以欺君蔑旨參誣諸臣奉聖旨周起元有違明旨擅減袍段數目又捐勤袍價以致連年誤運且托名道學引類呼朋各立門戶一時逢迎附和有周宗建繆昌期周順昌高攀龍李應昇黃尊素盡是東林邪黨與起元臭味親密于請說事大肆貪婪吳民恨深切齒除周宗建繆昌期已經逮解外其周起元等五人都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旂扭解來京究問李實仍安心供職該部知道此三月忠賢所捏旨也錦衣衛掌堂田爾耕遣官旂張應龍文之炳等六十餘人分拿公等十五至蘇州吳縣令陳文瑞公所拔士也夜半叩戶求見撫牀而慟公曰吾固知詔使必至毋效楚囚對泣乃悉召故人與決別而夫人吳氏號泣昏迷絕而復甦者再諸子環地而哭聲徹街市公不顧神色自若臨行妻舅庠士吳爾璋曰昔范司隸囑子數語千古酸鼻君獨忽然長往乎公笑曰無事亂人懷也顧左右

有一素榜曰此龍樹菴僧屬書者向已許之今日不了亦一負心乃呼筆題小雲棲三字字大如斗體法遒勁復書周順昌題并識年月日投筆而起意氣浩然甫出門百姓號冤聚送者已數百人公囚服小帽詣軍門士民聚益衆巡撫毛一鷺浙人也檄有司數易置公毋使贅聚益衆一日四五遷然遠近聞風相繼至愈多皆言吏部清忠亮節何罪而朝廷逮之極守至昏夜猶不散旦則復聚自十五日至十八日蓋通國皇皇也開讀之日郡中士民送者數萬相聚謀乞兩臺懇其疏救于是皆執香迎順昌于縣署號聲振天縣官馬不得行日午至西察院諸生五百餘人公服立門外頃巡撫毛一鷺巡按徐吉至百姓執香伏地呼號之聲如奔雷瀉川轟轟不辨一語諸生王節楊廷樞劉曙鄭敷教劉羽儀文震亨殷獻臣王景臯袁徵朱隗沙舜臣王一經等乃迎兩臺于門痛哭而陳曰周詮部清忠端亮與望久歸一旦以觸忤權璫遂下詔獄百姓怨痛萬心若一明公爲天子重臣何以慰洵洵之衆使無崩解之患言訖諸生皆慟哭一鷺流汗被面惴惴不敢出一語旂尉文之炳等妄自尊大不察民情持械擊百姓且厲聲曰東廠嚴旨逮官迺容鼠輩置喙百姓顏佩章等聞之還問曰而言東廠逮官則此旨出魏監耶諸旂虎面豹聲曰速剜若舌旨出東廠將何如佩章等不勝憤振臂大呼曰吾輩謂天子詔耳東廠何得逮官首擊之炳百姓從者千計以傘柄擊緹騎諸生皆驚避毛一鷺恐怖失色急請兵自衛與徐吉散去兵備張孝太守寇慎陝西人甚得民心再三曉諭至夜分百姓始漸散從尉李國柱死餘或匿斗拱間或升屋走因得全公立不動請就獄中當事者命宿署中是日城中正沸而錦衣逮黃尊素者由吳入浙泊舟胥江空知也登岸揚揚凌轢市民一人偏袒呼曰是何得縱一招而擊者雲集遂沉其舟焚其衣冠所得輜重悉投之于河

諸旂僅以身免。始知城中有變。踰跟而逃。曰：東廠誤我。越二日。民情稍定。公謂所知曰：今我赴都必死。死則訢高皇帝速殛元兇。以清君側之惡。君等他日爲我作忠臣傳可耳。乃以三月廿六日。黑夜潛行。遠郡城百里。于野次宣讀矯旨。防民心憤。憤生變也。自是旂校相戒不敢復出。故有本處撫按起解之議。公至都下獄。對簿不屈。強坐贓三千。卽欲殺公。天意示儆。火起王恭廠。奉旨停刑。六月。酷暑復五日。一嚴比。公大罵許顯純。顯純將銅鎚擊公齒。齒俱落。公猶極罵。噴血于顯純面。遂死。明年。逆璫敗。追贈公太常寺卿。蔭一子諡忠介。

公下獄。生員王節、劉羽儀、王景臯、殷獻臣、沙舜臣五人黜退。而顏佩章、楊念如、沈揚、馬傑、周文元五人下獄。太守寇愼歎泣語司獄曰：此俱是仗義人。不須拘禁。卽家屬送飯亦不可阻。至十月。公柩至閩門河下。馬傑云：周吏部忠臣已死。速殺我等。去輔彼作厲鬼擊賊。顏佩章云：上本是毛都堂。今本下生殺在彼。我輩殺了先去尋他。毛聞之大怒。適報陞兵侍。卽委理刑斬五人于閩門弔橋。時顏佩章等四人俱不畏。獨周文元本輿夫。大哭。馬傑笑曰：大丈夫譬如病死。與草木同腐。今我等爲魏賊惡黨所害。未必不千載留名。去時法場上觀者數千人。佩章笑謂衆曰：列位請了。我學生走路去了。歿後。五人爲神。蘇人有疾。必祭賽之。毛一驚。嚴州遂安縣人。一日在家對客讀邸報。忽見五人來追。默然入內。客訝之。已而聞內哭聲。一鷺大叫一聲而死。虎丘東有石豎于道旁。題曰：五人之墓。或謂狀元文震孟書也。墓門額云：義風千古。乃解元楊廷樞筆。墓內碑云：顏佩章等。至今莫不稱之。康熙二年癸卯季冬十八日。予過而欲謁之。以門扃不得入焉。

附魏大中

大中浙江嘉興府嘉善縣人。萬歷丙辰進士。吏科給事中。家貧如洗。相臣魏廣微欲認爲兄。大中不許。遂忤及大中。被逮。北門登舟。子大哭。公曰。不須哭。自古云。死生有命。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亦是分內事。哭亦枉然。竟開舟去。子學泮聞死。孝語。遂欲從公北去。改姓而行。七月七夕。公到京。卽下鎮撫獄。次日提楊漣。左光斗六君子等。各打四十棍。拶敲一百。夾拶五十。獄成追贓。七月十三比起。楊漣鬚俱白。五日兩限。御史張訥請廢天下講院。鄒元標孫慎行等俱削籍。一切書院盡行拆毀。變價入官。七月十九比。用全刑。漣等大號。卻無回聲。光斗聲啾啾如小兒啼。公體弱。伏地受刑。竟似木人。叫不出矣。周朝瑞顧大章二十棍。拶敲五十。袁化中亦拶敲五十。許顯純令收監。公與家人曰。我十五日後。止可飲冷水一二矣。急買棺。二十日。楊漣家人送飯於茶葉中。雜金屑送入。被獄吏搜獲而去。自此楊竟無人侍矣。二十一。楊左用全刑。公被三十棍。周顧二十棍。袁病免。二十比。楊左與公俱用全刑。顧拶敲五十。周袁免。是夕。將楊左與公俱令發大監。使獄卒葉文仲俱討氣絕。獄中謂死者爲壁挺。二十六日。公死。二十七日。顧大章二十棍。八月十九。袁化中死。周朝瑞帛曳死。九月十五。顧大章自縊。六君子俱死。

方逮周順昌等時。田爾耕邏執遊方僧本福。有詩扇。爲揚州知府劉鐸所書。譏刺時事。卽逮劉鐸殺之。

補前許顯純勘汪文言羅織十七君子姓氏

趙南星 楊 漣 左光斗 魏大中 繆昌期 鄧 漢 袁化中 惠世揚 毛士龍 鄒維璉
盧化鼈 夏之令 王之采 錢士晉 徐良彥 熊明遇 施天德

初顯純問文言過贓多少。文言寧死不叛。顯純無如之何。因採楊維垣徐大化所奏。誣本云熊廷弼之緩獄。皆周朝瑞黃龍光顧。大章受賄使然。并趙南星等十七人。皆汪文言居間通賄。紊亂朝政。本上。卽將文言討氣絕。使無所證。顯純疏今日上。明日卽傳內旨。緹騎出逮楊漣等。

左光斗

左光斗字共之。號滄嶼。桐城人。萬歷三十五年丁未進士。授中書舍人。選入西臺。及考選命下。進中丞。熹宗初。鄭貴妃李選侍皆請后封。公于九月初一日。隨上移宮。停封疏。選侍怒。旣而移一號殿。公遷大理丞。晉少卿。踰年拜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時趙南星爲冢宰。而羣小錯愕。乃借勢於魏忠賢。附進百官圖。某宜先驅。某宜後擊。某宜正射。某宜借攻。布置已定。時公已草忠賢廣微三十二斬罪。欲上。竟爲家奴福生洩露。矯旨削奪。公歸。通籍十八年。囊如洗。自分爲權奸所忌。萬無生理。苦無計以白老親。乃命小奴扮椒山。寫本赴西市數曲。暗解封夫人。夫人心知之。嘗爲母夫人說滂母故事。母夫人亦爲強顏。諸逆璫借移宮。逼選侍。受熊廷弼賄。誤封疆。爲罪端。矯旨下逮。緹騎至桐城。公神氣坦然。惟私語子弟曰。父母老矣。何以爲別。及妻子環泣。不顧也。勉其子弟讀書爲善。里人數于祀神。欲擊緹騎。公力止之。曰。是速我死也。檻車出郭。諸父老子弟遮擁號天。頂香拜禱北闕。復拜緹騎。緹騎亦爲涕泗。又密約數百人伏闕上疏。公譬以利害。至黃河始反。公至京。下鎮撫拷訊。身無完膚。坐贓二萬。卒之夜。長虹亘天。中星隕。光灼灼。大如斗。

三日屍出肢骸穿裂。面目如生。是舉也。兄光霽累死。母夫人哭死。弟光先光明萬險幾死。諸生就擊者十
二人。赤族之訛。一日數十驚。變產完贖。不滿千餘。合親兄弟輩人產不滿萬餘。株連同堂同宗。以及三族
十族。無一免者。囹圄填滿。流離載道。始充二萬之數。思廟登極。誅逆璫。下詔優卹。初贈右都御史。磨一子
入監。予祭葬。再贈太子少保。予三代誥命。士民合請廟祀。以風世。吳中諸當事。捐助有差。

高攀龍

高攀龍字存之。號景逸。無錫人。萬曆十七年進士。公登第。旋丁嗣父憂。服闋。授行人。自盟曰。吾于道未有
所見。但依獨知擔負。庶幾深造。適僉事張世則疏。詆程朱。欲改易傳註。上所著書。求頒行天下。不勝憤。上
崇正學。闢異說。一疏報曰。高攀龍所言。有關世教。尋論大本大機。語極剴切。高邑方在銓部。共相確證。深
味河東粹言。謂約而且精。當字字體貼。孫立亭爲司寇。相見。勉以力學。且言律爲世用本。因加意律學。作
日省編。謂讀書意思不進者。尊德性工夫少也。率以半日靜坐。卽出遊公會水邊石上。僧房皆其默默齋
心處。五更氣清。尤自提策。忽思閉邪存誠句。覺得當下無邪。渾然是誠。又覺得覓誠卽邪。存之卽是。舊字
雲從。因以改焉。奉使金陵。鄒南阜在刑部。各言所志。期以最上工夫。送朝。感時事。上君相同心。惜才遠佞
疏。侵閣臣。下部院會議。聞之坦然。顧端文曰。亦覺未至此意。須當自得。公深服其言。旣議上。降雜職。尋調
極邊。涇陽亦以言事黜矣。甲午。公赴揭陽典史舟中。嚴立規程。只于靜中着力。當心氣澄寢時。有塞乎天
地氣象。所經奇峻山川。險絕灘頂。一一悅心。當境皆爲我助。過汀州。坐旅舍。一小樓甚樂。手二程書。至萬
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句。猛省曰。果無事。從來牽纏。俄然斬絕。抵官勤職事。課農集諸子。要語刊示之。邑

爲令同年。佐其不逮。除一兇人。署事三月。覓差歸。與涇陽修東林書院。集吳越士會其中。一依白鹿洞舊規。每會拈出大旨互證。要歸于端。居主靜四十年。攻苦確然。可自信。兩朝以次起用廢臣。神宗四十八年。庚申。召拜光祿寺丞。熹宗元年辛酉。進光祿少卿。上戚畹鄭氏疏。轉太常少卿。又轉太僕卿。時方從哲、鄭養性之黨。且憤且懼。竊竊以東林爲言。將注其毒。京師建首善書院。鄭南阜、馮少墟兩中丞。率同志所闢。福清葉公爲之記。稱一時盛事。給事朱童蒙疏。詆大約歸重東林。踵而歸者甚衆。兩中丞皆辭位去。公亦疏辭。福清留之。明年差歸。東林如故。曰。宦情秋露。學境春風。是可決擇矣。無何。晉刑部侍郎。還朝。公旣入臺。首糾極貪御史崔呈秀奪宮勘贓。呈秀遂投逆璫。言曾糾陶朗先、高攀龍、曲庇。借事執仇。于是朗先直追贓四十八萬。而公等盡逐。呈秀復用。明年乙丑。毀書院。殺楊漣等十餘人。至丙寅三月十六日。逮公。官旂擬于十八日開讀。而公先于十七日謁道南祠。有別聖文。歸看花後園。呼諸子。舉原無生死四字。以示曰。急料理。爲出門計。獨身就理。可免他累。作字二紙。示兩孫。無先發。明日。以此付官旂。時已三更。命妻子暫退。移時。諸孫推戶入。不見公。發所封。乃遺表也。諸子急徧視。則赴水死矣。思廟初。歷贈至兵部尙書。諡忠憲。

光祿寺少卿高攀龍疏言。戚畹鄭氏。并其昔日所用之人。皆奴僮奸細。近且訛言入于大內矣。往者張差謀逆。實係鄭國泰主謀。劉保謀逆。實係盧受通謀。受亦鄭氏之私人也。自張差、劉保先后伏誅。凡謀必敗。敗必死。而人心積疑不解。宜令養性速歸湖廣原籍。至李如楨一家交關鄭氏。陷名將。殺百萬軍民。失千里土地。禍延至今。且與李永芳約爲內應。所當亟正典刑。以除禍本者也。崔文昇當先帝哀痛勞瘁之日。

故用泄藥。是明以藥試也。陛下卽不誅夷。僅止斥逐。今且潛伏京師。意欲何爲。亦當亟正典刑者也。乞早正逆謀之罪。

都御史高攀龍糾劾貪污御史崔呈秀。部議革職回籍。透支銀數。下撫按勘之。呈秀奉命淮揚。貪污可鄙。盜以賄釋。犯以賄免。出巡每有節省之費。透支至一萬四千兩。各縣賠補甚苦。其薦運同談天相。樊尙燝。劉大受。旋而羅列其贓私。又薦霍丘知縣鄭延祥。吏科給事魏大中。又發其餽遺。禦貨攫金。播閭壘斷一身兼之。公因其回道考察。劾之。以洗巡方之恥。遺疏云。臣雖削籍。舊屬大臣。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則辱國矣。謹北面稽首。以效屈平之遺。君恩未報。願結來生。臣高攀龍垂絕書。望使者特此以復皇上。

無錫庠士華時亨。字仲通。會元拱芳之姪也。時官旂已至蘇州。尙未開讀。時亨密聞之。卽報於公。公遂赴園池死。而旂尉以顏佩章等事過期不至。衆疑時亨誤逼大臣。咸慮之。俄而緹騎果至。始服時亨聲氣之廣。名遂大著。

公有兩陰。兩子各得其一。長名世學。字伯禎。次名世儒。字仲敘。世儒以家窘。先受職。辛未。爲都察院經歷。然公所贈宮保誥勅。尙未領。暨及丁丑。攜之入京。蓋誥勅用寶。年只兩次。三月二十五。九月初一。十五也。於未近三。九月得者。每每領歸。無璽亦容得補。世儒至京。以誥勅遞入內閣。請寶。八月初一日。忽內寺二十人至寓。索持誥勅人。謂有萬世一人句在內。且字亦逾千。非誥體。旨責撰勅官常熟。許士柔降三級。世儒亦降三級。乃爲五城兵馬吏目。不然。擢部屬矣。嗚呼。璫之流禍甚矣哉。

李應昇

李應昇字次見號仲達江陰人萬歷四十一年進士授南康府推官陞御史疏論魏廣微有閣臣負罪愈驕謹平心參駁以折兇鋒疏疏論魏忠賢有罪璫巧于護身明主不宜分過疏大觸逆璫矯旨以緹騎逮公公即行至府驛中見驛亭有方壽州所題詩泣下乃賦一絕云君憐幼子呱呱泣我爲高堂步步思最是臨風凄切處壁間俱是斷腸詩夜不能寐作詩別契友徐時進并託死後作傳詩云相逢呱呱共淒傷訝我無情似木腸有客衝冠歌易水不將兒女淚沾裳第二絕云南州高士舊知聞如水交情義拂雲他日清朝好秉筆黨人碑後勒遺文時徐元修送行而公夜起作此四月公抵京下鎮撫司拷掠追贓閏六月初九日遺書誡其子詩曰白雲渺渺迷歸夢春草淒淒泣路岐寄語兒曹焚筆硯好將犂犢聽黃鸝明日乃死于獄崇禎登極初擬諡忠愍又擬忠悼

繆昌期

繆昌期字當時號西谿江陰人萬歷四十一年進士以庶吉士授簡討主湖廣鄉試充纂修兩朝實錄管理誥勅經筵展書陞左春坊左贊善建德王府冊封陞左諭德冠帶閑住

公自述云余諸生二十餘年鄉舉十餘年不營產業公車之費不貲家日益挫至癸丑無以治裝謀之虞山諸友得三十金以行倖博一第八月館選得第七人同年有不得者倡爲金沙薦舉之謗而東林之口自此始矣金沙者於時菴王立也時方爲彈射故其人以此孽予予曰願涇陽先生知我以小友進我真東林也余貧不能徵逐飲食僻不能輯輜侯門元家二三十年且惡且厭余日坐鍼氈也至乙卯五月

而挺擊之事起。其事有心者所共知。夫光廟之在東邸。僕御不設。一妄男子闖入。如無人之境。兩三老璫。盡氣力抵賴。天之靈宮。廷無恙。光廟差閣韓本用告變于上。其辭曰。皇爺可憐。此抄報所共傳也。旨既下。部擬依違。連朝不決。而提牢之疏始上。上爲心動。猶豫不發者十餘日。乃得聖諭于瘋顛之下。特加奸徒二字。又有奸宄叵測。行徑隱微之語。聖心曉然。有當于提牢之疏矣。義典三疏。詞嚴義正。上赫然御慈寧。置三犯于法。人心帖然。服大聖人之舉動也。余故語人曰。一柱史以瘋顛二字出脫亂臣賊子。一柱史以首功奇貨四字抹殺忠臣義士。此語傳而倡瘋顛者。恨不剗刃其腹矣。於是有工垣劉文炳之指摘。予遂歸杜門。卻掃灌園。課子。顧自夷猶。時丙辰歲也。又五年。光廟登極。不無利見之想。而夜得一夢。方謁蹶中途。忽聞晏忽。因痛哭伏地。不能起。覺而淚痕猶在面也。明日得報。遂有鼎湖之泣。異哉。上登極。余三月抵都。被故官時遼陽陷沒。洶洶惶惶。舉朝失措。而海內巖穴起廢之士。日漸以集。每朝會。束手相歎而已。六月。有楚闈之役。一論遂犯深諱。禍自此種矣。壬戌十月九日。轉左春坊左贊善。往河南册封建德藩。二月。還里舍。栖遲者一年。甲子二月。還報。及楊應山疏上。予適過福唐。福唐曰。大洪這疏亦太容易。彼其人于上前時。有匡正。一日有飛鳥入宮。上乘梯手攫之。其人挽上衣。不得上。有小璫賜緋。叱曰。此非汝分。雖賜不許穿。其認真如此。恐大洪疏行難再得。此小心勤慎之人在上左右。予曰。誰爲此說。以欺老師。可斬也。福唐色變。予出其語聞於應山。應山頗憤。福唐閒以書辯。未嘗詆大洪之短。而含怒於予。初。應山疏上。福唐亦密具一揭。以准其退歸。揭入。大拂內意。福唐懼。思有以自解。乃揚言此揭非我意。乃我門生所迫也。而流言自此起矣。且謂應山之疏出於吾手。而忌者附會其說。益不可解。當左魏之被言也。閤門閤寂。余

時時過慰之。趙高、陳楊、左魏等之逐也。長班謂我勿送。我曰：人被逐，我不送乎？明知爲誦者所得，予勿避也。南篆之推，有小璫到閣，厲聲曰：此人還留他送客，遂閣不下。越數日，請告傳旨閒住，抵家而趙南星等十五人俱削籍。提問追賊之旨下矣。辛壬之際，應山家居，見宮府可異，不勝憤惋，輒推案起曰：吾必請誅此奴，以報先帝。癸亥之出，托少子於其執友，御老母以行。然疏之上也。桐城實贊決之，而示幾微於我。我答非可草草。夫擊內者，只爭呼吸耳，一不中而禍隨之。況今日內無永，外無文襄，可幾倖乎？桐城默然。又三日，過應山，方注籍，心疑之。疏上而逆知有今日也。何也有代草之說，而安得免乎？未幾，果緹騎促公加酷刑殺之。

周宗建

周宗建，字來玉，號季侯，吳江人。萬曆四十一年癸丑進士，初授武康知縣，陞福建道御史，巡按湖廣。及公入臺，卽劾客氏，客睨魏而歎，旁有聞者，拍手舞，謂生富貴，乃在此。謀中之傳，旨杖八十。壬戌秋，京師久旱，聖人祈禱，忽而雨，繼以雹，人以聖德格天稱賀。公獨謂雨後大雹，殊屬災異，因疏魏忠賢目不識一丁，豈復諳其大義等語。忠賢大恨，於文華殿詈罵，摘一丁不識兩語，囂詬聲達御聽。初擬杖，葉向高婉解之，三擬杖而三免。最後與郭鞏許奏復侵忠賢，是時猶幸福清諸臣在事，止於奪俸及其按楚。又劾馮銓之父馮盛明，銓甚恨焉。曹欽承乃銓之私人，亦璫之義子，誣以無影之事，遂至詔獄。許顯純訊問時，篋楚較衆更毒，公偃臥不能出聲。前朝下獄縉紳，尙以優待。至此顯純坐鎮撫堂，張拳睜眼，以犬豕罵之。曰：此時尙能說老爺不識一丁否？大獄旣成，御史王心一詣朝房，以公議責銓，欲其開釋。銓聲色俱厲，曰：宗建不宜

言郭鞏通內心一含淚而出。璫命釘以鐵釘不死。復令着錦衣。而以沸湯澆之。頃刻皮膚捲爛。赤肉滿身。婉轉兩日而死。追贖數千。一貧如洗。府縣爲某立簿募緣。未了其半。思廟立。蜀其坐贓。仍給五百金。以昭憫卹。贈太僕寺卿。廢子庭祚入監讀書。

客魏毒害諸妃

光宗選侍趙氏。與客魏不協。矯旨賜死。裕妃張氏方娠。膺冊封禮。客氏譖于上。絕飲食。閉禳道中。飢死。成妃李氏。誕二公子。而殤。先是馮貴人勸上罷內操。客魏惡之。矯旨賜死。成妃從容爲上言之。乃革封。絕飲食。成妃鑿裕妃饑死。密儲飲食壁間。數日得不死。客魏怒稍解。斥爲宮人。皇后張氏素精明。客魏憚之。后方娠。客氏密布心腹。宮人奉御無狀。殞焉。又于上郊天之期。掩殺胡貴人。以暴疾聞。

魏忠賢怒張后

順天府丞劉志選。劾后父張國紀。上下旨切責。后賢明。客氏忌之。上幸后宮。顧几上書一卷。問何書。后曰。趙高傳也。上默然。忠賢怒。次日伏甲士于便殿上。搜得之。送廠衛。忠賢誣后父謀立信王。欲興大獄。王體乾曰。上凡事憤憤。獨於兄弟夫婦間不薄。脫有變。吾輩無類矣。忠賢懼。乃殺甲士以滅口。

異人歌

先是天啓初年。有道人宿朝天宮。日歌市中曰。委鬼當朝立。茄花滿地紅。蓋指客魏也。未幾其言果驗。

辛酉七年紀異

天啓元年辛酉二月初三日。遼東日暈。兩傍有耳如月狀。內紅白光。燄閃爍。倏如玉環。其大竟天。并日暈。

形影如連環狀。如西南東北面復各有形如日。但其包慘淡。如月之在籠。其日暈之上大圈之中。約有光形數十丈。青紅如虹狀。忽如人形。又似刀形。弓形者。二皆外向。與日光相背。自辰至午方散。翌日淮徐地震。屋瓦皆動。見撫按疏。

二月初一。鞏昌府會寧縣寡婦關氏。夜夢綠袍人借宿。次日家有黑牛產犢。遍身鱗甲。乃麟也。其聲與牛不似。至初三日沒。

二年壬戌九月二十二日。陝西臨洮地震。搖倒房屋。壓傷民命。

十月初九日午時。開封府禹州紫金里有大隗山。離城四十里。有大鳥。高六七尺。渾身綠毛。頭上豎毛一撮。集于山。卽有大小羣鳥。不計其數。俱來相隨。四面旋繞。東西占三里。長南北一山。遍集。十一日申時飛去。各鳥仍隨之。人俱指是鳳皇。

三年癸亥四月初六日。雲南洱海衛地震。三次。初七、十二日復大震。三次。如雷。房舍俱倒。大理府亦然。北來南去。有聲如吼。時旱魃爲災。十二月乙丑、二十二日丁未申時。應天府地震。聲如巨雷。兩箇時方止。常鎮揚秦州俱然。搖倒民房無數。壓死多命。

陝西鳳縣山村。有能飛大鼠。食五穀。狀若捕雞。黑色。自首至尾。約長一尺八寸。橫闊一尺。兩旁肉翅。腹下無足。足在肉翅之四角。前爪趾有四。後爪趾有五。毛乃細軟深長。若鹿之黃黑色。尾甚豐大。人逐之。其去甚速。若覺能飛。特不甚高。破其腹。黍粟穀豆飽滿。幾有一升重三斤。

四年甲子二月二十八日。天黃日淡無光。次日亦然。見日旁有黑日盪磨。是晚聞空中叫噪。如千軍萬馬。

突臨之狀。又若萬砲競放。聲震天地。舉邑驚惶。時從蘇州至嘉興海鹽。其聳更甚。過海南去。人云天愁。二月三十日巳時。北京地震。自西北至東南。有聲如雷。未申時。又震二次。六月初五日。保定各州縣地震。有聲如雷。城牆傾倒。打死人口無數。

三月初四日。延綏榆林衛生一豬。一頭二身。二尾八足。因查晉元帝建武二年。一豕八足。有劉隗之變。六年六月初五日。四鼓。廣昌縣地震。搖倒城牆。開三大縫。有大小妖魔。日夜爲祟。民心驚怖。縣令請僧道百人。設醮于關帝城隍諸廟。旬日漸息。易州道揭

六月初五日。時大同府地震如雷。從西北起。至東南去。渾源州等處亦然。城牆俱倒。壓死甚衆。朝天宮向自鎖閉。不爇香火。六月二十一日丑時。忽聞有聲。烈燄冲天。紅光映地。遙望紫衣神排空而起。大殿及金剛殿周匝火起。凡燒一百一十間。

六月二十八日。至閏六月初三日。北京大雨傾盆。城中水長六尺。房屋倒塌。壓死人口甚多。又良鄉縣盡夜陰雨。數日不止。至初一日半夜。水由西城門灌入倉穀。漂流田禾。衝入江內。尸橫遍野。又武清東安大興諸縣。俱大雨數日。禾盡淹沒。順天府尹疏

八月朔。江南有板木之風。古今少見。

十一月十八日午時。南京寢地震。二十五日。寧夏地震。六月九月俱震。半年三震。七年丁卯正月十八日卯時。京師地震。有聲起自西南。以至東北。房屋傾倒。傷人無數。四月。皇陵失火。延燒四十餘里。陵上樹木焚盡無遺。

丙寅五月初六紀異北京天變邸抄

天啓丙寅五月初六日巳時天色皎潔忽有聲如吼從東北方漸至京城西南角灰氣湧起屋宇動蕩須臾大震一聲天崩地塌昏黑如夜萬室平沉東自順城門大街北至刑部街長三四里週圍十三里盡爲齋粉屋數萬間人二萬餘王恭廠一帶糜爛尤甚僵屍層疊穢氣熏天瓦礫盈空而下無從辨別衙道門戶震聲南自河西務東自通州北自密雲昌平告變相同城中屋宇無不震烈舉國狂奔象房傾圮象俱逸出遙望雲氣有如亂絲者有如五色者有如靈芝黑色者衝天而起經時方散

欽天監周司歷奏曰五月初六巳時地鳴聲如霹靂從東北艮位上來行至西南方有雲氣障天良久散占曰地鳴者天下起兵相攻婦寺大亂又曰地中洶洶有聲是謂凶象其地有殃地中有聲混混其邑必亡魏忠賢謂妖言惑衆杖一百乃死

後宰門火神廟棟宇巍煥初六日早守門內侍忽聞音樂之聲一番粗樂過又一番細樂如此三疊衆內侍驚怪巡緝其聲出自廟中方推殿門入忽見有物如紅毳從殿中滾出騰空而止俄東城震聲發矣

哈達門火神廟廟祝見火神颺颺行動勢將下殿忙拈香跪告曰火神老爺外邊天旱切不可走動火神舉足欲出廟祝哀哭抱住方在推阻閒而震聲旋舉矣

皇上此時方在乾清宮進膳殿震急奔交泰殿內侍俱不及隨止一近侍掖之而行建極殿檻鴛瓦飛墮此近侍腦裂而乾清宮御座御案俱翻倒異矣哉

紹興周吏目弟到京纔兩日從蔡市口遇六人拜揖尙未完頭忽飛去其六人無恙

一部官家眷。因天黑地動。桌椅傾翻。妻妾仆地。亂相擊觸。逾時天漸明。俱蓬跌泥面。若病若鬼。大殿做工之人。因是震而墜下者。約二千人。俱成肉醬。

郎中潘雲翼。母居後房。雷火時。抱一銅佛。跪于中庭。其房片瓦不動。得生。前房十妾。俱壓重土之下。頌天。臚筆云。抱佛者雲翼之妻。非母也。

北城察院。此日進衙門。馬上仰面見一神人。赤冠赤髮。持劍坐。一麒麟近在頭上。大驚。墮馬。傷額。方在喧嚷間。東城忽震。

初六日五鼓時。東城有一赤腳僧。沿街大呼曰。快走快走。

所傷男婦。俱赤體寸絲不挂。不知何故。有一長班。于響之時。隳帽衣褲鞋襪。一霎俱無。都城隍廟中。初五夜。道士聞殿中喧嚷叫呼。絕似唱名之聲。

初六日。王恭廠一小太監。早至廠。見團團軍馬圍住。聽得內適內來一箇縛一箇。監奔歸。響聲震起。

五月朔。山東濟南知府。往城隍廟行香。及門。官吏與從。俱各昏迷。有一阜隸之妻。來看其夫。見其前夫死已多年。乃在廟管門。前夫曰。廟裏進去不得。天下城隍在此造冊。

四月廿七日。午後有雲氣似旗。又似關刀。見在東北角上。其長亘天。光彩初白色。後變紅紫。經時而滅。

五月初三日。又見于東北方。形如繼。其色紅赤。初四日。又見類如意。其色黑。占者曰。此太白蚩尤旗之變幻。總一物也。

長安街空中飛墮人頭。或眉毛和鼻。或連一額。紛紛而下。大木飛至。密雲石駙馬街。有大石獅子。重五千

斤數百人移之不動。從空飛出順城門外。

震崩後有報紅網絲衣等俱飄至西山。大半挂于樹梢。昌平州教場中衣服成堆。首飾銀錢器皿無所不有。戶部張鳳達使長班往驗果然。

予聞宰相顧秉謙妾單禪走出街心。顧歸見之。赤身跣足扶歸。餘人俱陷地中。不知踪跡甚衆。又聞馮銓妻坐轎中被風吹去。落下。只剩赤身而已。又石忽飛入雲霄。磨轉不下。非常怪異。筆難盡述。嗚呼。熹廟登極以來。天災地變。物怪人妖。無不疊見。未有若斯之甚者。思廟十七載之大飢大寇。以迄于亡。已于是乎兆之矣。而舉朝若在醉夢中。真可三歎。

傳國靈出

天啓四年甲子九月初四日辰時。彰德府臨漳縣鄉民邢一泰。經本縣務本莊東磁州八里漳河西畔耕地。忽風火起。旋轉半响。隨見河崖灘場。聲震如雷。祥光圍繞。直騰而上。一泰就而視之。閃出黃白色物一塊。大如斗。視有篆文。不能辨識。隨報本邑生員王思桓。王燦同視。粹爲至寶。不敢隱匿。呈知縣何可及。當堂淨拭。見其晶潔異常。光燦陸離。龍組斗形。方各四寸。厚三寸。重一百一十餘兩。其篆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覽讀駭異。卽設香案叩拜。兩院具疏恭進朝廷。

大清朝改元

大清朝改元天聰元年。卽天啓七年也。凡在位十年。至崇禎九年丙子止。

明季北略卷之三

天啓七年丁卯八月始

信王登極天啓二年九月二十二日封信王

御諱由檢萬曆三十八年庚戌十二月生光宗第五子熹宗嫡弟初封信王天啓六年壬午年十七矣魏忠賢欲封國以遠之勸熹宗命王出府成婚六月選中大興縣民周奎女年十六歲三月二十八日子時生閏六月欽天監奏信王婚禮擇十一月二十五日卯時搬移十二月初十日午時尙冠十六日納徵發册二十二日安牀明年正月二十七日開面二月初三卯時親迎卽所娶殉節聖母也丁卯八月十八日熹宗疾篤內諭奉聖夫人客氏子侯國興擬封伯爵卽行具奏十九日魏忠賢與羣臣議垂簾居攝宰相施鳳來曰居攝遠不可考且學他不得忠賢不悅而罷諸臣請信王入視疾二十八日熹宗病革召王入諭以當爲堯舜之君善事中宮及委用忠賢王遜謝而出申時熹宗崩首相施鳳來張立極英國公張惟賢等具牋往信府勸進忠賢結信籓舊監徐應元遂自請王入王心危甚袖食物以入羣臣聞之咸欲奔入至殿門宦者不納是夜王秉燭獨坐夜分有闖攜劍過王佯取視留置几上許給以價聞巡邏聲勞苦之命左右給酒食歡聲如雷二十四日丁巳卽皇帝位于中極殿受百官朝賀朝時天忽鳴詔以明年戊辰改元崇禎自洪武至帝凡十有六君云

客氏出宮

九月時聖衷淵穆。外廷觀望。魏忠賢內不自安。因乞辭位。上不許。但命奉聖夫人客氏出外宅。初。魏忠賢肆惡如危中宮。害裕妃成妃。用王體乾殺王安等。皆客氏成之也。客氏在宮中。乘小轎。內官負之。儼然自視。爲熹廟八母之一。誕日。熹廟必臨幸。升座勸飲。賞賚無算。往私宅。內侍王朝忠等數十人。著紅前驅。乘輿至乾清宮。亦不下呼殿。侍從之盛。不減聖駕。夜出燈炬簇擁。有如白晝。衣服鮮華。儼若神仙。到私宅。升廳事。自管事。至近侍。挨次叩頭。呼老祖太太千歲之聲。喧闐震天。熹廟既崩。上命歸私第。客氏五更衰服。赴梓宮前。出一小函。用黃龍袱包裹。皆熹廟胎髮痘痂。及累年剃髮落齒指甲等。痛哭焚化而去。

陸萬齡下獄

初。熹宗時。監生陸萬齡。請祠魏忠賢于國學之傍。謂孔子作春秋。而忠賢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而忠賢誅東林也。許之。或謂恐聖駕幸學不便。乃已。至是。國子監司業朱三俊。劾監生陸萬齡。曹代請祠。魏忠賢國學罪。有旨下陸曹于獄。魏忠賢懼。因乞止建祠。上優答之。前賜額如故。餘俱罷止。時有監生張某。欲上疏請忠賢與孔子並尊。入國學。自稱見子路擊之。遽殞。一日。上見惡生李暎。日比忠賢爲周公疏。卽逮問。時江西某官。猶不識時務。欲建隆德祠。以頌忠賢功。忠賢大懼。卽奏將造祠錢糧。解充遼餉。上允之。

崔呈秀回籍

十月上。神明默操。宣州之捷。猶敍功加蔭。寧國公魏良卿。安平伯魏鵬。鐵券成。猶命給之。旣而楊維垣疏。參崔呈秀借廠臣行私。乞正兩觀之誅。主事陸澄源。亦參崔呈秀奪情。爲安忍于無親。御史賈維春。亦參崔呈秀說事賣官。娶娼宜淫。但知有官。不知有母。三綱廢弛。人禽不辨。方有旨令回籍守制。

錢元愨參魏忠賢十月二十五日。

吏部主事錢元愨疏參魏忠賢曰。稱功頌德。徧于天下。勝于王莽之妄行符命。列爵五等。異于乳臭。勝于梁冀之一門五侯。徧列私人。分置要津。勝于王衍之狡兔三窟。與金輦寶藏。積肅密。勝于董卓之鄙塢私藏。動輒稱旨。鉗制百僚。勝于趙高之指鹿爲馬。誅鋤善類。元氣傷殘。勝于節甫之鉤黨連衆。陰養死士。陳兵自衛。勝于桓溫之複壁置人。廣開告訐。道路側目。勝于則天朝之羅織忠良。種種惡罪。萬嗣不足以盡其辜。或念先朝遺奴。貸以不死。勒歸私第。魏良卿等。速令解組歸鄉。以告訐獲賞之張體乾。夫頭乘轎之張凌雲。委官開棍之陳大用。長兒田爾耕。契友白太始。翼翼明等。或行誅戮。或行黜放。庶幾朝廷肅清。海內允服。疏奏。上批該衙門知道。忠賢懼。其黨吳淳夫。李夔龍。田吉。阮大鍼。田爾耕。許顯純。崔應元。楊寰。凡挂彈章者。俱自陳求罷。上咸准回籍。

錢嘉徵參魏忠賢十大罪十月二十六日。

嘉興縣貢生錢嘉徵參魏忠賢十大罪。一曰並帝。羣臣上疏。必歸功廠臣。竟以忠賢上配先帝。二曰蔑后。羅織皇親。幾危中宮。三曰弄兵。廣招無籍。興建內操。四曰無君。軍國大事。一手障天。五曰尅剝。新封三藩。不及福藩之一。忠賢封公。膏腴萬頃。六曰無聖。敢以刀鋸刑餘。擬配俎豆。七曰濫爵。公然襲上公之封。視不知省。八曰濫冒武功。武臣出死力以捍圉。忠賢居樽俎。以冒賞。九曰建生祠。一祠之建。不下五萬。豈士民之樂輸。十曰通關節。乾兒崔呈秀。孽子崔鐸。貼出之文。復登賢書。種種叛逆。罄竹難書。萬嗣不盡。上頷之。魏忠賢不勝其憤。哭訴於上。上命內侍讀疏。使跪聽之。忠賢震恐喪魄。

應山一疏。瑣罪大著。然罹慘禍以後。無敢有發其奸者矣。至是而元愨首參其罪。嘉徵歷暴其惡。使逆賢無逃躲處。真膽識雙絕。可與大洪疏並垂千古。庚戌二月十九日。用賓雨窗評。

魏忠賢謫鳳陽十一月事。

逆賢知敗。疏辭印務。上准閑住。遂奪司禮及廠印。發白虎殿守靈。後數日。疏辭公侯伯三爵。上准改。又疏繳進誥券田宅。上著吏戶工三部查收。禮科吳宏業。戶部主事劉鼎卿。刑部員外史躬盛。御史安伸。龔萃。肅。副史潘曾紘。紛紛上疏。或攻崔呈秀。田爾耕。或攻許顯純。倪文煥。阮大鹹。或攻操江劉志選。兵侍潘汝禎等。俱干連魏逆。云此輩是鷹犬。忠賢是發縱。上俱不發票。將疏留中。密詢宮府。查彼過惡。凡逼死貴人。擅削成妃。甚至動搖中宮。事事有據。又參閱奏章。削奪大臣。黜逐言官。縱容校尉到處拿人。監斃忠良無數。又分布心腹。掌握兵柄。結交文武。把持津要。假拿奸細。搜剔富戶。追比官贓入己。又熹宗病篤。假傳旨。廢客氏。陞大僚等。莫不是實。上震怒。批云。崔呈秀著九卿會勘。魏忠賢着內官劉應選。鄭康升。押發鳳陽看守皇陵。籍其家。徐應元爲忠賢分解。上罵曰。奴儕與奸臣相通。笞一百棍。發南京去。忠賢遂將珍寶四十輛。馬千匹。壯士八百行。通政使楊紹震。劾逆賢在途擁兵。云云。乞早肆諸市朝。疏奏。上即傳旨。兵部云。朕臨御以來。深思治理。乃有逆黨魏忠賢。擅竊國柄。奸盜內帑。誣陷忠良。草菅多命。狼如狼虎。本當肆市。以雪衆冤。姑從輕降。發鳳陽。豈巨惡不思自改。致將素蓄亡命之徒。身帶兇刃。環擁隨護。勢若叛然。朕心甚惡。著錦衣衛差的當官旗。前去扭解。押赴彼處交割。其經過地方。著該撫按等官。多撥官兵。沿途護送。所有跟隨羣奸。即時擒拿具奏。毋得縱容遺患。若有疎虞。罪有所歸。爾兵部馬上差官。星速傳示各該衙

門欽此。

魏忠賢自縊

兵部聞旨，卽差千戶吳國安前去扭解。魏忠賢至新店，距阜城縣二十里，密得李永貞飛報，知不免。晚至縣宿，尤克簡家。時有京師白書生，作桂枝兒，在外廂唱徹五更，形其昔時豪勢。今日淒涼，言言譏刺。忠賢聞之，益悽悶。遂與李朝欽縊死。劉應選晨起見之，大懼，與心腹至忠賢臥室，收取金寶，佯呼云：忠賢走矣。我去追耳。遂南馳。鄭康升宿袁光燦家，驚起報于縣。申文上司，將車輛寄庫，隨人寄監。上籍其家，焚刑具。時璫勢甚熾，外廷洶洶，慮有他變。上不動聲色，神明獨運，無一人之助，而誅逐元兇，再安社稷，天下翕然誦聖智焉。

予聞上始登極，問羣臣曰：堯與舜孰賢？羣臣對曰：堯善。上曰：不如舜能誅四凶，意指魏闖也。

張瑞圖回籍

十二月，法司追論魏忠賢等罪，上命磔忠賢屍于河間。一日，上至臧罰庫，見逆賢珍寶，嘆曰：天下脂膏，被奴剝剝殆盡。忽顧金字賀屏，乃次相張瑞圖親筆，上大怒，卽著回籍。

誅崔呈秀

時崔呈秀在薊州，一閉目卽見受刑諸臣，忽報會勘，知不免，與寵妾蕭靈犀痛飲自縊。五十七歲矣。靈犀亦伏劍死。家貲籍沒，呈秀斬首。

樵史載呈秀自縊在十月初四日，或奉旨斬于薊州，在十二月也。呈秀弟凝秀，浙江總兵，子鐸，文僅。

五篇卽中。

姚士慎參田許

大理寺卿姚士慎等奏曰。田爾耕掌錦衣衛。許顯純掌鎮撫司。逆賢草菅人命。皆出兩人之手。云云。上卽著原籍監候處決。已而伏誅。籍其家。天下快之。李永貞斬劉若愚長繫。

掠死客氏

上命太監王文政嚴訊客氏。得宮人任身者八人。蓋其出入掖庭。多攜侍媵。謀爲呂不韋李園故事也。上大怒。立命赴浣衣局掠死。子侯國興等俱伏誅。

聞香心動

上御便殿閱章奏。聞香心動。詰近侍何來。對以宮中舊方。上叱令毀之。勿復進。因太息曰。皇考皇兄。皆爲此悞也。

附記

一夕。上與詞臣論治。更餘未退。上忽起。命內監秉燭繞行。徧閱壁隅。寂無所見。上旣不言。羣臣復不敢請。已而遙見殿角火星微耀。立命毀壁入視。見一小璫持香端坐于內。詢之。乃魏逆所使也。以上勤于政事。故燕此香。使慾心頓起耳。上曰。吾方靜攝。而心忽動。固疑有是命去之。

上初立。魏逆進國色四人。欲不受。恐致疑。遂納之。入宮徧索其體。虛無他物。止帶端各佩香丸一粒。大如黍子。名迷魂香。一觸之。魂卽爲之迷矣。上命勿進。

二事皆魏閣蠱惑君心之計。自古人主與賢士大夫接。則聞正言。見正事。君德有成。一入深宮。卽與

婦寺相狎矣。既耽聲色，朝臣日疎，內豎肆虐，往往由此。

贈諡諸臣

羣臣奏曰：楊漣之死，爲參逆賢二十四罪；繆昌期之死，爲代楊漣刪潤本稿；萬燿爲劾忠賢，李應昇爲申救萬燿，及阻忠賢陵工，斂功魏大中，不肯與魏廣微通譜，周順昌爲魏大中寄子，左光斗、袁化中、周朝瑞等，俱不附逆。高攀龍爲劾崔呈秀，夏之令爲奸細，傅孟春事與賢忤，蘇繼歐因送飯楊漣，又與崔呈秀有隙。周起元爲與織造太監爭論，同知楊姜因波及黃尊素，受害各官，俱無辜屈死，遂各贈諡及廢云。

廷推六相

十一月，廷推閣員，以錢龍錫、楊景辰、來宗道、李標、周道登、劉鴻訓爲大學士，入閣辦事。



明季北略卷之四

崇禎元年戊辰

思宗烈皇帝

思宗光宗之子熹宗之弟也。丁卯八月卽位。戊辰改元崇禎。自太祖戊申建元洪武。迄今戊辰共二百六十載。帝在位十七年。甲申之變。以身殉國。宏光朝禮部尙書顧錫疇議謚廟號思宗烈皇帝。周皇后爲孝節皇后。忻城伯趙之龍言思非美字。乙酉二月禮臣管紹寧請改謚毅宗烈皇帝。大清朝攝政王入燕。命明之詞臣中允李明睿議謚號。明睿謚帝爲懷宗端皇帝。周皇后爲烈皇后。故大清紀則稱懷宗。從時憲也。而草野無知。或稱思宗。又閒稱毅宗者。傳舊聞也。顧錫鑄蘇之崑山人。管紹寧常之武進人。李明睿江右南昌人。

按謚法慈仁短折曰懷。昔劉聰寇陷洛陽。執晉懷帝。殺之年甫三十。宋端宗爲元兵所迫。崩于礪州。年僅十一。是懷與端俱非美字。先帝以身殉社稷。大義也。攝政王入京。首命議謚。尊帝之意可知。而明睿以明之舊臣。素膺寵渥。不以美謚加帝。而稱以懷端。是視帝與青衣天子及夭折童子等耳。而遺聞猶謂其公忠鍊達過矣。

予思太祖戊申建元。思廟戊辰改元。止于甲申。是戊起而申止也。明之大統。始于戊申。亦終于戊申。豈非數歟。

倪元璐論東林

倪元璐字鴻寶。上虞人。天啓二年壬戌進士。授庶吉士。思宗立。爲翰林編修。元年正月上言。略云。凡攻崔魏者。必引東林爲並案。夫以東林爲邪黨。將復以何名加崔魏。崔魏而旣邪黨矣。向之首劾忠賢。重論呈秀者。又邪黨乎。夫東林亦天下之才藪也。但或繩人過刻。持論太深。謂非中行。則可謂非狂狷。則不可議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己甚之論。苛責吾徒。臣所謂方隅未化者。此也。韓爌清忠。有執上所鑒知。而廷議殊有異同。詞臣文震孟。正學強骨。二月居官。昌言獲罪。今起用之旨。再下。謬悠之談。日甚。臣所謂正氣未伸者。此也。總之。臣論不主調停。而主別白。不爭二臣之用。不用而爭一日之是非。至海內講學書院。凡經逆璫矯旨拆毀者。併宜葺復。上曰。朕屢旨起廢。務秉虛公。有何方隅未化。正氣未伸。惟各書院不得倡言創復。以滋紛擾。

瞿式耜六不平

瞿式耜字稼軒。號起田。常熟人。會元景淳之孫也。萬歷四十四年丙辰進士。授永豐知縣。調江陵令。行取考選。授戶科。結事中。感時事。上六不平疏。曰。如張差一案。主風顛者。雖爲仰承慈孝之深衷。然主挺擊者。亦未始非保護東宮之至意。千金之子。突有無知執械闖入內室。爲紀綱者。尙當執而問之。禁中何地。任妄男子。作此舉動。而一味以風顛二字抹之。乃慈寧召見劉光復。以半吞半吐之詞。迹涉唐突。以致觸忌幽囚。今旣追錄其忠。贈卹祭葬。頻頻有加矣。而赤心調護東宮之王之寀。無望贈卹殊恩。并復官而斬之。至今藁葬城外。遺骨不能還鄉。恐先帝有靈。當自憐之。千秋有史。當自白之。臣之所謂不平者一也。紅丸

一案。主弑逆之說者。固屬偏見。然先帝聖躬委頓至此。豈臣子嘗試邀功之日。彼崔文昇、李可灼。不加一僂。則亦倖矣。乃優旨批答。放歸原籍。揚揚畫錦。卽今聖明在御。褒忠殛佞。千古一時。彼嫉惡防奸之孫慎行。尙推敲啓事。不遺餘力。而么麼可灼。先登訪冊。儼然與廢棄諸賢並列。何以服天下之心乎。臣之所謂不平者二也。移宮一案。在楊漣左光斗一時激烈微過。或不能解于居功迫上之疑。然一腔擁護先帝爲心。亦未始非杜漸防微深意。賈繼春之持論。自是移宮後一截處分。以補楊漣說之未盡。非相反也。今必欲以移宮一議爲漣罪案。何居乎。漣幸而有擊璫二十四罪之疏。不能沒其除奸大功。贈卹不得不從優耳。使果如諸臣一偏之見。不將與王之案孫慎行同其沉抑乎。臣之所謂不平者三也。封疆爲重。彼失事罪撫者無逃矣。乃熊廷弼梟首西市。且傳首九邊。而三路喪師之楊鎬。與擅離信地之王化貞。竟逍遙福堂。甚且有以化貞登薦牘者。又何以服廷弼之心。并何以服天下人之心乎。人皆知廷弼以門戶殺。非以封疆殺。而究竟無人敢認言之者。使服辜者服辜。而漏網者漏網。將來何以嚴邊臣失事之禁乎。臣之所謂不平者四也。楊左與王安聲息相通。誠不知有無。然其主意無非羽翼先帝神祖升遐之日。使倥偬之中。大權不至旁竊。宗社安于泰山。初非與安有交結之情。如崔呈秀黨附魏忠賢爲不解之誼也。乃今動輒以王楊崔魏爲對案。無論楊不可與崔對。卽王亦豈可與魏對。又以楊左交結王安。與崔呈秀交結魏忠賢同類並稱。凡有心知孰不痛之。今卽贈廕卹錄恩典無所不至。然以一片血忠。被此惡名。能無飲恨于九泉乎。臣之所謂不平者五也。大臣者小臣之綱也。而宰相又爲諸大臣之綱。向者阿黨取容權璫作勢。已多次第伏法。然大者卿貳。小者臺郎。彼見巍巍政府。甘作乾兒。誰不惴惴身家。自捐名節。今五虎

輩雖罪未盡。職未籍沒。人心猶有餘憾。然亦既顯暴其罪狀于天下矣。彼造意主謀。無毒不具之魏廣微。固寵逐羶。無醜不備之顧秉謙。與夫媚璫而反取厭之馮銓。璫敗而猶彌縫之黃立極。顧乃死不戮屍。生不褫奪。竊恩綸而誇奕世。擁富貴以樂餘年。其何以爲大臣黨閹之戒乎。臣之所謂不平者六也。方今公道昭明。已無閉鬱偏枯之病。而或巨奸藏鋒于脫網。或幽貞抱泣于向隅。或薰蕕蒼素。一時尙多訛亂之言。或黜陟斧鉞。四海未盡澄清之望。有一于此。俱非蕩平。臣是以不避恩仇。不顧鼎鑊。直陳其原委。

韓一良論賄賂

六月。戶科給事韓一良上言。皇上諭羣臣。有文官不愛錢之語。然今之世。何處非用錢之地。何官非愛錢之人。向以錢進。安得不以錢償。臣起縣官。居言路。以官言之。則縣官行賄之首。而給事納賄之魁。今俱各守令之不廉。然守令亦安得廉。俸薪幾何。上司督取。不曰無礙官銀。則曰未完贖贖。衝途過客。動有書儀。考滿朝覲。不下三四千金。而欲守令之廉。得乎。上嘉納之。尋擢右僉都御史。

劉宗周論近功小利

九月辛亥。順天府尹劉宗周上言。陛下勵精求治。宵旰非寧。朝令夕考。庶幾太平之致。然程效太急。不免見小利而慕近功。今日所汲汲乎近功者。非遼事乎。當此三空四盡之日。竭天下之力。以養飢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冀一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也。今日所規于小利者。非理財一事乎。有司以培克爲循良。而撫字之政絕。上官以催徵爲考課。而黜陟之法亡。赤子無寧歲矣。頃者嚴賊吏之誅。自執政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然貪風不盡息者。皆言利有以啓之也。其後國事決裂。盡如宗周言。宗周字啓東。紹興山

陰人學者稱爲念臺先生。萬曆二十九年辛丑進士。

溫體仁參錢謙益

十一月。上御暖閣。召問溫體仁參錢謙益浙闈關節之事。先是有旨會推枚卜。錢謙益名列第二。而溫體仁不與。體仁因參謙益受田千秋數千金之賄。以一朝平步上青天爲關節。取中之結黨欺君。故上召對詰問。體仁與謙益質辯不已。上問諸臣。周延儒對曰。田千秋關節是真。輔臣錢龍錫等對曰。關節實與錢謙益無干。上曰。關節既真。他爲主考。如何說不是他。遂命擬旨。錢謙益既有物議。回籍聽勘。田千秋下法司再問。科臣章允儒辯體仁以黨字加諸臣。是從來小人害君子榜樣。上怒其胡扯。著錦衣衛拿下。

袁崇煥陞見

先是崇煥在寧遠。專主款。六年十月。遣喇嘛僧鎰南木座等往大清軍中。言問意欲議和。僧回。上詔曰。喇嘛請勸之。書詐也。宜整以備之。無爲遜言所愚。七年二月。崇煥奏敵使恭順求款。上亦謂誠僞未可信。七月。崇煥以主款敵之說。物議紛紛。遂以病乞歸。故和議未就。及思宗元年七月。癸酉。召崇煥于平臺。慰勞甚至。問邊關何日可定。崇煥應曰。臣請五年爲陛下肅清邊陲。上曰。五年滅敵。朕不吝封侯之賞。時四輔臣錢龍錫等侍立。俱奏曰。崇煥肝膽意氣。識見方略。種種可嘉。真奇男子也。上悅。賜茶果瓜餅而退。煥出朝。臣問五年之期。當有定算否。煥曰。上期望甚迫。故以五年慰聖心。識者曰。主上英明。後且按期責效。崇煥禍不旋踵矣。時朝議憂毛文龍難馭。大學士錢龍錫過崇煥。語及之。遂定計出。癸未。賜崇煥尙方劍。先是降將李永芳獻策于大清主曰。兵入中國。恐文龍截後。須通書崇煥。使殺文龍。佯許還遼。大清主從之。

崇煥答書密允復以告病回籍。乃寢。至是再任。思殺文龍。則遼可得。因奏減島糧。兵變可圖。遂減八萬。止解二萬八千。後竟不解。時屯田主事徐爾一在籍。嘆曰。遼左興師十載。任東事者。如經略楊鎬。則喪師。袁應泰。則陷城。熊廷弼。則敗逃。巡撫王化貞。則失機。總兵劉綎。則陣亡。馬林。則挫鋒。其餘不可勝述。而投降者。亦不知幾許。未有如毛帥開鎮九年。護持兩國。復城獻俘者。而廟堂諸臣。反生異議。裁減軍餉。軍餉一減。則將士灰心矣。遂上疏。竟不省。

毛文龍鴨綠江之捷

崇禎元年。大清朝五王六王。及劉愛塔。率兵二萬。自鎮江至。欲報義州之役。文龍以八千人。與部下十將禦之。愛塔以四百騎戰敗。降文龍。大清因是密通書崇煥。訂前約。圖文龍。崇煥信之。

大清收諸部落

初。廣寧塞外有炒化。煖兔。貴英諸部。薊鎮三協。有三十六家守門諸部。皆受賞。至是。中外迎上旨。並革其賞。諸部閔然。會塞外飢。請粟。靳不予。由是東邊諸部落羣起。颺去。大清悉收用之。而邊事不可爲矣。此元年七月也。

寧遠軍譁

元年七月甲申。遼東寧遠軍。以軍糧四月不得。大譁。執巡撫畢自肅。總兵朱梅。推官蘇涵。置譙樓上。箠擊交下。括賞金。得二萬。不厭。遂借商民足五萬。乃解。疏奏引罷。走中左所。自經。袁崇煥至。宥首惡。令捕戮市十六人。

初自肅奏請而戶部不發則罪在部明矣。至崇煥斬其黨而宥首惡不啓奸人之心乎。宜不越三月有錦州之變。

流賊初起

流賊所由起大約有六。叛卒、逃卒、驛卒、飢民、響馬、難民是也。天下形勢莫強于秦。秦地山高土厚其民多膂力好勇敢鬪。故六者之亂並始于此。而卒以亡天下。崇禎初陝西西安府長安縣□林村有富室錢之驥子文俊用賄入庠。險惡恃財。僮僕恣橫。通邑恨之。時鎮守省城總兵官王國興有家丁五百人。內有吳榮、賈奇、李興、張文等。素無賴。借文俊銀九兩已償利八兩。止負本銀。文俊屢索。吳等竟無償。頃之聞總戎發糧遣七人覓吳、賈等。冒而毆之。擁之行府前。諸兵俱忿。追奪而還。錢僕被毆垂斃。文俊白于王國興曰。吳榮四人貸銀四十七兩。本利不償。擊僮將斃。乞總臺明斷。國興曰。家丁甚貧。兄何慨借多金。此言容待本府修書學院公斷。方明文俊恐賄以三千金。國興拘四人庭訊。吳榮等曰。止負九兩。寧有四十七兩。文俊持前說。國興各笞三十。擬徒下獄。已而錢僕死者三人。文俊馳院控理。兵衆譁擁署前。兵憲詢所由。兵竟不白。直前欲殺文俊。邢大怒曰。有理當辯。奈何聚衆闕公庭。卽擒數十人笞之。悉下之獄。衆兵將劫獄。入白國興。國興止之。進見邢備言軍心欲變。請賞其罪。時重文輕武。總戎秩雖高。自文臣視之。猶藐如也。邢謂國興曰。汝縱家丁反。予將奏汝。此罪非輕。國興懼而謝曰。下官瀆犯。辭出。諸兵皆憤。入獄劫吳榮四人去。遂殺文俊全家。燬掠室廬。復入察院獄中。劫出衆家丁。邢知事急。出諭招撫。諸兵見而毀之。遂肆殺掠。各官逃匿。時兵僅數百人。而飢民及無賴附之者。卽有萬計。出城結營東山。推才勇十人爲頭目。第一

闖王高迎祥。第二混天王。第三掃地王。第四整世王。第五塌天王。劉國能。第六混世王。第七過天曉張五。第八滿天星。第九曹操王羅汝才。第十老狍狍馬守應。焚殺姪掠。殆無虛日。所至之地。人物一空。此爲流賊之始。

漢南盜起

十月。漢南盜四百餘人。自咸陽兩當薄略陽。引土賊三千餘人入略陽。偃漢中處等。

白水盜王二

十一月。延綏飢。士府谷民王嘉允倡亂。飢民附之。時白水縣盜王二等。合山西逃兵。掠蒲城韓城之孝董。淄川鎮。時承平久。猝被兵。人無固志。陝西巡撫胡廷宴庸而毫惡。聞賊警。杖各縣報者曰。此飢民也。掠至明春後自定耳。于是有司不敢聞盜偵知之。益肆。遂劫宜君縣獄。北合嘉允五六千人。聚延慶之黃龍山。

誌異

三月二十日辛巳昧爽。陝西天赤如血。射牖隙皆赤。五月。西安府城夜墜火數十。大如礮。次如斗。時出入民舍。民各禳之。不爲災。

五虎五彪補書

是歲正月二十六日。五虎李夔龍。吳淳夫。倪文煥。田吉等。追賊發充軍。五彪田爾耕。許顯純。處決。崔應元。楊寰。孫雲鶴。邊衛充軍。以爲附權蠹政之戒。

明季北略卷之五

崇禎二年己巳

劉懋請裁驛遞懋兵科左給事

初上卽位勵精圖治軫恤民艱憂國用不足務在節省給事中劉懋上疏請裁驛遞可歲省金錢數十餘萬上喜著爲令有濫予者罪不赦部科監司多以此獲譴去天下惴惴奉法顧秦晉土瘠無田可耕其民饒膂力貧無賴者藉水陸舟車奔走自給至是遂無所得食未幾秦中疊飢斗米千錢民不聊生草根樹皮剝削殆盡上命御史吳牲賈銀十萬兩往賑然不能救又失驛站生計所在潰兵煽之遂相聚爲盜而全陝無寧土矣給事中許國榮御史姜思睿等知其故具言驛站不當罷上皆不允衆共切齒于懋呼其名而詛咒之圖其形而叢射之懋以是自恨死棺至山東莫肯爲輦負者至委棺旅舍經年不得歸祖宗設立驛站所以籠絡強有力之人使之肩挑背負耗其精力銷其歲月糊其口腹使不敢爲非原有妙用只須汰其冒濫足矣何至刻意裁削驅貧民而爲盜乎

按洪武二十六年始定水馬驛應付馬驛船隻人夫額數以供差役傳報通天下血脈久之弊生嘉靖三十三年始分溫良恭儉讓五字溫字五條供聖裔真人并差遣孝陵之往來良字二十九條供文武各官公差之內出者恭字九條供文武各官公差之外入者儉字二條供優恤讓字六條供柔遠而火牌專供兵部走探軍情與邊鎮飛報亦分內外換三字以清楚之除奉旨馳驛者不爲限制

外餘各臨時裁酌。遞有增減。至萬歷三年。更分爲大小勘合。仍以五字編號。其中王裔文武官員。用大勘合。監生吏舍等。用小勘合。大勘合例用馬二匹。夫十名。船二隻。照品崇卑。定例支應。或一支六。或一支八。極之一支十而止。小勘合實填數目。不許增減。或四馬十二夫。或六馬十六夫。極之八馬二十夫而止。迨天啓末年。援遼援黔。征兵征餉。起廢賜環。武弁內官。海內驛騷。加以冒濫。驛困實始于此。科臣劉懋。遂進裁之一疏。總五字之五十一條。酌爲一十二款。

一、衍聖公裁定夫六十名。馬六十四。船二隻。如帶典籍。掌書。廟丁。醫獸等事。差有煩簡。臨時酌給。

一、張真人裁定夫五十名。馬十四。船二隻。如帶法師二人。掌事一人。驢各一頭。

一、顏曾思孟加五經博士。裁定夫二十四名。馬六匹。船一隻。此崇禎二年五月初三日裁定。其餘文武諸臣。不及悉載。

毛羽健論衛軍官兵及屯田

四月十一日。雲南道御史毛羽健奏曰。太祖高皇帝曰。吾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錢。夫不費錢之兵。何兵也。卽今各省直之衛所軍也。其養之何用。原以備征調也。客兵皆轉餉。而衛軍獨屯田。民田皆起賦。而屯田獨收粒。此卽古者寓兵于農之意。法至深且遠也。成祖文皇帝。遣英國公。率黔川廣兵。征黎季犛。又調兩京及山陝。山東湖廣兵。自將討本雅失里。此衛軍之調見于國初者也。嗣是而後。如馬昂之討水滸。韓雍之討大藤峽。衛涇之討西寧。曾沙把。白能之討襄陽。賊劉千斤。程信之討山都蠻。萬鐘之討蜡爾苗。潘藩之討思恩。曾岑濬。鄒文盛之討香爐。曾阿榜。李化龍之征播州。曾楊應龍。凡此皆用衛所軍也。然則衛

軍何嘗不征調乎。永樂十二年。成祖自統京營兵。出土刺河。擊瓦剌。宣德三年。宣宗自領鐵騎。出喜峯口。擊兀良哈。此京兵之出征。見于國初者也。嗣是而後。如正統九年。成國公之禦大寧。朵顏。成化二十年。余子俊之討亦思馬因宏。治十八年。寇大同。保國公之鎮宣大。正德六年。流賊劉六。劉七。擁衆北向。陸完馬中錫之次涿州。嘉靖三年。土魯番寇甘肅。金獻民之出蘭州。凡此皆用京營兵也。然則營兵又何常不征調乎。不意廢弛至今。祖法蕩然。京營之兵。泥于居重馭輕之說。久不從戰。既臃腫而無所用。驕悍而不可使矣。衛所之兵。又復因噎廢食。有警不卽調發。乃更別議召募。至召募而尙可謂有長策乎。夫衛軍之食屯糧。卽猶京兵之食月糧也。千日養之一日。不得其用。斯已成贅物矣。且旣不用其軍。便是徵其屯粒。以養募兵。而乃不征不調。祇知就窮民議加派之糧。不知就衛所中尋食糧之兵。則亦甚失祖宗立法之初意矣。故今日而講足食。惟有去客兵用衛兵之一法。欲用衛兵。惟有先清屯田之一法。乃屯田至今日而。又弊極矣。軍士利于屯田之無籍。可以免征伍也。則私相賣。豪左利于屯田之無賦。可以免徵輸也。則私相買。管軍官利于軍士之逃亡。可以收屯利也。則一任其私相買賣。而莫肯追補。經此三弊。屯之存者。十無一二矣。今誠以軍屯一事。專委各省兵巡道。只任責成。勅令于凡軍丁之逃亡者。鈎攝之。死絕者。頂補之。凡屯田之典賣者。追還之。隱占者。嚴核之。遇有征調。卽令兵巡道同該衛所掌印指揮官。提押本兵赴營聽用。如此。則軍旣赴調。本衛屯糧。便可取作營中月糧。兵有定額。餉無虛冒。其利一也。人有籍貫。逃之可稽。其利二也。各自顧其父母親戚。不敢瞋目語難。其利三也。各自認其本額官將。不敢彼此參雜。其利四也。操練有素。臨敵不敢鼓譟。其利五也。一舉而五利具焉。

毛羽健號芝田。公安人。天啓壬戌進士。授四川萬縣知縣。調巴縣。入爲雲南道御史。劾楊維垣。阮大鍼爲邪黨。坐降級歸。崇禎初起原官。首陳救時急著。謂驛遞一事最爲民害。首宜釐革。上深是其言。後坐袁崇煥黨革職歸卒。

張延登請申海禁

四月十八日。浙江巡撫張延登奏曰。自去歲閩寇闖入浙中。臣督三區水陸官兵協勦。敗虜遠遁。近據偵探。自李芝奇叛鄭芝龍而去。其黨若陳成宇。白毛老。赤紫哥。桂叔老。竄入閩粵之界。約船六百餘號。釜游不定。彼荒歉無所得食。海洋寥廓。順風一葦可航。萬一復來。爲害更烈。臣思善後之策。獨海禁一節。爲目前最急之著。按海寇之始。出于閩民通番之弊。通番獲利十倍。人捨死趨之。其流禍遂至不可救藥。閩浙海運交界之處。名曰沙堤。以限南北。勒令閩船不許過浙。浙船亦不許過閩。天啓七年三月。撫臣潘汝禎奏。浙閩俱瀕海。鄰倭慮奸民勾引。禁船隻不許往來。日久玩愒。出入毋禁。以致崇禎元年。海寇大舉入犯。臣細訪閩船之爲害于浙者。有二。一曰杉木船。福建延汀邵建四府出產杉木。其地木商將木沿溪放至洪塘南台寧波等處發賣。外載杉木。內裝絲綿。駕海出洋。每貨興化府大海船一隻。價至八十餘兩。其取利不貲。一曰釣帶魚。船台之大陳山。昌之韭山。寧之普陀山等處。出產帶魚。獨閩之莆田福清縣人善釣。每至八九月。聯船入釣。動經數百。蟻結蜂聚。正月方歸。官軍不敢問。此二項船。皆與賊通。賊先匿大陳山等處山中爲巢穴。僞立頭目。刊成印票。以船之大小爲輸銀之多寡。或五十兩。或三十二兩不等。貨未發結。票謂之報水貨。賣完納銀。謂之交票。毫釐不少。時日不爽。此二項船。實盜賊勾引之罔媒也。至浙人

之自爲害者。奸船爲最。前釣魚船。搭廠于山。繫船于海。內地奸民。皆以大小划船。假冒鄉紳旗號。裝載酒米。與漁船貿易。而藏違禁硝磺等物。以資賊。每獲重利而歸。窮洋竟同鬧市。是划船者。又盜賊兵糧之齎送也。欲清海禁。非嚴禁三項船不可。或謂水行埠舊有船稅。禁船則商賈不通。稅何從出。不知舊規兩處商人。俱卸沙埕。倒換貨自南來者。如糖。靛。椒。藤。諸物。必易浙船。以入貨自北去者。如桃。棗。藥材。諸物。必易閩船。以出。杉木船。獨不可責之易乎。明禁旣行。但有由外洋。竟至定海者。卽以越禁重處。如此。則稽查旣易。而稅亦不至乏絕矣。或又謂海上居民。以海爲業。剝船若禁。樵採何資。臣又訪大槎。剝船。隻桅木。槳。便捷如飛。勾引最易。今須令近海縣分有司。按船編號。止許兩划之小船。近老岸行使。朝出暮歸。不許窮洋極島。船小則不能重載。限日則不能遠去。官旗各色。盡行禁革。亦公私兩便之道也。

南居益請發軍餉

三月二十八日。陝西戶部侍郎南居益奏曰。九邊要害。半在關中。故芻餉之需。獨倍他省。邇因宇內多事。司農告匱。延緩寧固三鎮。額糧缺至三十六月矣。去歲闔省荒旱。室若磬懸。野無青草。邊方斗米。貴至四錢。軍民交困。囂然喪其樂生之心。窮極思亂。大盜蜂起。劫殺之變。在在告聞。適青黃不接。匱乏難支。狡寇逃丁。互相煽動。狂鋒愈逞。帶甲鳴鑼。馱馳控弦者。千百成羣。橫行于西安境內。耀州涇陽三原富平淳化韓城蒲城之間。所過放火殺人。劫財掠畜。廬舍成墟。雞犬一空。涇富二邑。被禍尤酷。屠掠姪汚。慘不忍言。卽有存者。駭鶴驚風。扶老攜幼。逃竄無門。時勢至此。百二河山。危若累卵。揆厥所由。皆緣饑軍數鼓。諜城中亡命之徒。揭竿相向。數載以來。養成燎原之勢。遂至不可嚮邇。爲今之計。欲勦賊。必先稽離伍之軍。

欲查軍必先給積逋之餉。餉如不足。則士不宿飽。馬無餘芻。枵腹荷戈。卽慈父不能保其子。而撫鎮又安能制此洶洶驕悍之卒哉。今惟發三十萬餉以給之。庶可弭脫巾之禍于旦夕。不然。崑函以西。且潰散而不可收拾。關中一變。川蜀晉楚唇齒俱爲搖動。天下事尙忍言哉。

無錫災荒疏略此民疏

自天啓四年至七年。無錫二年大水。一年赤旱。又一年蝗蝻。至舊年八月初旬。迄中秋以後。突有異蟲。叢生田間。非爪非牙。潛鑽潛嚙。從禾根禾節。以入禾心。觸之必斃。由一方一境。以遍一邑。靡有子留。於其時。或夫婦臨田大哭。攜手溺河。或哭罷歸。閉門自縊。或聞鄰家自盡。相與效尤。至于今。或飢婦償布易米。投梭身隕。或父子磨薪作餅。食噎而亡。或啖樹皮。吞石粉。枕籍以死。痛心慘目。難以盡陳。

太尊覆申文云。五邑惟靖江無災。江陰雖有蟲。而不爲甚害。不過二三分災耳。若無錫宜興武進三縣。則無一處無蟲。無一家田禾不被傷。三縣相較。武進八分災。無錫宜興九分災。太尊曾姓名櫻。江西峽江人。萬歷丙辰進士。時入覲。三日一哭于戶部。必欲求改折。以甦民困。而總督倉場郭允厚。戶部尙書王家禎。堅執不從。

馬懋才備陳大饑崇禎二年四月二十六日疏

臣陝西安塞縣人也。中天啓五年進士。備員行人。初差關外解賞。再差貴州典試。三差湖廣頒詔。奔馳四載。往還數萬餘里。其閒如關外當抑河之敗。黔南當圍困之餘。人民奔竄。景象凋殘。皆臣所經見。然未有極苦極慘。如所見臣鄉之災異者。臣見諸臣具疏。有言父棄其子。夫鬻其妻者。言掘草根以自食。採白石

以充飢者。猶未詳言也。臣今請悉爲皇上言之。臣鄉延安府。自去歲一年無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閒。民爭採山閒蓬草而食。其粒類糠皮。其味苦而澁。食之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後。而蓬盡矣。則剝樹皮而食。諸樹惟榆皮差善。雜他樹皮以爲食。亦可稍緩其死。迨年終。而樹皮又盡矣。則又掘其山中石塊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輒飽。不數日則腹脹下墜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爲盜。而一二稍有積貯之民。遂爲所劫。而搶掠無遺矣。有司亦不能禁治。閒有獲者。亦恬不知怪。曰：死于飢。與死于盜等耳。與其坐而飢死。何不爲盜而死。猶得爲飽死鬼也。最可憫者。如安塞城西有翼城之處。每日必棄一二嬰兒于其中。有號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糞土者。至次晨。所棄之子。已無一生。而又有棄之者矣。更可異者。童穉輩及獨行者。一出城外。便無蹤跡。後見門外之人。炊人骨以爲薪。煮人肉以爲食。始知前之人皆爲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數日後面目赤腫。內發燥熱而死矣。于是死者枕籍。臭氣薰天。縣城外掘數坑。每坑可容數百人。用以掩其遺骸。臣來之時。已滿三坑有餘。而數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幾許矣。小縣如此。大縣可知。一處如此。他處可知。幸有撫臣岳和聲。弭盜賑飢。捐俸煮粥。而道府州縣。各有所施。然粥有限。而飢者無窮。杯水車薪。其何能濟乎。又安得不相牽而爲盜也。且有司束手功令之嚴。不得不嚴爲催科。僅存之遺黎。止有一逃耳。此處逃之于彼。彼處復逃之于此。轉相逃則轉相爲盜。此盜之所徧。秦中也。總秦地而言。慶陽延安以北。飢荒至十分之極。而盜則稍次之。西安漢中以下。盜賊至十分之極。而饑荒則稍次之。

天降奇荒。所以資自成也。

桂王寢殿坍塌

桂王常瀛四月二十七日奏曰。三月初三寅時。臣正起梳洗。身側如雷震響。正殿盡傾。有該撥女子崔祿壽、呂壽喜、韓榮祿、崔遐壽、楊祥壽、呂福喜六名。在內止宿。竟皆壓死。痛念臣蒙先帝隆恩。分封衡地。時遣內官監太監黃用。工部營繕司主事高道素。費五十餘萬金錢。建造府第。乃臣之國。僅有二載。而元年九月初八日。則寢宮後殿。挽梁損墮。擦臣右臂而下。臣命幾爲不保。此時二官猶未離衡。目所親觀。臣已具本欲奏。值皇上初登寶位。未敢以此驚瀆天聽。政塵遠念。而二官亦自知罪。進修理銀五千六百兩。又進問安銀四百兩。且又訴其七年勞苦之狀。臣隨中止。今則前殿復塌。幸在刻時。先後臣未入殿行禮耳。否則亦爲不免矣。

宮殿覆壓。雖爲黃高二人賤買朽木之罪。然建國甫二年。卽遭此二變。天之所以警之也。異日流寇逼陷。播遷兩粵。其機已兆于此。

倪元璐疏三案

元璐號鴻寶。浙江上虞人。天啓二年進士。授庶吉士。歷侍讀學士。時閣臣魏廣微、媚魏忠賢。欲掩飾楊璉二十四大罪疏。纂三朝要典。以挺擊紅丸移宮三案成書。元璐疏公議。自存私書。當毀上之。四月疏曰。臣觀挺擊紅丸移宮三案。關於清流。而三朝要典成于逆豎。其議不可不兼行。而其書不可不速毀。何也。蓋主挺擊者。力護東宮。爭挺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心之論。主移宮者。弭變于幾先。爭移宮者。持平于事後。六者各有其是。未可偏非。此一局也。旣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出。魏廣微此輩

門戶之說興。于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又借三案。而三案之面目全非。故凡推慈歸孝于先皇。猶夫頌德稱功于義父。又一局也。網已密而猶疑有遺鱗。勢極重而或憂其翻局。於是崔魏兩奸。乃始翹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翻卽紛囂。改亦多事。惟有毀之而已。上從之。詔毀三朝要典。

附記 華琪芳。字方侯。號末齋。無錫人。天啓乙丑會元。廷試第二人。思廟立。罷歸。每歎曰。吾不纂修三朝要典。今相矣。蓋自悔也。吁。失足一時。遺恨千古。可不慎歟。

欽定逆案

二月。欽定逆案。魏忠賢。客氏。磔死外。以七等定罪。一曰。首逆同謀。兵部崔呈秀等六人。二曰。結交近侍。都御史劉志選等十九人。三曰。結交近侍次等。大學士魏廣微等十一人。四曰。逆孽。軍犯東平侯魏志德等三十五人。五曰。諂附擁戴。軍犯內監等十五人。六曰。結交近侍末等。俱配贖。顧秉謙等百二十八人。七曰。祠頌。照不謹例。冠帶閒住。大學士黃立極等四十四人。

喬應甲釀禍

正月六日壬戌。撫治郟陽都御史梁應澤。以漢南盜告急。請兵。陝撫胡廷宴。延綏巡撫岳和聲。各奏流賊肆掠。刑科給事中薛國觀。上言賊之熾也。由喬應甲撫奏置盜劫不問。實釀其禍。今弭盜之方。在整飭吏治。有先事提防之法。有臨事剪滅之法。有後事懲戒之法。上是之。

固原逃兵掠涇陽。又掠富平。二十九日乙酉。復掠涇陽。執遊擊李英。

劉應遇敗賊

二月二十日丙午。商洛道劉應遇。率毛兵入漢中。合四川吳國輔兵敗賊。賊走漢陰。遇遣兵追斬五百餘。誅渠魁數十人。餘走蜀。其匿漢陰山中者。皆自殺。漢南盜平。

混天王擾延川等縣

三月二十日丙子。流賊掠真寧。寧州。安化。三水。四月。犯涇陽。甘峪。遊擊高從龍被殺。九月。大清兵圍薊州。十一月。京師戒嚴。徵四方援兵。勤王保定兵首潰。餘亦多中路遁者。因與饑民合勢。嘯聚山澤。上命馳諭陝西巡撫劉廣生。令急殲流孽。不必入衛。時大盜混天王等擾延川。米脂。清澗等縣。復召前總兵杜文煥使勦之。

吳煥奏秦寇

是年四月。陝西巡按御史吳煥上言。秦寇慘掠。古所罕有。撫臣胡延宴。狃于積弛。束手無策。則舉而委之邊兵。延綏撫臣岳和聲。諱言邊兵爲盜。又委之內地。則西安延安諸邑之被盜。皆兩撫推諉。諱實釀之也。

李自成起

李自成。陝西延安府米脂縣雙泉堡人。雙泉堡大鎮。東西街口有大井二。故名。父名守忠。務農。頗饒。生二子。長名鴻名。又二十年。爲萬曆三十四年丙午五月。生次子名鴻基。卽自成也。九月。鴻名生子名過。十二

月鴻名死。先是守忠父李海一名勢。俱單傳。惟守忠生二子。然鴻基生而鴻名卽死。亦單傳耳。鴻名死三年。妻改適。守忠撫鴻基與過。八歲就塾。二人不喜讀書。酷嗜拳勇。各不相下。守忠屢責不悛。年十三。鴻基母死。竊與過出外朋飲。里有劉國龍亦同庚。相遇甚歡。偕往郊外馳馬。飲于村肆。相謂曰。吾輩須習武藝。成大事。讀書何用。次日具牲醴詣關廟。做桃園故事。鴻基欲較力。見神前鐵爐一座。重七十三斤。隻手舉之。繞殿一匝。仍置故處。劉國龍掩衣欲舉。不能動。兩手握之。方起。行五步止。李過奮力一提。亦不動。如國龍法。行十五步止。鴻基復提繞殿一周。置于舊處。道士驚賞曰。汝父爲善。故生汝。鴻基大言曰。大丈夫當橫行天下。自成自立。若株守父業。豈男子乎。前三歲曾夢偉將軍呼予。李自成今卽改名自成。號鴻基。國龍等稱賀。由是三人數聚飲。守忠噴責。復將延師束之。自成私走延安。聞羅教師曩爲將。武藝超軼。遂師之。日與其黨馳射。大喜。越四月。移書國龍與過云。予在延安。師羅某習武。汝二人速來同學。不可虛廢歲月。正月十六日。守忠見書往覓。時自成于羅處初習單刀。不卽歸。羅固勸之。乃還。越三月。守忠恐復往。乃延羅某于家。使劉李三人師之。年十八。自成性喜生事。守忠爲過娶鄧氏。而自成欲擇美婦。遂遲半載。娶韓金兒。豔而姪。年十四。適西安老紳爲妾。以行斥。繼爲延安監生妾。又見棄。至是。自成娶之。其夕。守忠夢土地告云。汝家禍祟入門。百日內有大災。速與汝孫暫避河南。勿被虎傷。倘違吾言。後悔無及。汝子自成有禍無害。守忠覺不樂。遂與過託進香泰安。去月餘。自成往延安。韓氏與里棍蓋虎兒有姦。越半月。自成歸。晚宿十里舖。夢韓與少年偕寢。欲殺之。少年走。乃殺韓。而寤。黎明卽行抵家。宛如所夢。舉刀直前。蓋虎兒以綈袍禦之。而逸。遂殺韓。衆挾之赴縣。時署篆艾同知曰。汝妻不良。殺之固當。但捉姦須雙。今止殺妻。

於律不合。遣孟縣丞往驗。次日庭訊。答二十下獄。自成倩丁門子賄二百金。乃出。卽發審單云。李自成因妻韓氏不良而殺之。卻無姦夫同殺爲證。何以服人。況不合律。姑擬徒。俟獲姦夫再審。自成怒曰。殺死姪婦。理之當然。奈何受金而罪我。會須控憲。丁聞之而懼。白于艾。艾出牒覆勘。自成以洩言知不免。遂殺艾。遁走甘肅。二年己巳冬。大清兵十萬大入越薊。薄京。京師戒嚴。徵兵勤王。甘肅巡撫梅之煥。有文武才。總戎楊肇基。素稱驍勇。奉旨赴援。自成投軍。居肇基麾下。邊地多盜。肇基每使親兵往剿。止事劫掠。獨自成見壯士輒釋去。每云。東海舟頭。亦有遇處。已而陞總旗。屬下五十人。俱稱長官。甘肅東有盜警。自成心謂響馬頗有英雄。可結一二。以作異日爪牙。因請往捕。甘肅與蘭州接壤。有高如岳者。膂力絕人。善騎射。白袍白巾。聚黨百餘。服色悉按五方。居土山堰下。自稱闖王。時出行劫。自成引兵搜三日。如岳以八騎至。自成列陣以待。如岳曰。高闖王在此。速讓道。自成曰。觀若亦是好男子。何爲作此舉動。予特奉令取汝。如岳曰。能者來戰。飛騎突至。自成迎戰。良久。藝勇悉敵。知不可力爭。乃謂之曰。自古好漢識好漢。觀汝狀貌。定非凡品。可下馬相見。有一言奉告。遂各敘禮。歡如魚水。同至土山。結爲兄弟。宰馬設誓云。患難相扶。富貴共享。若有異心。神其不祐。酣飲達旦。自成將行。語之曰。自此以往。勿復行掠。予若功名小就。請同處邊庭。倘鄙願有違。相從不遠。乃別。自成回鎮。以他級報功。遂陞把總。適徵兵檄至。梅撫楊鎮勤王。以王參將爲先鋒。自成與劉良佐不服。良佐字明輔。大同左衛人。自成曰。寧爲雞口。毋爲牛後。良佐曰。昔郭子儀本行伍中人。後爲天下大元帥。我二人有才如此。寧憂不富貴。自成曰。大元帥何足道。漢高祖劉知遠。我太祖皇帝。豈祖宗傳下天子。亦是平空做成事業者。楊主將安識吾兩人。時師北行。王參將居前隊。楊總戎統

中軍過蘭州。犒師秋毫不犯。次日百里抵金縣。邑小令怯。閉署不出。王參將入城。欲見令。有兵譁于庭。咎六人半爲自成卒。自成怒。與良佐等縛令出。欲見肇基。適遇參將刺殺之。時良佐妻子在蘭州十里莊。自成子身聞如岳有衆八百。率所部往助。高麾下勇士有羅汝才。劉國龍。賀一龍。馬守應。劉希堯等數人。劫掠郡縣。官兵屢敗。曾于臨洮府城外關廂人家掠美婦五。邢氏。趙氏。余氏。安氏。鄆氏。而邢氏尤絕色。如岳嬖之。妻鮑氏妒甚。適自成至。遂以邢氏配之。每日賊將輪劫。賀錦自北都返。報大清師已退。將推督下勦。衆有懼色。共議乘兵未至。掠平民充陣。以精兵繼之。于是各統所部往渭原。河州。金縣。甘州等處劫掠。所至之地。卽起火。名放亮兒。所掠衣糧等物。卽令鄉民舁至營中。持刀問云。願從否。如不願。卽云我送汝去。一刀殺之。苟願從。又問有父母妻子否。無則不問。有則問想否。不想則已。倘云想。云吾送汝去。復一刀殺之。凡初獲者。必縛五日始釋。有逃而復獲者。則截其耳。或黥其面。兵遇之。反指爲真賊。解官請賞。主將不之省。斬首示衆。故不願作賊者。旣爲賊所掠。亦無如之何而從之矣。由是衆至數萬。

編年云。二年。都城警。詔天下勤王。山西巡撫耿如杞。以兵入援。譁于涿州。大掠良鄉。耿如杞逮論死。潰兵遂竄走秦晉山谷。間爲盜。先是元年。米脂人李自成。性狡黠。善走。能騎射。家貧。爲驛書。聞王嘉允反。往投焉。後推高迎祥爲首。稱闖王。

一云。自成多力善射。少與衙卒李固。鐵冶。劉敏政結好。暴于鄉里。後隨衆作賊。其兵嘗云。我王原是個打鐵的。今後軍都督府張家。原是個補鍋的。初是只七十人相從。後漸結聚。及併了老獍獍。小表英兵。纔有數萬。

各本俱載賊首高迎祥。而此獨言高如岳。是一是二。存實以俟考。

袁崇煥謀殺毛文龍

先是毛文龍駐皮島以牽敵。二年三月。袁崇煥奏設東江餉司于寧遠。令東江自覺華島轉餉。禁登萊商船入市。自是島中京餉俱着關寧經略驗過始解。朝鮮貢道往寧遠不許過皮島。商賈不通。島中大饑。取野菜爲糧。初文龍稱麾下兵一十餘萬。朝廷爲治餉。兵科給事中王夢尹。翰林編修姜日廣。詣島閱視。稱十萬。及登萊道王廷試復裁之。定額二萬八千人。文龍大不平。上章請餉。又累奏寧遠轉餉不便。崇煥不聽。又請自往旅順議之。六月。崇煥致書文龍曰。知島中軍餓。發餉銀十萬。至雙島約公會議滅敵。文龍語子承祿曰。昔日彼奏減糧。今又發糧。其跡可疑。承祿曰。渠爲撫臣時。已有和議疏。茲復云滅敵。必有他意。不如勿往。文龍思久之曰。古來戰守和得機卽行。原非可執。况我與彼總爲朝廷出力。不必猜疑。遂與部將二十人。家丁百人。引兵三千。至雙島進謁。崇煥慰勞甚。且曰。遼東海外。止藉貴鎮與本部院兩人同心共濟。方能了局。文龍曰。職在海外數年。日以東事爲慮。第餉匱軍饑耳。若大人展回天之力。使諸軍安飽。指授方略。則功可成矣。次日。崇煥犒師。每人銀一兩。米一石。布三疋。已而文龍設宴。甫坐。忽報大清兵萬餘將渡河東。崇煥遣兵馳救。止留數百人。與文龍款語而罷。三日。崇煥登島。又大犒師。謂文龍曰。今後貴鎮與本部院以旅順爲界。東行貴鎮印。西行本部院印。文龍從之。復報河西有警。崇煥思久之。謂文龍曰。願借貴鎮兵一往。文龍卽令疾救。四日。崇煥命軍士擺圍。文龍不悟。從之入。麾下欲進。袁兵阻之。止從官入圍。崇煥謂衆軍士曰。念爾等海外勞苦。每人僅得糧五斗。一家分食。言之痛酸。爾等當受本部院一

拜。今後勿憂無糧。只須爲朝廷出力。語畢。卽拜。將士答謝。淚下。崇煥遂與文龍曰。本部院節制四鎮。清嚴海禁。恐登津受腹心之患。東江糧餉。由寧遠過亦便。汝何必要解銀登津自糴。且虛耗國家多少錢糧。並無實效。要東江何用。文龍曰。公言差矣。職以義旅。九十人取鎮江。不費朝廷斗米寸鐵。撫集遼瀋逃民。九十餘萬。羅致各島。以爲犄角。以義取朝鮮糧餉。以信括商賈鎔銖。種屯鼓鑄。斬將復城。六七年來。止受國家銀一百五萬兩。米九十餘萬石。猶謂無功。虛冒乎。崇煥曰。與汝談三日。誰知狼子野心。一片欺誑。若不殺汝。此一塊土。異日豈朝廷所有。文龍曰。督師惟恃節制。何得殺我。崇煥曰。今日非本部院意。乃是上旨。左右色變。文龍自若。乃曰。旣出上旨。亦勿辨。遂西望拜曰。臣負朝廷久矣。崇煥命旗牌官張國柄執劍殺之。諸將伏屍慟。崇煥曰。止斬文龍一人。餘悉供職如故。命殮之。因奏文龍十二罪。并自劾。上以文龍驕悖。命崇煥安心任事。且嘉諭之。時敵警寂然。師旋。聞文龍死。皆哭。崇煥因佯祭曰。昨殺汝。是朝廷法。今祭奠。是本院情。遂流淚。將士俱泣。崇煥恐變。呼文龍部下曰。若等被主帥侵糧甚苦。今有十萬金犒賞。各領三兩。衆始定。崇煥分其軍爲四。毛承祿及旗鼓徐敷奏。東江將劉興祚與陳繼盛分將之。遂回寧遠。

鍾萬里解夢

毛夫人張氏居杭。聞文龍死。疑未得報。有所親鍾萬里曰。昔振南祈夢于忠肅。授詩前聯云。欲效淮陰。老了一半。蓋韓信二十七歲爲大將。振南五十二歲作元戎。非老了一半乎。後聯云。好個田橫。無人爲伴。蓋田橫有五百人同殉島中。今云無人爲伴。是自死于島矣。已而果然。杭人莫不憐之。

崇煥捏十二罪。矯制殺文龍。與秦檜以十二金牌。矯詔殺武穆。古今一轍。

聞余邑高忠憲當遣使閱島時。語之曰。若往。須圖其山川以歸。使者至。微行四境。盡得其險易而還。忠憲披圖歎曰。是扶餘國也。使者故高公門下士。然則文龍功高不賞之疑。非獨錢龍錫輩而已。

逮袁崇煥

十二月辛亥。上召崇煥議餉。密勅滿桂、黑雲龍、祖大壽同入。崇煥進闕不數武。一內監趨出曰。萬歲爺在平臺。速入。崇煥趨進。見桂等在上。所驚沮。上問殺毛文龍。致敵兵犯闕。及射滿桂三事。崇煥不能對。上命桂解衣驗示。着錦衣拏擲殿下。校尉十人。褫其朝服。扭押西長安門外錦衣大堂。發南鎮撫司監候。上遣太監車天祥諭慰遼東將士。命滿桂總理援兵。節制諸將。馬世龍、祖大壽分理遼東兵。都人大喜。袁兵聞之。半走固安。良鄉殺掠。桂招餘衆。隸麾下。大清師聞報。撤兵。李總戎部將擒一頭目。訊之。具述崇煥通敵根底入奏。上命法司追崇煥書。明年四月。詔磔西市。時百姓怨恨。爭噉其肉。皮骨已盡。心肺之間。叫聲不絕。半日而止。所謂活劓者也。崇煥。廣西梧州府藤縣人。萬歷己未進士。

江陰中書夏復蘇嘗與予云。昔在都中。見磔崇煥。時百姓將銀一錢買肉一塊。如手指大。噉之。食時必罵一聲。須臾崇煥肉悉賣盡。

滿桂戰死

十二月。大清兵復圍城。十七日丙寅。滿桂率師救援。大清兵大至。桂敗。收兵。十七日丁卯。滿桂以五千人同孫祖壽等陣安定門外。自辰至酉。十餘戰。大清兵屢易。桂箭創發。墜馬。歿于陣。申甫夜襲營。又戰沒。黑雲龍、麻登雲被執。大清復攻城。都人大懼。會各省援兵四集。互相拒戰。大清兵乃退。

劉之綸死節

劉之綸字元誠。蜀宜賓人。喜學理家言。大書其坐隅曰。必爲聖人。里中因呼爲劉聖人。天啓辛酉。舉鄉試。崇禎戊辰。成進士。授庶常。與同官金公聲。多客死士。申甫輩。以備國家緩急。己巳冬。北兵入口。聲先上蔬。得召見。薦公。并及申甫。上立召對。稱旨。授甫京營副總兵。改金公御史。監其軍。而授公協理戎政。兵部右侍郎。督守城事。已而滿桂。申甫俱戰沒。公誓師出城。會北兵引去。遂抵通州。至薊。知兵衆在永平。乃約總兵馬世龍。吳自勉。自薊赴永平。牽之無動。而自率兵八路進攻遵化。旣由石門至白草溝。距遵化八里。而營娘娘山。迺世龍等不受節制。負公約。大兵驅三萬騎自永平來。公嚴陣以待。先發一砲。殺百騎。再發一砲。砲反裂。營中自焚。兵遂上山。一裨校請結陣徐退。公不聽。命鼓人嚴鼓再戰。自午至酉。士皆力戰。軍中矢石竭。人持短刀夾公馬而前。矢集如雨。公度不可爲。乃大呼曰。死死。負皇上解所佩印授家丁。閒道歸。送巡撫。忽一矢貫公首。又一矢中膝。遂引而絕。諸將從公者。齊呼哭震天。拔營野戰。死之事聞。賜祭葬。廕一子。

公之爲人。文文肅嘗詳言之。

黨還醇良鄉殉難

黨還醇字子真。陝西三原人。天啓乙丑進士。己巳。令良鄉。十二月。北兵薄城。屬兵堅守。力竭援絕。遂死之。兵退。得其屍于草中。身被數創。赤身面縛。怒氣勃勃如生。方赴選時。送座師侯恪出都門。恪曰。但願諸君子爲好人。不願諸君子爲好官。還醇常諷誦不輟云。事聞。贈太僕寺卿。諡忠節。蔭一子入監。時有保定推

官李獻明奉命查薊密軍餉。抵遵化。大兵至。不肯他適。城陷而死。贈光祿少卿。又有保定餉司何天球。永平知府張鳳奇。推官羅成功。灤州知州楊燦。香河知縣任光裕。遵化知縣徐澤。良鄉典史史之諫。教諭安上達。訓導李廷表。驛丞楊其禮。三屯總兵朱國彥。俱先後死。

己巳之役。大兵所向。有兵未至而城先空者。良鄉灤州香河固安張灣也。有城先空而兵不入者。霸州三屯也。有先降數日而兵始至者。玉田遷安也。有兵將先降而守臣不知者。遵化永平也。有虛張聲勢而兵不敢犯者。昌平涿州也。有受降旗兵過而不取者。順義也。有兵留而不攻。迹在若守若順之間者。房山也。有兵至而順。兵去而守。以援兵至而免者。樂亭撫寧也。總由人心不固至此。向使各城盡如寶坻。令史應聘之上下一心。永清令王象雲之有備無患。昌黎令左應選之男婦皆兵。開平舉人之請兵捐餉。何至一朝同歸于盡。內如固安令劉伸守而不能守。所欠一死。良鄉香河遵化三令。永平守及推官灤州守。與夫三屯總鎮各官之死。皆不愧其官。而保定司理李獻明一死尤烈。永平道鄭國昌之死。與巡撫王元雅等失地喪師。不可語于殉難之列。其最劣者。則盧龍遷安兩令。餘若薊州通州三河豐潤。官雖能守。亦將士得力居多。時巡方董邃初見灤縣斗大空城。而縣令沈域舉動安詳。問曰。情景若此。貴縣何恃而不恐。沈域從容拱手曰。以身殉之。邃初爲改容以謝。卒幸免焉。

商敬石善射

大清裨將引六百騎往嶼山。至河西。忽十二騎突至。欲擒之。十二騎善射。裨將三人皆中目而死。諸軍悉前。應弦而倒。殪者甚衆。大兵悉去刀發矢。十二人俱以手接。無一傷者。兵退。十二人追射。死者三百餘人。

矢盡乃止。蓋十二人乃響馬賊商敬石爲首。聞大兵入。約其黨欲建功。至此忽遇耳。遂至通州。鎮守營報功。守將申兵部。兵部悉隸之于麾下。時大兵大隊將至河。西天津等處。聞通州十二騎殺兵四百。乃不往。左應選固守昌黎。何大綱戰勝。

大清兵至昌黎。將抵城下。時邑令左應選初莅任。膽略過人。聞報登城周望。諭百姓勿恐。數日當自退。卽閉城治火藥。兵至。列藥于城。俟攻時始發。是藥止及百步外。亦不納砲中。臨敵燃火散下。須臾如火星飛墜。兵衆俱傷。乃退。大兵至灤縣。何大綱張淇詩率萬騎赴救。斬一將。馬世龍率驍勇五百人會之。奪車輜而還。

誌異

是歲江陰城鳴。時吳鼎泰爲令。及順治二年乙酉。江陰被屠。距己巳凡十有七年。

明季北略卷之六

崇禎三年庚午

誌異

正月辛巳朔京師大風霾晝晦三月威鼎自鳴焚惑入井分退而復留又入鬼宿五月二十二日辛丑海豐縣有石圍數丈高丈餘忽移五十餘步

晝晦異矣元旦晝晦尤異之甚殆天地否塞之會乎故首書之

陝盜王子順苗美

正月陝西邊盜王子順苗美連逃兵衆至四千掠綏德南圍韓城總督楊鶴巡撫劉廣生擊敗之賊遁復犯清澗官兵追逐賊走西川先是萬歷時朝廷念西軍勞苦預給三月糧以爲常至是秦旱粟騰貴軍餉告匱往往譁潰亡命山谷遂倡饑民爲亂時東事益急廷議核兵餉各邊鎮咸釐汰至數十萬乘亂兵多譟而下

秦寇入山西

三月秦寇入山西犯襄陵吉州太平曲沃四月陷蒲縣山西自河曲保興至蒲津千五百里賊自號曰橫天一字王

賊陷河曲

十一月山西總兵王國樑追賊于河曲發西洋砲砲炸兵自亂賊乘之遂陷河曲

賊陷黃甫川

五月賊破金瑣關殺都司王廉壬子王嘉允陷黃甫川清水二營次日陷府谷縣復圍孤山堡榆林道白貽清遣兵敗之遁入府谷縣延綏巡撫洪承疇等圍之斬獲甚衆及九月三日己卯王嘉允勾西人入掠洪承疇杜文煥從孤山進擊大破之賊佯乞降仍奪足走

白貽清號惠風常州人洪承疇字亨九閩人

楊鶴誤撫

都司艾穆蹙賊于延川清澗賊始求撫三邊總督楊鶴及陝撫劉廣生各遣材官持牌四出招賊賊魁黃虎小紅娘一丈青龍江水掠地虎郝小泉等俱給牌免死安置延綏河西然賊降叛不常其衆僅不焚殺而姪掠如故罹毒益甚百姓吞聲有司承撫臣意莫敢告而寇患成矣

楊鶴號無山湖廣武陵人

劉懋言秦寇

六月給事劉懋言秦之流賊卽延慶之兵丁土賊也邊賊倚土寇爲鄉導土寇倚邊賊爲羽翼始數不多至近年荒旱頻仍愚民影附賊勢始大當事以不練之兵剿之不克又議撫之其剿也所斬獲皆饑民而真賊飽颺以去其撫也非不稱降聚衆無食仍出劫掠名降而實非降也

劇賊神一元

十二月己巳朔。劇賊神一元等破新安縣。初九日丁丑。破寧塞縣。據其城。十三辛巳。引西人四千騎入寇。陷樹澗及保安諸城。至明年正月。副總兵張應昌擊敗之一元死。弟一魁領其衆。

徐孝婦剖肝進姑

孝婦湖廣漢陽人。幼字村民汪卷。卷固貧窶。爲人傭。母鄧。耄矣。婦歸卷。晝耕暮織。其事姑。雞豚蔬菜。未嘗匱乏。崇禎己巳庚午閒。大饑疫。婦與卷乞食。食無從乞。鬻身。身無從鬻。鄧且病垂斃。偶思猪肝。婦匍匐往市。跪求屠者。屠不與。曰。旣無錢。勿望肝也。婦不得已。泣歸。念猪肝不可得。人肝猪肝味或同。萬一人肝可醫我姑。姑生而我死。死何惜。遂夜半自引刀割其脅。凡三剖。肝不出。將更舉刀。忽見白衣嫗。謂汝不得用刀。刀宜橫。不宜直。婦從之。奏刀。砉然。肝果出。乃爲湯以進。姑頓愈。當爲湯時。婦全不覺。踰時。創甚。婦昏曠。復見白衣嫗者。謂汝無慮。我起汝。婦果霍然。越數年。姑壽終。婦砌土結草廬。姑墓一。羹一茗。必躬捧奠。墓前。墓在山僻處。風雨晦冥。煙霧四塞。山鬼號呼。蛇豕橫突。婦無懼意。自擔薪汲水爲常。或助以衣食者。謝不受。曰。勞苦凍餓。不過死耳。我自割肝時死矣。爲姑活。今死墓早晚不論也。漢陽令楊四知稔其事。奏記上臺。爲請旌于朝。

余讀彤史遺編。見割耳斷臂。詎婦人無俠氣。然瑤池冰雪。或甘心伉儷。而未必矢念萱庭。號江負屍。詎女子無孝行。然抱石懷沙。或結念毛裏。而未必篤情姑嫜。剖股祝髮。詎兒婦忘高堂。然毀容傷體。或抱痛肢節。而未必盡關生死。獨婦一念篤至。九死不回。冒白刃而如雪。比剖心以同體。洵奇孝。亦至孝也。可以傳矣。



明季北略卷之七

崇禎四年辛未

黃道周疏

黃道周號石齋福建鎮海人天啓壬戌進士授庶吉士歷侍讀學士有遵旨明切具奏疏其略曰臣觀邇年以來諸臣所目營心計無一實爲朝廷者其用人事不過推求報復而已自庚午春月以來盛談邊疆實非爲陛下之邊疆不過爲逆黨而翻邊疆使諸芟鋤逆黨者無端而陷邊疆之內至于邊疆之要塞利害進退取舍實無一言及之者辛未春月而後盛言科場實非爲陛下之科場不過爲仇隙而翻科場使諸素無仇隙者無端而陷科場之內至于科場之源流清濁屈折難易實無一言及之者

又云臣觀萬歷末年林下諸臣如鄒元標趙南星等二十餘人廢棄廿年釀成門戶之禍今又無故取諸縉紳稍有意識者舉網投阱而緩急何所得半士之資凡絕餌而去者必非鱸魚戀棧而來者必非駿馬以利祿象士則所象者必市利之臣以箠楚驅人則就驅者必驚駘之骨今諸臣之才具心術陛下備知之矣知其爲小人而又以小人驕之則小人之焰益張知其爲君子而又以小人參之則君子之功不立天下總此人材不在廊廟必在林藪臣所嘗知識者有和州馬如蛟公安毛羽健聞喜任贊化皆個個有氣骨則皆蒙譴去矣所習聞者青澗惠世揚吉水李邦華百鍊餘鋼名滿天下臣又未嘗領其丰采鄢陵梁廷棟膽決機警筆力方新自當需爲異日之用其在仕籍者有新建徐良彥爲南大理卿豫章曾櫻爲

福建參政金華朱大典爲天津兵備。紹興陸夢龍爲藩司。起復武進鄒嘉生爲陝西參藩。皆卓犖偉使。當一面必有可觀。陛下必欲振作人材。當敦尙風節。表章仁義。勿使猥瑣小人。挫辱文章。廉隅之士。昔太祖品騁人材。以執古而不知變者爲最下。蓋指諸庸碌學究而言。非謂崇尙聖賢規模先正之士也。

鄒元標號南臯。江西吉水人。萬歷丁丑進士。疏張居正奪情上怒。杖一百。謫貴州衛。已而擢給事中。忤時相去。天啓改元。起刑部侍郎。陞都御史。與馮從吾建首善書院。科臣朱童蒙等疏之。元標乞休去。魏璫矯制削職。居無何卒。崇禎初。贈太子太保。諡忠介。趙南星字夢白。號儕鶴。直隸高邑人。萬歷甲戌進士。張居正沒。起歷文選考功。癸巳至大計。時靜坐篝燈。精心參酌。有蟲巢于耳。繭成而不自覺。光宗立。累遷司空。晉冢宰。與魏廣微崔呈秀不合。乃歸。已而行撫按鞫訊。坐賕一萬五千。謫戍代州。年餘。思廟立。賜赦。撫臣牟志夔留滯踰三月。卒。戊辰。贈太子太保。諡忠毅。任贊化字參之。聞喜人。天啓壬戌進士。戊辰。選貴州御史。疏劾溫體仁居鄉居官種種不法。廷辯侃侃。上怒。謫河南布政司照磨。累遷陝西參政。歸卒于家。

十一月。時黃道周以救錢龍錫謫外。中允倪元璐上言。黃道周旣以蹇諤承貶。劉宗周又以骯髒投閒。天下本無人。得其人。又不能用。誰爲陛下奮其忠良者。上不聽。

吳執御論周延儒

八月。御史吳執御論周延儒攬權壅蔽。私其鄉人。塘報章奏。一字涉邊疆盜賊。輒借軍機密封下部。明晨。廷臣摘發短長。他日敗可以捷聞。功可以罪案也。皇上見延儒摘發細事。近于明敏。抑知特借此以行其

私耳。上切責之。執御疏。凡三上。俱留中。

張彝憲總理錢糧

九月。命太監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錢糧。初。上既罷諸內臣。外事悉委督撫。然上英察。輒以法隨之。多不稱任。使二年。大清兵南下。京師戒嚴。乃復以內臣視行營。自是啣憲四出。動以上官威倨。加干庶司。羣相壅蔽矣。

吳姓賑撫

正月己亥。命御史吳姓。賫金賑陝西饑荒。招撫流賊。諭曰。陝西屢報饑荒。小民失業。甚者迫而從賊。自罹鋒刃。誰非赤子。顛連若斯。今特發十萬金。命御史前去的被災處。次第賑給。仍曉諭愚民。卽或脅入賊黨。若肯歸正。卽爲良民。嘉與維新。一體收恤。四月。吳姓西行至延長。寇聚城下。諭以禍福。分賑之。賊各解散。游賊聞之。皆回受賑。撫賊七千有奇。

楊鶴受降

二月。賊圍慶陽。總督楊鶴在邠乾。不卽援。及三月。張應昌等始援之。賊圍解。初九日癸未。賊帥孫繼業等來降。鶴受之。四月十六日己未。賊神一魁降于鶴。鶴責數其罪。俱伏謝。一魁有戰騎五千。鶴侈其事。上言乞賜一二萬金賑濟。又上巡撫練國事。北征商維。賊亦求撫于國事。從之。二月廿七日庚子。賊滿天星降于鶴。鶴選其驍勇置營中。散其黨萬二千人。卽命其魁分勒回籍。未數月。皆畔去。二十九壬寅。賊自合水保安逃出。攻中部。降丁內應。城降。七月。賊首上天龍馬老虎。獨行狼復掠酈州。鶴與王承恩等擊破之。上

天龍以二千人降給事中孟國祥曹履泰各奏撫賊欺飾之弊是月癸未逮鶴下刑部獄論戍以主撫被欺也初上以鶴力主撫議縱賊殃民實爲首禍必欲誅之緣欲用其子嗣昌故貰其死八月神一魁復叛據寧塞官兵攻圍之其黨黃友才斬一魁以獻未幾友才復叛而遁

賊分三十六營

先是三年正月賊帥王嘉允陷府谷縣四年正月十六日庚寅又掠華園溝副總兵曹文詔擊卻之及六月朔癸卯文詔擊斬嘉允于陽城其黨復推王自用爲首號曰紫金梁其黨自相名有老回回八金剛闖王闖將八大王掃地王闖場天破甲錐邢紅娘亂世王混天王顯道神鄉里人滿地草等分爲三十六營

洪承疇巡撫延綏

洪承疇字亨九福建泉州府晉江縣人萬歷丙辰進士年二十三督學浙江擢陝西參政庚午巡撫延綏辛未四月二十四日丁卯承疇令守備賀人龍勞降者酒降者入謝伏兵斬三百二十人

降賊不沾泥擁衆脅賞復攻米脂總兵王承恩侯拱極率兵至葭州承疇與副總張應昌亦至連戰始遁追至西川斬三百餘級賊溺死無算不沾泥懼率百騎逃闖山嶺都司馬科等追之盡殲其騎不沾泥乃降殺賊目雙翅虎縛柴金龍以自贖

七月十五日丁亥曹文詔令督撫四鎮之兵擊賊連敗之賊犇東北延安慶安千里內暫安

山西寶莊

七月二十二日甲午賊趙四兒率六千餘人東渡山西入沁水縣縣東北有寶莊係故忠烈銓里居先是

銓父尙書五典。謂海內將亂。築牆爲堡。甚堅。至是。賊犯寶莊。五典銓已死。銓子道濬。道澤。俱官京師。惟銓妻霍氏守舍。衆議棄堡。避去。霍氏語其少子道隆曰。避賊而出。家不保。出而遇賊。身更不免。等死耳。死。于家。不猶愈死于野乎。且我堅守。賊必不得志。乃躬率僮僕爲守禦。賊至。環攻之。堡中矢石並發。賊傷甚衆。越四日。乃退。其避山谷者。多遇賊。姪殺。惟張氏宗族得全。冀北兵備王肇生表其堡曰。夫人城。

洪承疇擒趙四兒

八月初二日癸卯。總兵賀虎臣擊斬賊首劉六等。西路漸平。壬辰。命洪承疇總督陝西三邊。張福臻巡撫延綏。承疇擊賊趙四兒擒之。趙四兒一名點燈子。起青澗。綏德。奔突延西間。往來秦晉。沿河郡縣多苦之。至是。伏誅。平陽稍安。其黨黑煞神起。又有過天星。蝎子塊等。據中部。官軍攻圍兩月。不下。十月。曹文詔及張福臻兵俱至。克之。

吳姓奏官賊之謠

先是。陝西巡撫李應期言。秦賊旋撫。旋叛。上命吳姓確查。至是。姓報聞曰。延慶地亘數千里。土瘠民窮。連歲旱荒。盜賊蜂起。脅從甚衆。幾于無民。近安軍南剿。賊望風潛逃。相繼招安。滿天星降于榆林。餘賊遂徙而北。降者雖散。回原籍。仍復劫掠。于是有官賊之謠。而人人致恨于招撫之失事。點燈子衆五六千。在青澗。旋撫旋叛。陽慶施臨。庵劉六等。亦嘗受撫。今攻陷中部者。皆其衆也。又降賊獨頭虎。見大兵之來。已出韓城。潼關。道臣胡其俊。猶追送贖錢九十萬。賊復橫索。一一給之。惟謹。要挾重貨之說。有自來矣。爲今之計。集兵合剿。殲其渠。而餘衆自破。明賞罰。而士氣自鼓。秦事猶可爲也。

上書擒趙四兒劉六。而此奏其覆叛者。蓋疏出而賊擒也。

趙大允斬婦人首

賊獨頭虎五部恣掠。副總兵趙大允在韓城。去賊營三十里。不敢出戰。土人強之出。報斬五千級。驗之。則牽婦人首也。給事魏呈潤劾大允落職。

譚雄陷安塞

十月。陝西賊陷宜川。十一月初七日丙子。陝賊譚雄陷安塞。襲掠一空。仍乞撫。閏十一月。王承恩斬之。

混天猴陷甘泉

初六月二十三日辛酉。鄜州賊混天猴等。謀襲靖邊。張應昌敗之。二十五癸亥。混天猴獨行狼等。自甘泉犯合水。承疇率兵擊。大敗之。混天猴等乞降。至十一月。混天猴勾盜陷甘泉。劫餉銀十萬八千兩。而殺知縣郭永圖。河西兵備張允登戰死。十二月陷宜君。又陷葭州。兵備僉事郭景嵩死之。二十六日甲午。寧遠總兵孫顯與賊六戰俱捷。

張獻忠起

獻忠榆林人。幼有奇力。兩眉竦豎而長。面有微麻。徧體生毛。天性好殺。不耐久靜。初從塾師。與同舍生江一拳撲殺之。家貲數千金。一時俱盡。父大怒。逐之。飄泊異鄉。或異其貌。問之。知文而勇。收以爲子。與之延師。復與同學者爭。更毆死兩生。逸去。聞老回回馬守應等起兵。遂往投軍。守應一見奇之。初爲小卒。號爲黃虎。已而屢立戰功。有黨五百人。陝撫猶輕之。曰。此小賊耳。不足煩大兵。俄聚徒千人。後遂有衆。由是橫

不可制矣。十三寨賊目以強暴屢奪寶物。與之相軋。獻忠亦不欲受制于人。即分兵立營。自爲一軍。號西營。八大王屢破郡邑。及崇禎四年十月。率衆一千人。就撫于總督洪承疇。至次年三月。復叛去。

大清兵入塞

六月。大清兵大舉圍大凌河。城巡撫邱禾嘉遇于長山。敗績。

誌異

三月初八日壬午。大風。五月。大同宣垣等縣。雨雹。大如臥牛。如石。且徑丈。小如拳。斃人畜甚衆。六月初八日庚戌。臨隸縣雷風。忽風。雹傾樓拔木。磚瓦磁器翔空。落地無恙。鐵者皆碎。山東徐州大水。霾風而雨土也。晦者。如物塵晦之色也。雹。雨水也。盛陽雨水溫暖。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爲雹。風。霾雨雹。總是陰晦慘塞之象。而雹大且徑丈。尤史書不經見者。至于磁瓦無恙。鐵者皆碎。則又屈子所云黃鐘毀棄。瓦釜雷鳴之謂也。天蓋明示以玉碎瓦全之意乎。是時賤者得志。貴者淪亡。兆于此矣。予每于卷末以誌異附之者。知天變人亂。亦會當劫運耳。

張真人請雪

是歲六月。真人在京師。上欲試其術。使之請雪。真入遂于初七日登壇祈請。令諸法官作事。及十二日。雪果下。凡求五日也。庚戌九月十九日。江西法師董言元述。



明季北略卷之八

崇禎五年壬申

元旦異雪

元旦雪積旬厚至四五尺。飛簷邃閣有巨人面形。鬚眉畢具。及人馬交馳跡。識者占兵戈之象焉。出色錄。

賊流秦晉

正月朔己亥。大風霾。延綏賊僞米商入宜君縣。陷之。復陷保安。合水流入山西者。陷蒲州。永甯。大掠四出。山西巡按羅世錦歸咎于秦。謂以鄰爲壑。給事中裴君錫晉人也。上言請責成秦之撫鎮。驅之回秦。而後再議剿撫。當事無識如此。

昔米元章爲令。邑有蝗。百姓驅之出境。鄰令怒其害己。元章移牒戲曰。敝邑旣能驅去。貴縣何不驅來。讀之噴飯。世錦之愚。與鄰令何異。王新建旣擒甯王。而武宗始至。羣小倖功。欲縱之復戰。是以兵爲戲矣。君錫之見。亦猶是也。謀國如此。賊安得不恣乎。

洪曹破賊

正月。洪承疇。曹文詔。擊敗賊于槐安堡。郝臨菴。可天飛。爲官軍所敗。獨行狼逃入其伍。耕牧鐵角城。爲持久計。承疇文詔擊破之。斬可天飛。其二賊亦生得就誅。文詔忠勇善戰。承疇與下同甘苦。得士卒心。轉戰四載。斬級三萬。西人稍稍休息。然亦憊甚矣。

西澳之捷

正月甯塞逸賊合環慶諸寇屯鎮原之蒲河欲犯平原走鳳翔漢中陝撫練國事總兵董志義遣兵各守要害賊遂不敢出既而洪承疇從鄜州開道至曹文詔以臨洮兵至賀虎臣兵亦至會于西澳各夾擊賊大小十餘戰追奔數十里斬首千餘級傷墜無算而甯塞之寇息矣惟混天猴等尙據襄樂練國事遂移鎮甯州時以西澳之捷爲用兵第一

馬鳴世論三秦

正月陝西原任通政使馬鳴世上言三秦爲海內上游延安慶陽爲關中屏藩榆林又爲延慶屏藩無榆林必無延慶無延慶必無關中矣乃自盜發以來破城屠野四載于茲良以盜衆我寡盜飽我飢內鮮及時之餉外乏應手之援揆厥所由緣廟堂之上以延慶視延慶未嘗以全秦視延慶以秦視秦未嘗以天下安危視秦而且誤視此流賊爲飢民至今勢焰燎原莫可撲滅若非亟增大兵措大餉爲一勞永逸之計恐官軍驚于東賊馳于西師老財匱揭竿莫禦天下事尙忍言哉

後十年自成定三秦蹂燕趙而天下隨之馬生之言若操左券

馬鳴世號岫旭武功人萬歷丙辰進士除洪洞知縣清廉慈惠士民尸祝之以治行高等徵拜御史天啓甲子巡按山東再視京營以忤璫削職歸崇禎戊辰起原官疏論冢臣王永光爲逆璫餘孽薦用高捷史塗兩邪臣夫莖捷爲霍維華等逆黨云云尋陞順天府丞遷通政壬申陞操江副都御史乙亥陞右都御史歸里居久之卒

高迎祥諸賊

姓過天星

二月甯塞通賊復熾。二十二日庚寅。賊夜入鄜州。兵備僉事郭應響死之。三月二十有五日壬戌。陝賊陷華亭。知縣徐兆麒任纔七日。逮至。竟坐棄市。上頗心惻。溫體仁不爲救人皆寃之。四月湖廣流寇自輿國入江西。泰和吉安等處。張獻忠復隨賊首高迎祥。王自用等寇山西諸郡縣。七月山西賊陷大甯。八月曹文詔擊賊甘泉。敗之。九月山西賊破臨縣。賊魁豹五等據其城。又陷修武。殺知縣劉鳳翔。焚掠武涉。暉縣。遂圍懷慶。上以藩封重地。切責河南巡撫樊尙燝。殺賊自贖。十月詔副總兵左良玉將兵二千五百人援懷慶。

高宏圖削籍

三月工部右侍郎高宏圖上言。臣部有公署。中則尙書。旁列侍郎。禮也。內臣張彝憲奉總理兩部之命。儼臨其上。不亦辱朝廷而褻國體乎。臣之爲侍郎也。貳尙書。非貳內臣也。國家大體。不容不慎。故僅以川堂相賓主。而公座毋甯已之。雖大拂彝憲意。臣不顧也。且總理公署奉命別建。則在臣部者。宜還之。臣部豈不名正言順。而內外平。上以軍與餉事重。應到部驗核。不聽。宏圖遂引疾求去。疏七上。竟削籍。七月以司禮監太監曹化淳提督京營。

周鑣論用內臣

十二月南禮主事周鑣上言。內臣用易而去難。此從來之通患。然不能遽去。猶冀有以裁抑之。今張彝憲用而高宏圖之骨鯁不可容矣。金鉉之撫蘆。雖幸免罪。以他事中之矣。王坤用而魏呈潤以救胡良機處。

矣。趙良曦以直糾扶同處矣。鄧希詔用。而曹文衡以互結投閒矣。王宏祖以禮數苛斥矣。若夫孫肇興之激直。李日輔。熊開元之慷慨。無不罷斥。尤可歎者。每讀邸報。半屬內侍之溫綸。從此以後。草菅臣子。穢褻天言。祇狗中貴之心。將不知所極矣。上怒其切直。削籍。禮部員外郎袁維咸疏救之。不聽。以司禮監右少監劉芳譽提督九門。

皇子生

四月庚辰。皇三子慈炯生。 九月。皇四子慈炤生。 九年九月。皇五子慈煥生。 十三年八月辛亥。皇七子慈生。 十五年三月。封永王。

孔有德陷登州

初崇禎四年六月乙酉。孔有德攻青州。庚寅。攻登州。五年正月初二日庚子。張可大令副總兵張燾等與有德戰。燾兵忽戴紅巾。反兵擊諸軍。可大兵殲焉。游擊陳良謨等死之。初三日辛丑。登州城陷。十三日辛亥。有德破黃縣。十七日乙卯。以徐從治巡撫山東。謝璉巡撫登萊。四月十七日癸未。有德攻巢城。徐從治砲傷卒。六月癸卯。有德殺萊州知府朱萬年。九月十四日乙酉。有德復入登州城。官軍圍之。十一月。有德出戰。敗走。十二月初三日丙寅。有德航海至黃縣。及明年四月。自蓋州歸于大清。

賊首名號

是歲登萊兵變。因調關甯兵馬步二萬討平之。朝議欲乘戰勝精甲。渡河進剿。兵部尙書張鳳翼。家本山西。慮其驅賊入晉也。阻之。盡放遼兵出關。賊遂得渡河而南。因入豫。入楚。入安廬。賊首之有名號者。在秦

則稱紫金梁、王和尚、滿天星、蝎子塊、老回回、一字王、劉小山、邢管隊、領兵王、整齊王、闖場王、劉姓、過天星、張五、南營八大王、八爪龍、徐姓、西營八大王、張獻忠、二隊八大王、不沾泥、混世王、曹操、亂世王、八隊闖將、張姓、張飛、九條龍、五條龍、賀雙全、高總管等二十四家、晉豫則稱英王、王鎮虎、宋溫、趙令軍、曹操、過天星、吳計、郝光、混天星、荆聯子、過江王、混世王、大膽王、征西王、福壽王、齊天王、密靈王、閻和尚、老回回、上天龍、出獵雁、黑心虎、樓山虎、新一字王、西營八大王、南營八大王、北營八大王、混天王、紫金梁、上天王、領兵王、閻王、老邢、四隊、六隊、八隊、闖場天、順義王等三十二營、各擁衆數萬、少者萬計、蹂躪直省無虛日、時李自成方依闖王高氏、與劉良佐自結一隊、號闖王、名不大著。

百官進馬

十二月、令百官進馬、三品以上、各貢一疋、餘各進、俱納于御馬監、實費金買之本監也、否則雖駿驥亦卻之。

誌異

四月三十日丁酉夜、江甯地震、九月、西安縣雨穀、其粒長于常稻、差黝黑、十二月二十五日黎明、無錫白霧蔽空、飛雪如霰、着樹木悉成花朵、及瓔珞刀劍之狀。



明季北略卷之九

崇禎六年癸酉

周延儒罷相

先是元年三月周延儒爲禮部右侍郎二年十二月入閣辦事至是正月爲宣府閱視太監王坤所劾周上疏乞罷不允左副都御史王志道上言王坤內臣不宜侵輔臣上召鞏臣于平臺謂志道曰遣用內臣原非得已朕言甚明何議論之多也昨王坤之疏朕已責其誣妄乃廷臣舉劾莫不牽引內臣豈處分各官皆爲內臣耶志道奏曰王坤直劾輔臣舉朝皇皇爲紀綱法度之憂臣爲法度惜非爲諸臣地上曰廷臣於國家大計不之言惟因內臣在鎮不利奸弊乃借王坤疏要挾朝廷誠巧佞也因詰志道者再延儒曰志道非專論內臣實責臣等溺職上色稍霽曰職掌不修沽名立論何堪憲紀立命志道退延儒遂放歸。

知推官員

二月諭吏部舉潛修之士科道不必專出考選館員須先歷知推垂爲法。

先是館員多選庶吉士至是以時方多故欲知郡邑利弊而重知推亦時事之一變也。

內官監紀

五月諭兵部流寇蔓延各路兵將功罪應有監紀時命太監陳大金閣思印謝文舉孫茂霖爲內中軍會

各撫道分入曹文詔、左良玉諸營。紀功過、催糧餉。仍發內帑四萬金、素紅蟒段四百匹、紅素千匹。軍前給賞。

用內官爲監紀。卽唐之魚朝恩觀軍容使也。其失甚矣。嗚乎。朝廷雖乏人。奈何使刑餘之人與知軍國重事哉。

山西賊

三月十五日丙子。山西兵擊賊于陽城。比時張道濬得罪家居。設伏于三纏凹。賊至。伏起。生擒滿天星。巡撫許鼎獻俘闕下。奏道濬功第一。四月五日丙寅。賊陷平順。二十四日乙酉。曹文詔敗賊于陽城。五月二十九日庚申。文詔襲賊于偏店。賊盡南奔。諸將會兵逐之。奪馬騾數千。賊自邯鄲南走。六月。賊陷河順。七月六日丙申。陷樂平。十一日辛丑。陷永和。旋陷沁水。十月。賊至甯晉。尋據五臺山。其中薪儲皆具。險阻足守。官兵不敢擊。

河南諸賊

賊在河南。沿山州縣。無處不到。正月十五日丁未。左良玉敗賊于涉縣之西。斬其渠賊。望其旂幟皆靡。然賊勢尙熾。謀犯河南。副將芮琦戰死。武安二月。賊踞林縣。山中飢民相望而起。良玉敗績于武安。兵七千。先後失亡殆盡。中軍曹鳴鶚陷沒趙寨。河南賊益熾。長驅保定。兵備虛象。昇禦卻之。三月。詔總兵鄧玘將川兵二千。益以土司馬鳳儀兵。馳赴河南。未幾。鳳儀敗歿。賊入清化。游擊越效忠登屋擊賊。墮地死。游擊陶希謙在武安。出禦賊。會日暮移營。賊乘之。落塹死。左良玉馳救清化。賊方去。後馳武安。勝之于三井。獲

賊首小秦王曹文詔自晉來援涉。勝于毛嶺。四月。河西賊自輝縣入清化鎮。所在守將敗歿。部臣以河南不塞太行之險。揖盜使入。撫臣不得無罪。五月。河北賊陷涉縣。賊盡至磁州。衆十餘萬。長可五六十里。總兵鄧玘與良玉會兵彭城。尾至林縣之清池柳泉。擊敗之。殲其尖騎九天聖等八十一人。其分股犯衛輝者。巡撫元嘿自乘城以卻之。六月。川兵潰于林縣。潞王告急。辛酉。左良玉破賊于懷慶。賊盡犇太行山。參將湯九州領昌平兵至豫。時賊爲鄧左周爾敬三家兵所追。方從林走輝。九州自涉來林。闖賊之中堅。勝于馬鞍山。斬賊首混天王。賊從林犇懷濟。鄧左追擊大敗之。賊奔潰。沿河從溫孟至武涉。遂入山。復回林縣。時湯九州駐兵水冶。居安林磁武四邑之要路。七月。賊屯彰德。復以閻思印同總兵張應昌合剿。分陽知縣費甲鏞以供應。逼迫投井死。八月。有陽邑鎮科泉清涼山九龍山王凱塞原康村湖南七捷。斬獲賊目混天猴等。湯九州功居多。左良玉有河村柿黃山八特三捷。俘斬新立一字王。殺盡王等。周爾敬有都里馬鞍山二捷。是月。京營副將王樸以禁旅六千至彰德。九月。有原康晉底涉縣三捷。斬獲飛天聖等。兵勢大振。賊棄妻子走。北奔五臺山。旣而復回。京營尾于後。湯左扼于前。京營勝之于亢侯石坡牛尾。湯兵勝之于青店沙岡。賊勢窮迫。十一月。賀雙全新虎等因京營乞降。然焚掠如故。湯九州在林縣連戰三日。勝于兩岔口。再勝于安陽夏村。又勝于旁坐寨清涼山。共擒斬四百餘級。左良玉又勝之。斬二百級。晉兵曹變蛟亦勝之于涉縣。守備許志忠孔道興等併力進剿。賊前隊已連夜走濟源垣曲。遂以二十四日乘冰渡河而南。二十六日。破灑池。十二月朔己未。破伊陽。初二庚申。又破盧氏。賊渡河後。殺掠更慘。初。止左師一軍尾後。雖有盧氏銀洞溝刀環川柳泉之捷。而賊衆四掠維陽新安陝州靈寶閿鄉盧氏永甯汝州。

魯山、葉縣、舞陽、遂平、確出、信陽、南陽、裕州、泌陽、桐柏、浙川、新野、內鄉等州縣。賊無不至。十二月十九日。賊至鄆城。勢逼開歸。會日暮雨雪。巡撫元嘿起湯九州于床曰。事急矣。宜乘夜襲之。卽晚勝之于吳城鎮。追殺六十里。殺賊盈野。斬四百餘級。明日又追及于橫山鎮。斬六百餘級。皆殺賊強壯。二十日。左帥有保安之捷。有趙左之捷。又有平上關黑山之捷。至七年甲戌正月初一日。巡按劉令譽督京營。有牛蹄涔之捷。出其不意。斬級踰千。得此三路大捷。賊始狼狽走楚。河南乃甯。蓋賊最畏曹文詔。其標將曹變蛟更驍勇。時爲之謠曰。軍中有一曹。流賊聞之心膽搖。次左良玉。湯九州。若京營兵。賊甚輕之。是年三月。蜀賊寇百丈關。官軍敗沒。九月己亥。張應昌敗賊于平山。獲賊首張有義。卽一盞燈也。

賊犯湖廣

十二月二十二日庚申。賊假進香客。犯鄆西。二十五日癸巳。陷上津。

鄧祖禹罵賊

鄧祖禹。字又元。湖廣蘄水人。習騎射。中萬歷己未武進士。選瀋陽守備。未幾。大清兵至。祖禹入陣。多格殺。中矢墜地。將死。夜半。乃甦。呼城入。負矢如蝟。創甚。遂告歸。尋起宣府守備。崇禎初。京城困。申甫全軍皆沒。祖禹提兵。遇于蘆溝橋。殊死戰。勢稍卻。晉涿州副總兵。流賊亂。移鎮黃德。尋守孝感。忽報應城破。巡撫檄往援。所攜止七百人。比至。寂然。甫入城。相度賊四面掩至。圍數重。祖禹破圍退。保西門外。顧左右曰。吾受國厚恩。誼當血戰。以報皇上。突圍得出。幸也不。則以死繼之。復何言。圍堅不得出。遂被執。賊素敬祖禹。解其縛。治酒安上坐。且羅拜曰。須公爲我作一主盟。祖禹曰。朝廷福大。諸賊何敢如此。賊請之。至再。祖禹罵

益厲曰。若此。須換卻心肝。張獻忠怒曰。換卻汝心肝。亦不難也。遂呼衆曳出。縛大樹上。剖心剜肝殺之。

附記

高迎祥距楚九十里安營。楚都督鄧祖禹率總戎張全昌副將楊世恩先鋒鄧天河參將李文雲游擊朱世盛坐營王可貞把總鄭新參千戶金得功百戶馮迎勝哨總畢烈英等以五千人進追殺二十里。迎祥將遁。馬守應曰。再戰不勝。走未晚也。遂率衆與鄧天河戰。守應被鞭走。天河傳令發七砲。擊傷甚衆。驅兵追逐。迎祥大懼。羅汝才舉刀砍天河。天河挺鎗迎戰。汝才佯走。天河逐之。汝才密取箭射中眉心。天河墜馬。被賊斬首去。祖禹歎曰。吾子勇冠三軍。今乃爲國傾生。惜哉。復督張全昌進兵止千人。與賊將過天曉遇。卽敗。更遣楊世恩統兵禦之。不戰而走。爲滿天星追獲而降。祖禹怒親率衆出。忽風雪大作。士卒寒慄。火藥盡濕。祖禹仰首歎曰。天何困英雄若此。遂冒雪突前。混世王被鐵簡擊回。劉國能劍傷左足而敗。整世王復擊背走。迎祥大駭。悉衆出戰。遙謂祖禹曰。倘將軍不鄙願求爲帥。幸尊裁之。祖禹大怒曰。逆天叛賊。敢胡論耶。吾忠心報國。特來剿汝。于是朱世盛李文雲七將出戰。賊營混天王掃地王等九人圍之。搏戰良久。賊衆突進。八將被擒。迎祥親釋祖禹縛。羅拜曰。誤犯尊顏。望乞恕罪。願將軍爲總主。萬勿過辭。祖禹罵曰。吾赤心報國。忠臣豈負聖主。投賊乎。迎祥再三諭之。祖禹罵不絕口。迎祥大怒。叱左右縛之。且曰。取他心來看。果赤否。祖禹出歎曰。妻子已矣。所恨老母不得見耳。然自古忠臣爲國忘家。莫不如此。予亦何憾。須臾剖心獻上。迎祥見之。亦歎曰。真忠臣也。命瘞之餘。七將俱被殺。士衆悉降。收總兵汪見國擒德安府應城縣令張紹登。紹登手

指賊大罵。賊怒。磔之一時。義焉。既殺紹登。縱兵肆掠。前出正錄。謂獻忠而剖心。則一况張高俱賊魁也。

陳奇瑜威著關陝

八月二十八日丁亥。陝西敗。攻隆德。殺知縣曹彥芳。分守固原參政陸夢龍。戰于綏德城下。死之。十二月二十七日丙戌。賊陷鎮安。時秦賊既盡。入晉。流突畿輔。河南至數十萬。而延綏賊首鑽天哨。開山斧。猶據永甯關。前阻山險。下臨黃河。負固數年不下。延綏巡撫陳奇瑜謀取之。乃陽傳總制檄發兵。簡衆七千人。抵延州。因潛師疾走入山。賊不虞。大兵至。倉皇潰逸。焚其巢。縱擊斬首千六百級。二賊死。分兵擊賊首一座。城斬之。延水賊悉平。奇瑜威名著關陝。

誌異

正月朔癸巳。大風霾。日生兩珥。二月癸亥朔。建昌軍家生豕。一首二身。八蹄二尾。六月。河南大旱。密縣民婦生旱魃。燒之乃雨。八月。襄城縣莎雞數萬。自西北來。莎雞固沙漠產。今飛入塞內。占者以爲兵兆。十一月初八日甲辰。洮州衛地震。二十四日壬子。定遠堡龍洞內銅鼓有聲。甲寅。又有聲。先年奮寅敗。聲聞三日。崇禎二年。有聲。東兵犯永。是歲。陝西山西大饑。六月二十四日。大風。下午。益烈。雨五六寸。水頓長三四尺。牆壁多倒。有壓死者。風聲如雷。大楊盡拔。門首橋板重三四百觔。飛起。落河中。凡異風。猛雨。一晝夜。次日黎明。始息。天色陰慘。予過橋南。見鵲多死。田塍下。江湖河海閒人死無算。靖江夜半。江水泛溢。入城。陷半壁。廿五辰時。方退。城外人多死。通州瓜州等處。

皆淹。自南都下至杭州。雖或無雨之處。而風俱甚大。六合縣無雨。而水亦長五六尺。松柏多拔。時予年十
二。從家孟伯雄讀書廳左。聞風聲刮烈。頗怛。先君子歎曰。歲其歉乎。

昔康節先生于河南府天津橋。聞杜鵑聲。卽知南人作相。禽鳥固得氣之先者。今襄城爲開封屬邑。而莎雞飛入。地氣自東而南矣。殆大清得中國之徵乎。當不止兵焉已也。





明季北略卷之十

崇禎七年甲戌

袁繼成論謫言官

正月謫給事中李世祺于外。以劾大學士溫體仁、吳宗達也。山左提學袁繼成上言曰：養鳳欲鳴，養鷹欲擊。今鳴而箝其舌，擊而繼其羽，朝廷之於言官，何以異此？使言官括囊無咎，而大臣無一人議其後，大臣所甚利，忠臣所深憂，臣所爲太息也。且皇上樂聽讜言，而天下誤以攻彈大臣爲天子所厭聞，其勢將披靡不止也。上以越職言事，切責之。

袁繼成論拜內官

總理太監張彝憲請入覲官投冊，以隆體統。許之時二月也。袁繼成上言曰：士有廉恥，然後有風俗。有氣節，然後有事功。今諸臣未覲天子之光，先拜內臣之座。士大夫尙得有廉恥乎？逆璫方張時，義子乾兒，昏夜拜伏，猶以爲羞。今且白晝公庭，恬不知怪，所爲太息也。上以越職言事，責之。張彝憲奏辯，覲官參謁，乃尊朝廷，繼成復上言，尊朝廷莫大于典例。知府見藩臬行屬禮，典例也。見內臣行屬禮，亦典例乎？諸司至京，投冊吏部各官典例也。先謁內臣，亦典例乎？事本典例，雖坐受猶以爲安，事創彝憲，卽長揖祇增其辱。高皇帝立法，內臣不得干外事，若必以內臣繩外臣，會典所不載，上仍切責之。

信用內臣

二月。監視登島太監魏相。以給事中莊鼐獻上太平十二策內。請徹監視。因求罷。上不允。因貶鼐獻于外。五月。陝西按察副使賀自鏡。奏監紀太監孫茂霖玩寇。宣府太監王坤奏。監軍紀功罪耳。追逐有將吏在。果如自鏡言。則地方官罪不在茂霖下矣。上不問。六月。敘禁旅功。蔭太監曹化淳。世襲錦衣衛千戶。袁禮楊朝進。盧志德各百戶。以擊盜屢捷也。

論罷監視太監

六月。罷各道監視太監。諭曰。朕御極之初。徹還內鎮。舉天下悉以委之大小臣工。比者多營私罔恤民艱。廉謹者又迂疎無通論。己巳之冬。京都被兵。宗社震恐。此士大夫負國家也。朕不得已。用成祖監理之例。分遣各鎮覽視。添設兩部總理。雖一時權宜。亦欲諸臣自知引罪。今經制粗立。兵餉稍清。諸臣亦應知者。其將總理監視等官。盡行撤回。以信朕之初心。惟關甯密邇外境。高起潛兼兩鎮。暨內臣提督如故。

倪元璐請徹監軍

十一月。侍讀倪元璐上言。邊臣之情。歸命監軍。無事稟成爲恭。寇至推委百出。陽以號于人曰。吾不自由也。陛下何不信賞必罰。以待其後。而必使近習之人。試之鋒鏑。又使藉口。迄用無成哉。始陛下曰。行之有績。卽徹。今行之無績。益宜徹。不聽。

陳子壯與溫體仁有隙

禮部右侍郎陳子壯。嘗謁大學士溫體仁。體仁盛稱主上聖神。臣下不宜異同。子壯曰。世宗皇帝最英明。然耐廟之議。助戚之獄。當日臣工。猶執持不已。皇上威嚴。有類世宗。而公之恩遇。孰與張桂。但以將順而

廢匡救。恐非善則歸君之意也。體仁意沮。遂成嫌隙。

陳奇瑜總督五省

二月。進延綏巡撫陳奇瑜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山西河南湖廣四川軍務。眎賊所向。隨方勦撫。先是。賊既蔓延秦晉楚豫之郊。流突無定。廷議以爲各鎮之事權不一。互相觀望。宜以重臣開督府。統攝諸道兵討賊。上允之。僉議洪承疇因陝西三邊所恃。未可輕易。故有奇瑜之命。

李自成降叛不常

洪承疇精韜鈴。率曹文詔。曹變蛟。賀人龍等。凡破賊于甯塞。於西安。於延北。於西濠。於莊浪。斬賊渠神一魁等。招降中斗星等。先後勦獲甚衆。由是張獻忠與延安賊李自成奔竄鄂閒。

六月。陳奇瑜圍自成于漢中車箱峽。會連雨四十日。弓矢俱脫。賊馬乏芻。死者過半。自成大窘。乃自縛乞降。奇瑜許之。各給免死牌籍。七月七日辛卯。賊至鳳翔。藉口奉督撫檄。安插城內。守臣知其詐。給以門不敢啓。須臾城上先登三十六人。盡殺之。奇瑜因借爲辭。劾地方官紳撓憤撫局。命緹騎逮寶雞知縣李嘉彥。鳳翔鄉紳孫鵬等五十餘人下獄。

李自成陷登城。圍郃陽。聞洪承疇兵至。解圍去。轉寇平涼邠州。八月。自成陷咸陽。殺知縣趙濟昌。官兵至。賊棄金帛。餌官兵。竟西遁。屯乾州。招之不聽。復陷隴州。賊到處烏合。簡精壯爲前驅。收婦女老弱。急則用之。餌官軍。故諸臣動稱斬馘報捷。賊勢實不減。

陳奇瑜報降賊一萬三千有奇。先是衆賊爲洪承疇所逐。竄漢中。二月。陷興山。壬申。入瞿塘。陷夔州。三月。

川兵敗賊於巴州。據巴西諸險。賊不能度。且飢無所得食。故乞降于奇瑜。奇瑜降檄諸部。按甲無動。遣官監護降者。且檄所過郡邑。爲具糗糧。傳送之。諸賊舉無降意。又未大創。徒以飢疲。困于地險。不得逞。既度棧道。已出險。漸不受繩束。仍事殺掠。所至罷市。賊遂盡殺監視官五十員。攻陷麟遊。永壽。勢不可遏矣。此八月事。

閏八月。陳奇瑜至鳳縣。時賊益熾。北接慶陽。西至鞏昌。西北至邠州。長安。西南至整屋。寶雞。衆殆二十萬。奇瑜始悔其見愚。急分兵出禦。而兵已寡矣。九月。賊陷靈臺。崇信。白水。涇州。復陷扶風。洪承疇遣總兵左光先等援隴州。賀人龍圍始解。十月。左光先擊自成于高陵。富平。開斬首四百餘級。自成伴求撫。真甯知縣王家永遽信之。出城招諭。失其印。甲寅。陝西巡按傅永淳上言。漢南降賊。陷城破邑。所在騷然。皆由奇瑜。耑主招降。謂盜心已革。不許道途訊詰。故郡邑不敢問。開門揖盜。勦撫兩妨。皆奇瑜之流毒也。山西巡撫吳姓亦言。招安流盜。最宜慎重。彼狼子野心。勢難馴伏。况邊地窮荒。蕪居無食。僅曰免死。遂甘心易慮乎哉。上以秦盜猖獗。逮巡撫練國事。命李喬巡撫陝西。十一月。削總督陳奇瑜職。聽勘。十二月。進洪承疇兵部尚書。總督河南。山西。陝西。湖廣。保定。真定等處軍務。其總督三邊如故。自縛乞降。賊窘甚矣。雖不卽殺。亦宜分遣。乃給牌以遣。後患豈計之善者。宜物議之沸騰也。

高傑降賀人龍

八月二十四日。賊先鋒高傑降于賀人龍。初。傑與李自成同夥。有驍勇名。稱翻山鶴。自成掠得邢氏。以貌美。嬖之。將出掠。畱輜重。家口于老營。令劉良佐守外營。傑護內營。有急互相救應。畱重兵守之。自成既出。

邢氏使婢遺傑嘉旨及白綾帳。遂與之通。傑懼事泄。挈邢氏及家丁五十人降於賀人龍。人龍率以襲賊。卻之。良左聞。因有歸朝意。

龐瑜死節附王端冕

龐瑜字堅白。湖廣公安人。貢生。選京山教習。甲戌。陞陝西平涼州崇信知縣。縣故無城垣。壘皆土。兵士遺黎僅百餘口。瑜知賊必至。流涕大言誓以死報國。未幾。賊薄城。瑜解綬。命僕走報上臺。尋城陷。瑜端坐公堂不動。賊摔之下。命跪。瑜揮拳罵曰。吾待死久矣。若今速殺我。何敢辱天下士也。賊怒。以刃脅瑜。瑜益罵。賊掠城中無所得。執瑜至野。殺之。剖心裂屍而去。邑某官朱洪道亦死。瑜善易。精爻象。未之官。日筮得姤之革。驚曰。吾其沒於西乎。事聞。詔贈固原知州。命有司立祠致祭。同邑又有王端冕。由孝廉知趙川。會大兵攻城。端冕治火藥。飭婢睨。率吏民死守城上。已而城陷。被執不屈。遂縛諸樹射死。

戴君恩誘斬王剛等

正月初五壬辰。降賊王剛。王之臣。通天柱等。至太原挾賞。巡撫戴君恩設宴誘剛等斬之。共斬四百二十九人。會大旱。饑民從賊者逾衆。

賊陷陳州等處

七月。總兵尤世威兵潰于雒南郡。賊越盧氏。犇永甯。先是。守隘諸兵露宿。凡三月。皆致疫痢。不任戰。左良玉自南鄉赴援盧氏。十月初十日癸巳。賊陷陳州靈寶。二十八日辛亥。陷盧氏。

盧象昇勦楚賊

正月河南賊自鄖陽渡江薄穀城掠光化新野襄陽賊六路俱集郡兵不能支又賊衆入郢界圍均州往荆門西北夷陵四月楚賊在房縣婦倍於男總兵張全昌擊敗之川賊分三道趨掠郡縣張應昌兵敗於均州六月總督陳奇瑜鄖撫盧象昇勦竹山竹溪各山賊斬獲甚衆渰死墮崖死無算

均州穀城光化二縣俱屬襄陽府荆門州屬承天府夷陵屬荊州府房縣與竹山竹溪二縣俱屬鄖陽

劉楚垣守荆門

劉楚垣字師仲湖廣荊門州人家世務農性孝友母病衣不解帶二百日母死爲孺子泣三年未嘗見齒撫幼弟悉以先世產讓之天啓丁卯舉鄉試甲戌流寇薄城人心惶惶楚垣率士民登陴捍禦閒出奇兵破賊賊解去城獲全未幾病卒卒時正襟危坐手執一卷以逝

曹文衡守唐縣

曹文衡號薇垣河南南陽府唐縣人萬歷丙辰進士歷官至薊遼總督會監視太監鄧希韶噴其執法不郊迎不會飲捏款訐奏被譴歸里時流寇屢圍唐縣文衡與縣令紹興王之良登城固守以砲聲識賊信緩急若賊臨境則發砲一距城十里則發砲二圍城則發砲三久之賊去唐縣距南陽府八十里縣雖倖全而郡邑之各鄉鎮被禍最慘凡數十百里內婦女盡爲之掠男子頭面耳目口鼻以及手足無一人完全者此皆吾邑人所目擊而述也

龔元祥霍山罵賊

龔元祥字子禎。南直長洲人。崇禎辛未。以孝廉謁選。得霍山教諭。與訓導姚允恭善。甲戌。賊寇江北。正月十一日。長驅至城下。焚掠矣。邑令解綬竄去。元祥率士民固守。或勸之微服避。元祥毅然曰。食祿而違其難。不忠。臨危而棄其城。不義。吾平日所講說者何事。今若此耶。設有不測。唯有一死以報皇上耳。亡何。城陷。元祥整衣冠危坐。賊至署。元祥諭以大義。賊不顧。逼令屈節。元祥罵曰。死即死。賊狗何敢辱我。賊大怒。即執之去。索金帛。元祥罵不絕口。死之。子炳衡同婢女各遇害。元祥死越五日。頭血成碧。鬚眉閒猶怒色未解。以右手食指摺心胸。入寸許。姚允恭泣殮。隨與俱殉。適邑令某過。解免。踰日。賊復至。允恭亦死之。元祥嘗語門人曰。職無大小。皆可效忠。人亦圖所以報國家利生民耳。又嘗語季子曰。人生當爲忠臣義士。形軀有盡。性靈不朽。蓋其忠孝性生。激昂自許如此。

熊文燦戴罪

十二月。總督兩廣熊文燦戴罪自效。先是。文燦令守道洪雲蒸。巡道康承祖。參將夏之木。張一傑。往謝道山。招降海寇劉香老。旣而被執。文燦奏道將信賊自陷。上曰。賊渠受撫。自當聽其輸誠。豈有登舟往撫之理。弛備長寇。尙稱未知。督臣節制何事。故令戴罪。

童謠

初崇禎三年。溫體仁相。京師童謠云。崇皇帝。溫閣老。七年爲首相。京師又有謠云。崇禎皇帝遭溫了。皆取溫瘟同音之義。俱不吉兆。由是用人不當。流寇猖獗。

誌異

二月海豐雨血。三月山陝大饑。民相食。山西自去秋八月至是不雨。大饑。民相食。四月山西永甯川民蘇倚歌殺父母爨而食之。穉川地震如雷。鳳陽總督楊一鵬奏言去冬十一月有異鳥聚集淮泗之間。雀喙鷹翅。兔足鼠爪。來自西北。千萬爲羣。未嘗棲樹。集于田食二麥。亦異災也。五月飛蝗蔽天。六月江西饑。七月十一日乙未。敍州定遠堡母渚龍洞聞銅鼓聲一日夜。八月有大星從天墮大同兵營。九月初四丁巳。應天地震。河南大旱。

古今逆子有矣。未聞兼殺父母者也。至于爨而食之。自有天地以來之所無者。而今見之。世運悖逆之氣。于是乎極。而天理人心。至是絕矣。不忍聞。不忍載也。

大清兵入塞

甲戌七月七日辛卯。入大同張家口。初八日壬辰。保安懷來。初九日癸巳。京師戒嚴。十三日丁酉。圍宣府。屯天壽山。十四日戊戌。馳入永甯。十六日庚子。圍大同左衛。破保安州。殺知州閻生于乙酉。至朔州。圍渾源州。八月丙辰。破代州。分道進。東至繁峙。中至八角。西至三岔。入崞代。陷靈丘縣。閏八月辛未。攻保定竹帛口。殺千總張修身。攻宣府萬全左衛。乃出塞。

明季北路卷之十一

崇禎八年乙亥

劾溫體仁

正月兵部職方主事賀王聖、劾溫體仁庸奸誤國、謫外。御史吳履中、劾溫體仁、王應熊、并及監視內臣、上切責之。

罷文震孟

文震孟字湛持，號文起，蘇之吳縣人。天啓二年壬戌狀元，授修撰。上國步綦艱，聖衷宜啓疏，其略云：蹙地喪師，無歲不有，敗軍殺將，所在相聞。將使祖宗金甌無缺之宇宙，日消月削，勢將瓦解，東支西潰，又同河決。此皆諸臣誤國，以至于此。明知火之將炎，而處堂自若，但俟火來而燕飛，亦料水之必沸，而游釜無愁。猶冀水沸而魚躍，此又諸臣之愚而自誤也。云云。疏奏，上怒，致仕。崇禎戊辰，起侍讀。陸左中允以逆璫爲忤，復致仕。璫誅，復起。八年七月，講春秋稱旨，持簡入閣辦事。十一月，與大學士何吾騶並罷。初，吾騶、震孟欲以工科給事許譽卿補南京太常卿。溫體仁與吏部尙書謝陞難之。陞遂疏糾譽卿。震孟止欲奪譽卿俸，體仁不肯。震孟作色擲筆曰：「卽削籍無害。」體仁夕揭上，而吾騶、震孟朝罷矣。

凡劾體仁者，無不見責。爲體仁劾者，無不立罷。除佞如拔石，去賢若轉丸，可爲三款。宗秩改授。

正月上以祖訓。凡郡王子孫。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以名聞。朝廷考驗。授以職。遷除如常例。侍郎陳子壯上言。宗秩改授。適開僥倖之門。墮藩規。溷銓政。上以其沮詔。開親下於理。明年四月。始得釋。已而宗秩蒞官多不法。公私苦之。

各舉所知

八月上諭。致治安民。全在守令。命兩京文職三品以下。五品以上。各舉知府一人。無論科第貢監。在內翰林科道。在外撫按司道。各舉州縣官一人。無論貢監吏士。過期不舉。議處失舉。連坐。

鄒維璉告歸

鄒維璉。號匪石。新昌人。萬歷丁未進士。爲吏部主事。有刑部主事譚謙益。疏薦異才。宋明時。維璉上言。自古及今。未有使鬼役神。能破敵成功者。楊漣擊魏忠賢不勝。維璉疏曰。若王甫。李輔國。程元振。仇士良。我朝曹吉祥。劉瑾。無一不誅。且人主卽不肯割棄天下。必有代爲割棄者。漢之張讓。趙忠。靈帝至以父母稱之。唐之田令孜。僖宗以阿父呼之。我朝王振。英廟亦嘗寵之。羣臣之上。然而讓。忠。孜。振。何有一人老死牖下。以富貴終。疏入。忠賢怒。矯旨削籍。遣戍夜郎。崇禎初。起巡撫福建。銅鼓嶂石屈塞等之役。血戰八晝夜。俘斬數千級。當國者忌其才。逐之。乙亥。再起兵部侍郎。隨予告歸。尋卒于家。

董其昌致仕

董其昌。字元宰。號思白。華亭人。髫年賦詩。語必驚人。又從莫申江遊。得荆川舉業正派。中萬歷己丑進士。官庶吉士。授編修。訓後學。有蓓蕾數則。及十字訣義。望重一時。忤時相。出督學湖廣。陞福建參議。廷臣交

章薦召爲經筵日講。天啓初擢太僕寺卿。旣而讀曹洞語錄有省。崇禎乙亥以禮部尙書兼太子太保致仕。又二年卒。年八十有二。書畫妙天下。家多姬侍。各具絹素索畫。購其真跡者。得之閨房者爲多。南都予諡文敏。

予先伯昔遊楚。適公督學。生童同試。平旦悉坐號房。公起步出封門。衆皆立。公諭曰。童生坐。生員皆坐。公還位。久之。生童請題。公曰。題出久矣。衆始悟。又試一邑。前夕硃書粘署前云。明日不考文。次日諸生俟久。題竟寂然。請之。公曰。本道昨日已出題于外矣。衆始爽然而退。

曹文詔自刎

時賊大夥在秦。勦撫未定。諸督撫前後數十輩。或被譴去。或逮繫去。或死西市。或戰死逃死。不可勝計。惟秦督洪承疇勦禦有方。遂自秦撫進五省都督。每逐賊。犇馳往還數千里。每在官舍。過門不入。士卒感其義。爭爲効死。楊嗣昌在樞部。忌其才。績意弗善也。正月賊陷靈臺。二月十二日壬戌。漢中賊陷甯羌。六月初七日己酉。陷西和。十九日丁酉。免陝西巡撫李喬官。以庸懦玩寇也。以甘學闔代撫陝西。二十八日丙午。曹文詔力竭自刎。文詔敢鬪。前後殺賊萬計。官軍聞之。奪氣。七月十五日癸亥。賊攻陷澄城。八月初五壬午。陷咸陽。

河南流寇充斥

正月初六日丁巳。賊陷滎陽。屠汜水。又陷固始。時秦賊數千萬出關。分三十六道。掠郡邑。給事中常自裕上言。中原天下安危所係。今羣盜充斥。乃僅以左良玉一旅塞新滬。陳邦治等數營扼汝州。陳永福孤軍。

堵南陽賊營。盡屯以數千官軍。東西堵拒。賊何畏而不長驅哉。乞更選邊兵。統以廉勇之將。特選重臣視師。庶腹心不致決裂也。河南賊復入漢中。陷甯羌。兵部議調西北邊兵及南兵。發內帑銀二十萬。戶餉九十餘萬。命洪承疇統率出關。節制諸路撫鎮。合力勦賊。期以六月。承疇率軍赴河南。時賊往來不定。豫中尤稱要衝。關陝以東。黃河以南。襄陽以北。延袤數千里。所在馳突。六月。下河南。巡撫元嘿於獄。謂其意弱也。而代之者陳必謙。必謙常熟人。萬歷四十二年癸丑進士。與盧象昇協力勦賊。部鎮諸將左良玉、陳永福、趙國柱等。斬與世王子。郊縣。闖世王子白沙。整齊王子宜陽。掃地王子于郊。豫患少息。已而赦詔到。豫必謙知其詐。欲令面縛詣軍門。副將王進忠勦賊無功。思以款自効。單騎入賊營。爲賊所殺。必謙竟以此罷。賊又破盧氏。十月十五辰。襲陷陝州。攻圍永甯。破冀庄。馮庄等寨。及峒峪等十三村。十一月。總兵祖寬破賊於九嵩。賊潰爲二。東走偃鞏。南走汝州。寬分兵襲擊之。斬首千級。十二月初十日乙酉。賊闖王曹操數十萬圍光州。昇大砲二十座攻城。燃二礮。城崩。城中頃刻火作。賊乘而入。官吏士民屠戮無遺。

盧象昇戰功

盧象昇字建斗。號九台。宜興人。少讀史。至睢陽武穆。輒歎曰。吾得爲斯人足矣。登天啓壬戌進士。授戶部主事。差清源。舉卓異。陞大名知府。遷山東副使。崇禎己巳。募兵勤王。兵退。遷天雄。兵備寇興。馳行郡內。嚴檄州縣。繕城治具。率衆往。遇賊數萬。象昇弗卻。中一矢。額傷。又一矢。僕夫斃馬下。象昇且戰且走。會後兵至。乃免。賊衆趨府城。而潛分兵攻滑。象昇偵知之。戒守城士勿動。選精騎潛出。設伏草莽。賊至。卒發。大敗之。斬級數千。賊相戒曰。此盧閣王。遇卽死。不可犯。象昇以是有能兵名。賊懼。南渡河。河以南。所至殘燹。七

年甲戌賊破鄖陽命象昇撫鄖鄖大治八年乙亥命象昇撫楚賊又懼流河南總兵祖寬于雒陽等處三戰三捷斬級二千軍聲大振象昇遂晉兵部侍郎總督直隸河南山東四川等處七省軍務統關遼兵賜尚方劍便宜行事會乙亥歲杪滁州攻圍甚急知州劉大鞏馳檄請救疾赴援與賊戰大敗之象昇會諸將曰兵貴神速今賊氣已衰失此不擊長患安窮趣兵乘其後賊又大敗遁走承襄象昇率衆追之獨以數百騎入陣中爲賊圍困二日賊不敢犯象昇與諸將約曰食盡道窮留此死擊不勝亦死吾當力衝之乃率騎疾鬪擊殺萬人食斷道越三日賊投戈請降其及之於滁將盡勦無遺顧以淮督朱大典莫爲堵截復逸去

擒爬天王

二月蕲黃大盜爬天王擁衆八百餘人村人擒之身長八尺自言天亡我非我罪也

流賊陷潁川

賊在江北者七年甲戌十一月初十日壬戌陷英山焚霍山二邑屬廬州府英山深達八百里賊踞爲窟穴時出攻掠八年乙亥正月初九日庚申賊陷霍丘十一日壬戌陷潁川知州尹夢鼈通判趙士寬俱闔室死之時有同守縣丞某及訓導倪可大俱死尹夢鼈雲南人舉人官潁川有惠政正月十一流寇攻城夢鼈率民兵登城守禦十二日寇掘城脚傾陷數丈百姓見勢不支咸奔避夢鼈長跪求固守百姓不從竟潰散夢鼈獨持大刀當城傾壞處賊緣城而上夢鼈揮刀殺十七人賊大隊畢登夢鼈四顧竟無一人共事者卽投烏龍潭淹死趙士寬字汝良號蓁蓁山東萊州府掖縣人以官生爲鳳陽通判時適往壽州

聞賊犯潁。一日夜馳三百里歸潁城守。甫入而圍合。士寬欲守禦。而州之大家先逃。城內大擾。賊乘以入。士寬赴黑龍潭水死。妻崔氏與二女同縊。州役從死者十餘人。贈光祿寺寺丞張大同。字同甫。號瑤。席潁川人。兵部尙書鶴鳴長子也。爲太學生。能文。重聲氣。與海內知名士交。流寇破潁川城。鶴鳴避匿他所。大同居本宅。題其門曰張大相書房。在此賊入擒之。強之跪。不屈。問其父何在。曰要殺便殺。吾父不可得也。已而張氏奴導賊于民舍。縛鶴鳴歸。拷索藏金。對曰無。大同爭曰家財悉我所掌。與父無涉。賊不聽。搜其室。見皆古玉及陶器。遂劈鶴鳴頂達踵。大同奮臂大罵。賊併欲殺之。旁賊勸曰。旣殺其父。姑留其子。但令獻金贖命可也。大同曰。父死義不獨生。罵愈烈。賊先去其鬚。旣復斫其半面。罵仍不絕聲。賊支解之。

張鶴鳴立朝頗爲東林所不與。若大同之慷慨激烈。死忠死孝。幹蠱多矣。

賊陷鳳陽

先是七年正月。南京兵部尙書呂維祺。以賊勢猖獗。奏言。南都鳳泗。承天陵寢所在。乞勅淮撫楊一鵬。急爲預備。防賊東犯。至是賊自汝甯來。密遣壯士三百人。僞爲商賈車役。先入鳳陽。或鬻錦帨椒棗。或爲僧道乞丐等。分投各宿。隨以重兵繼之。時方元夕。士女如雲。笙歌徹耳。忽火光四起。咸呼曰。流賊至矣。百姓狂奔。不啻鷄入釜中。魚遊網內也。是時鳳陽無城可守。雖有總漕楊一鵬駐札。兵不過二千餘。皆市人。不習戰。賊大至。官軍無一人迎敵者。遂潰。賊焚皇陵。燒享殿。燔松三十萬株。殺守陵太監六十餘人。縱高牆罪宗百餘人。留守朱國巷戰。斬賊二十七人。力竭死。賊渠掃地王太平王。入府城。知府顏容暄。囚服匿獄中。賊縱囚獲之。張蓋鼓吹。杖容暄于堂下。死之。殺推官萬文英等六人。武官四十一人。士民被殺者數萬。

剖孕婦。注嬰兒于槩。焚公私邸舍二萬餘間。光燭百里。賊渠列幟自標。古元真龍皇帝。恣掠三日。太監盧九德、總兵楊御蕃、以川兵三千救鳳陽。南京參將焦某率兵亦至。賊卜于神祠。不利。刳神像而去。拔營南下趨廬州。

萬文英字仲實。江西南昌人。子萬元亨。字爾嘉。小字芳生。幼穎異。十歲通五經。十五補博士弟子員。從父文英司理鳳陽。流寇從姑山永城來犯。時文英有父喪。聞訃業辭上官。行有日矣。適因哀毀過甚。臥疾案牘房。忽人馬洶湧。喧聲如沸。文英急問爲誰。左右曰。燈市鬧。時蓋元夕也。俄而賊已入司理署矣。左右曰。賊覘之。則流寇也。文英曰。吾必以死殉國。強起披衣。然病甚。輒起輒仆。于是賊急索理官安在。元亨泣語父曰。吾不得復事吾父矣。急着青衫出。大呼曰。死賊若索官何爲。吾乃官也。賊遂厲聲脅之。元亨大罵不絕聲。賊首怒甚。命旁賊加刃。所持庖人食刀。刀無鏗。割不能斷。脰至數十割。元亨乃死。死惟呼阿爺阿爺。賊不知鄉音爲何。卒以此爲理官也。遂置文英而去。方元亨青衫大呼。其師萬思尹出視之。賊併執思尹。將加刃。元亨抗聲曰。若所欲得者官耳。何與渠事。賊亦卒舍思尹。元亨死時。年僅十六齡。云。總漕中丞以其事聞于朝。已而閱視科臣林淮揚按臣張覆覈之。請得旌揚如例。然前載文英被害。而此云置文英去者。或置後而死者歟。

傅烈婦。孝感人。歸戶部主事程良儒。翰林侍讀程正揆之母。舒烈婦卽正揆元配也。先是。正揆爲侍讀時。良儒居于鳳陽。傅氏偕舒氏以從。俄傅病。正揆性至孝。連章請假。請致仕。請終養。僉不許。於是徑路陳乞。不待掌院代題。溫體仁謂非例。意弗善。正揆曰。某獨子也。非獨功名雞肋。卽性命亦等鴻毛耳。旋得旨省。

親遂于甲戌冬出京。至乙亥正月十日，抵鳳陽。僅五日，而賊變作。良儒固無守土責，或有勸徙臨淮者。傅氏曰：鳳陽無城，民心易動，一動則無民，無民則無鳳，無鳳則無陵，我將焉往？顧謂正揆曰：盍去諸？正揆曰：兒爲省父母來，今有變，挈妻子去，非情也。有生死，追隨膝下已耳。十五日早，殺聲沸天，正揆微服破垣出。匿母妻眷屬於署之左塘茅屋中，良儒獨死守倉儲，而以勅印付傅氏負之。是夜，賊肆焚屋，火焰逼人，正揆失母妻所在，痛哭呼號，獨攜二僕。曰：蔣曰申，出入賊營，偵伺消息。凡三晝夜，白刃加頸者數十次，幸免。當被執時，賊魁問陵內多寶乎？正揆曰：太祖登極後，始巍煥改觀，其初不過尋常墳墓耳。但有官軍環衛，而無珍寶以藏，賊乃已。子大年止十三歲，亦擄去。祖孫父子夫婦兄弟無得全者，未幾，賊去，倉儲無恙。而正揆覓得母妻於血肉狼籍中，時傅氏額中一刀，手斷一指，眼受一棍，舒氏面中三刀，身中十二刀，兩手擘截二指，僵臥牆角，聲氣如絲，移就一室，敷以創藥，卒不救，相繼俱卒。明年，子大年自鳳翔府乘閒逸歸。十五年壬午，具疏請卹，奉旨俱贈恭人，建坊旌表。正揆字端伯，二月，巡按鳳陽御史吳振纓疏奏鳳陽之變，是日上當經筵，特傳免素服避殿，親祭告太廟，命百官修省，逮巡撫鳳陽都御史楊一鵬，并吳振纓下獄。一鵬論死，棄西市，振纓遣戍。

十月，上下罪己詔曰：朕以涼德，繼承大統，不期倚用匪人，邊乃三入，寇則七年，師徒暴露，黎庶顛連，國帑匱拙，而征調未已，閭閻凋敝，而加派難停，中夜思惟，不勝愧憤，今調勅兵，留新餉，立護元元，務在此舉，惟是行間文武吏士，勞苦飢寒，深切朕念，念其風食露宿，朕不忍安臥深宮，念其飲水食糲，朕不忍獨享甘旨，念其披堅冒險，朕不忍獨衣文繡，擇茲十月三日，避居武英殿，減膳撤樂，非典禮事，惟以青衣從事，與

我行聞文武吏士甘苦共之。以寇平之日爲止。文武官其各省愆淬厲。用回天心。以救民命。十一月。賊被祖寬所敗。進逼鳳陽。朱大典率兵馳壽州。十二月。城鳳陽。鳳陽向無城者。或恐王氣洩耳。

方震孺守壽州

方震孺字孩未。桐城人。遷壽州。母孔氏。夢正學先生來寤而生。萬歷癸丑進士。授福建沙縣令。擢湖廣道御史。熹廟初。請逐忠賢。遠客氏。忠賢恚甚。會遼陽不守。震孺一日十三疏。籌畫痛哭。又自請犒師齋恤。而按遼之命下矣。比受事。疏言廣寧情形。戰不成。守不成。守經撫心。同手異疆。事必致大壞。壬戌正月。大兵夜渡登河。祖大壽駐覺華島。震孺恐其降敵。遂帥都司張國卿航海往說之。大壽遂攜糧十萬。兵數萬西歸。主事吳淳夫。徐大化。逢璫意。劾其攘差。遂乞歸。乙丑。給事中郭興治復誣劾之。忠賢矯旨逮問。坐贓六千四百日。一杖比。復誣其在獄與劉鐸詛咒。擬斬。忽傳太子生得免。崇禎初。欲大用。而劉鴻訓柄國。索重賄。震孺不可。自言與楊左入獄時共十七人。今惟與惠世揚兩人在。白骨再肉。華表重來。若再作宦海汨沒之想。便是冥頑不靈男子。自是息影杜門。日事禪誦。絕口不談仕進事。癸酉甲戌閒。流寇充斥。大江以北。人無固志。乙亥正月。穎霍告陷。賊至壽州。時壽守土無一官。父老子弟請震孺爲城守。計震孺破家給士。乘城拒守。捍禦諸具。一夕皆備。未幾。萬衆肉薄環攻。震孺親冒矢石。用砲殲厥渠魁。又絕城出死士。劫其營。斬獲無算。賊乃賊遁。及丙子冬。再犯和含。道經壽界。去城不三里。而卒不敢正視也。撫軍史可法上其功。當擢用。因冢宰有小嫌。僅補嶺西參議。未幾。有湯楊二將。踞廉州以叛。總制沈猶龍。委南韶道王孫蘭往禦。孫蘭縊死。震孺單騎直入其營。諭以禍福。率兵皆降。全廣得安。不半載。擢爲廣西巡撫。蓋出于

上意也。宏光立。震孺拜疏。願親提兵過河。與賊一決。馬士英阮大鍼見之。曰。彼來。吾輩無幸矣。遂矯旨詔云。撫臣勤王。不得自行。震孺鬱鬱失志。每自言曰。南都諸臣。忍忘先帝仇乎。吾當爲先帝驅螻蟻耳。病遽不起。索筆題詩。有一痛橋山。幸回首。麻衣如雪。見先皇之句。仲子惟馨。仕閩兵部司務署篆。其上封事有曰。蕭王爲將而不爲天子。此光武所以覆舊物也。宋高爲天子而不爲將。此紹興所以終南渡也。時謂名言。大清兵南下。痛哭疾走南雄。委頓逆旅。嘔血而卒。子居易。髮覆額。亦不願回里。隨死之。

乙未。亳州知州何燮。被執不屈。爲賊寸磔。

吳大朴守廬州附野編

正月。張獻忠自鳳陽趨廬州。圍之。知府吳大朴率軍民固守。晝夜拒戰。城內街市。悉用磚石。包簷環砌。儼如甬然。壁間多作隙牖。使強壯內伏。操戈偵伺。凡灰瓶火砲。藥鎗噴鎗。以及滾木等。無不悉備。賊薄城。城上發百子炮。擊殺千百人。而攻圍益急。大朴登城周望。四面皆賊。其勢甚銳。急發火砲及滾命木。復擊死無算。聞有勇壯洞城入者。四圍皆壁。馬不得旋。屋內伏兵對刺之。賊欲返刺。輒以壁蔽。不得施其技。無不立斃。賊衆始懼。攻擊七晝夜。城中隨機應之。賊無如之何。乃退。然大朴以戰守勞苦。目幾喪明。長子多材。略分任軍旅事。大朴卽昔年全吾錫者。康熙初。有自廬州圍城中來者。語予云。崇禎八年正月十四日。賊首混天王等圍廬。數日。城中有許宦妾。邊產也。善騎射。賊攻城急。妾馳城上。窺救。時賊將二大王已登月城。守者發砲。寂然無聲。衆大懼。許妾曰。未祭砲耳。卽嚙指出血。旋灑炮上。以祭之。躬自點火。砲應時而震。擊毀城樓半截。二大王立斃。賊遂遁走。至今廬州民間。有一砲打死二大王之謠。是歲十二月十七日。李

自成復攻廬州。凡六日不破。解圍去。及十四年辛巳。復攻。迨十五年五月始破。

大朴。號澹元。河南兗州。

固始人。天啓壬戌進士。初令無錫。
昔武宗時。劉趙倡亂。許達守山東濟南府樂陵縣。曾以包砌屋壁卻賊。大朴殆得其遺智歟。至許妾嚙指一事。卽南八男兒之烈。何以加茲。

賊陷巢縣。

親見者述。

賊既去廬州。正月二十一日。至柘皋。劫掠柘皋。巢地也。距縣六十里。難民奔告。邑令嚴某。浙之雙林人。素酷得報。猶不信。乃曰。此響馬盜耳。何流賊之有。反笞之。已而遣二人偵視。二十二日甲戌卯候。嚴令肩輿出將閉城。經養濟院。猝遇兩騎。手執紅旗。自北門馳登舟走。百姓奔竄。賊入城。無所得。焚舍數處而去。後庚辰辛巳兩年。賊復至巢。則巢邑之被難。凡四矣。

章可試守舒城。

正月二十四日乙亥。賊攻舒城。知縣章可試塞三門。開西門。誘賊入。陷于坑。奔潰死千人。因掠霍山合肥縣。裸婦人數千。置于城下。少媿沮。卽磔之。攻三日而去。嗟嗟。婦人何罪。裸之磔之。賊至凶惡。一至于此。

賊襲廬江。

正月二十七日戊寅。賊自舒城抵廬江。邑人具幣求免。僞許之。夜襲城。城陷。

賊陷無爲州。

正月二十八日己卯。賊至無爲州。使偏裨野掠。與鄉兵戰敗。乃駐營池河。張守備率兵出禦。以衆寡不敵。

而敗。被殺。兵盡殲焉。池河千戶某亦歿于陣。州遂陷。

包文達宿松死節

包文達字行甫。其先江夏人。以開國靖難北征功。世襲蘇州衛指揮同知。父世爵。有方略。官未幾。歿漕事。文達厲志好學。年二十襲職。在官凡十五年。乙亥正月。流寇犯安慶。巡撫張國維命從征。文達治酒延親。知語曰。受國恩三百年。此身亦欲用之。入內別母。再拜而出。登舟見朽甲鈍戈。歎息者再。既渡江。二月二日。癸未。賊陷潛山。警益急。國維命文達疾驅至皖。時統兵官凡四人。有忌文達者。獨令居後。資糴缺絕。未幾。督進者羽書星下。既抵賊所。人馬飢疲。擬襲而前。謀人人殊。偶得賊哨一騎。傾其囊。出白金若干。爭析者方雜然聚譁。尋報賊零散。易襲。躍馬爭出。文達諫不聽。從之行。諸軍素苦。諸弁腹削。人有離心。賊伏四起。遂鳥獸竄。火器被雨。亦不效。從者引文達退。文達不可。策馬奮進。故善射。亟發矢。矢盡。脅中流矢。墮馬。強起拔矢。揮刀再戰。援絕力竭。賊迫令卸甲降。文達瞑目怒罵。賊砍其左臂。斷首而去。笑且罵曰。吾所至風靡。吳兒何能爲。乃奮螳臂當我。獨如包某。猶不失爲一將耳。士人悲其死。廟祭其地。鄉賢士大夫吳默。張世偉輩。咸爲文哭之。而諸生金俊明紀其事。

石電戰死

石電常熟人。世爲丐。僑居長洲之彩雲里。崇禎八年。流寇躡中都。圍桐城。江南震動。電所與游同志陳英。從指揮包文達往援。要電與俱。電曰。吾老矣。不食軍門升斗粟。奚而往。英曰。我輩平居以汝爲眉目。汝不往。是無渠帥也。幸強爲一行。電曰。諾。襆被而出。終不反顧。二月十二日。追賊于宿松。我師恃勇輕進。陷賊。

伏中文達死之。電與英分左右翼搏賊。自晨至晡。殺賊無算。英躡被擒。電大呼往救。賊圍之數重。電力盡。舍鎗手。乃射殺數人。賊羣斫之。頭既斷。猶僵立。爲擊刺狀。良久乃仆。皖人招其魂。祀之余忠宣廟。下電身。良髭赤。能挽強超距。尤精于鎗法。有善鎗者。典衣裹糧。不遠數百里。盡其技而後已。遂以鎗名江南。虞山錢謙益紀其事。

二月初四己酉。賊陷羅田。

黎宏業和州自縊

十二月二十四日庚子。賊犯含山。含山縣屬和州。民間賊至。遁走。城遂空。賊知士民犇匿和州。卽率衆往。二十六日至和。知州黎宏業。廣州順德人。率軍民固守。凡含山百姓入城者。俱不容出。約邑紳馬如蛟等。出金犒士。賊攻城。發砲擊之。傷賊頗衆。賊遂移營十里。三日不攻。初。賊未至時。闔城久不寢。至是。復晝夜拒戰。疲甚。見賊營稍遠。咸有懈心。晝雖守堞。晚卽各歸。二十八日。賊率精銳。用梯攻城。城上發砲擊殺百餘人。賊復頂方桌掘城。城上擲薪焚燬。是夕三鼓。風雷漸急。賊用大砲擊西門。守者不能支。多潰走。賊蟻附而登。宏業回署。縊書壁云。爲官不負民。爲臣不負君。忠孝誠已盡。死生安足論。學正康正諫。總管周廷儒。訓導趙世選。俱死之。正諫。徽州祁門人。馬如蛟。字騰仲。號訥齋。和州人。天啓壬戌進士。與倪元璐。黃道周。同出韓太史日纘門。授山陰令。所食米悉自和輦致。戊辰。擢入爲侍御史。己巳。巡按四川。辛未。巡漕。以武闈貽累。落職歸。佐父歲施糶數百。前後焚券甚衆。又族人耕者。予田。讀者。予塾。生者。予聚。死者。予藏。和人以爲范文正再見云。甲戌。丁艱。乙亥。十

二月二十六日。賊寇和州。如蛟涕泣誓衆。散家貲。練鄉勇。佐黎宏業。櫻城固守。二十七日。賊騎遶圍三匝。頂門搭梯。晝夜環攻。如蛟用砲擊死數百人。賊計窮。將引去。忽颶風大作。燈火風沙掩面。不見。守者皆墮。城遂陷。如蛟曰。事迫矣。坐以待斃。何益乎。急下令。相從擊賊者。予百金。須臾得壯士百人。鼓勇巷戰。良久。力屈。奔水次。當可渡。渡且生矣。如蛟曰。清流湯湯。不照偷生顏面。卒力戰死之。兄運尹如虬。諸生如虹。及男婦死者十有四人。事聞。詔贈太僕寺卿蔭一子爲國子生。魯可藻和州人。其言失城本末曰。人心未收。關隘未守。奸細未誅。亂民未靖。云云。

賊駐和州四日。至九年正月初四。乃去。屠戮甚衆。民共走南京。守臣恐賊混入。不許過江。誠厄運也。李操江遣兵守江。令王守備詣和州。偵賊于江濱。見一乞兒。貌甚修偉。兩童子隨行。年可十二三。擒之。索其體。肱內刺賊號太河第八攢天龍。乃入金陵爲閒者。兩童子亦善騎射。皆猾賊也。解至南京。誅之。賊是春寇金椒陳家市。及破和以後。復掠烏江。百姓犇竄。前阻大江。後有追賊。多躍入江中死。康熙三年閏六月二十一日。和州庠友雍爾玉語予曰。敵州遇流寇之難。殺人十之九。閩里凋蕪。有不忍言者。

賊破和州。其魁混天王。與徒黨酣飲。使美人侑觴。既醉。偕寢。及覺。呼之不得。令左右秉燭四覓。已緝矣。賊嗟嘆良久。已而褫其衣。投之坑內。又有甘氏。智婦人也。年少而美。以家富不能速遷。賊信急。豫取巴豆藏之。已而被掠。賊將欲汙之。甘氏辭曰。今佳麗甚多。先與爲歡。遲我三日。永侍箕箒。何必速耶。賊訊之。甘氏曰。身不潔耳。乃已。又數日。復求合。更以陰腫給之。又止。賊以甘美艷。慮爲二王得。甘氏曰。君勿憂。吾有計在。乃以鱸血及膏藥等傅。而果免。又誘賊將曰。吾與汝義爲夫婦。此非容身地。宜他適。乃可。賊將從之。

遂攜輕寶潛遁。一日密以巴豆進賊。賊暴死。甘將貨寶昇歸。與夫復合。爲鉅富云。此出野史。

李繼樾守江浦

江浦縣屬應天府。距和州六十里。乙亥十二月三十日。賊渠八大王自和趨至。圍西門。又圍南北兩門。惟大東小東二門不圍。知縣李繼樾登陴防禦。南京遣游擊江迪吉以千人駐浦口。又游擊蔣都蘇人也。以五百人踞城中。合鄉兵固守。分詰奸細。如謀人入。僞稱江北人。則令江軍解北語者詰之。僞稱江南人。則令將軍習南音者詰之。一日城中獲諜。僞稱南人。使將軍訊問。不能出一言。立梟示。城內賊悉擒斬。諜遂絕。外賊猶未知。忽數人登堞。有屠兒誘之。執其手。抽刀斷臂。墮下。賊始知諜洩。乃退。李繼樾追賊慶戰。奮臂大呼。所向辟易。賊衆宵遁。後繼樾與蔣都等俱陞。賞有差。宏光朝。繼樾陞科道。康熙己酉三月十三日。江浦人劉肇名述。

流寇蹂躪南省。如潁川鳳陽巢縣舒城廬江無爲州和州等處。所至破滅。屠戮人民。不可勝計。其僅存者。不過壽州與廬州耳。然廬州猶或城堅易守。至于江浦。斗大孤城。靴尖可倒。乃能固守無虞。抑且追賊慶戰。李公膽智高人一等矣。庚戌六月七日筆。

鄭芝龍擊劉香老

初芝龍爲海盜。天啓七年。犯閩中銅山中左等處。崇禎元年五月。招之。九月。芝龍降于巡撫熊文燦。授以游擊。五年壬申十一月。劉香老犯福建小埕。芝龍擊走之。六年。海盜劉香老犯長樂。甲戌四月。又寇海豐。乙亥四月。芝龍合粵兵擊劉香老于四尾。遠洋。香老脅兵備道。洪雲蒸出船止兵。雲蒸大呼曰。我矢死報

國亟擊勿失。遂遇害。香老勢盛。自焚溺死。康永祖。夏之木。張一傑。脫歸。十三年八月。加芝龍總兵。芝龍既俘劉香。海氛頗息。因以海利交通朝貴。寢以大顯。

芝龍。泉州人。泉州羣城南三十里安平鎮。芝龍府在焉。芝龍幼習海。知海情。凡海盜皆故盟。或出門下。自就撫後。海船不得鄭氏令旗。不能往來。每一船例入三千金。歲八年萬計。芝龍以此富敵國。自築城于安平海梢。直通臥內。可泊船。徑達海。其守城兵自給餉。不取于官。旗幟鮮明。戈甲堅利。凡賊遁入海者。檄付芝龍。取之如寄。

鄭芝龍小傳

芝龍號飛黃。福建漳州府漳鎮人。離府六十里。濱于海。父翔字祖壽寰。世府掾。飛黃行居四。三兄亦府掾。飛黃年十八。早緣掾缺。上役已擇吉有期矣。父多妾媵。其生第六子之母。與飛黃搆別情。一日。爲飛黃理髮。飛黃以手插入其裙腰。調情意密。父自後走出。飛黃提縮勢急。裙帶爲絕。父目擊。持棍怒逐飛黃。奔一飄洋船。時蓋泊其舍傍也。父怒。方罵。聲言尋出殺之。急切不得歸。洋船又刻時挂帆。飛黃懇巨商帶往日本。飛黃固姣好色媚。愛之者非一。商遂與俱往。至則各商有發貨置貨之煩。飛黃獨無所事。日就島主宴飲歌舞。時島主家有文君。悅之。卽國姓。鄭成功之母也。贅入爲日本人壻。來艘已返。且未歸。生一子。國姓也。再一年。前艘與客又至。乃隻身附歸。至中途。爲海盜所劫。飛黃亦隨船貨作千金。分與主寨之賊。賊嬖之。海盜有十寨。寨各有主。停一年。飛黃之主有疾。疾且痛。九主爲之宰牲療祭。飛黃乃泣求其主。明日祭後。必會飲。乞衆力爲我放一洋。獲之有無多寡。皆我之命。煩緩頰懇之。主如言。衆各欣然。劫四艘。貨物皆

自暹邇來者。每艘約二十餘萬。九主重信義。盡畀飛黃。飛黃之富逾十寨矣。海中以富爲尊。其主亦就殂。飛黃遂爲十主中之一。一時則通家耗。輦金還家。置蘇杭細軟。兩京大內寶玩。興販琉球朝鮮真臘占城三佛齊等國。兼掠犯東粵潮惠廣肇福游汀閩台紹等處。此天啓初年事也。閩粵兩撫爲勦除策。各遣海道張濬李芳枝二人先駐海涯。揚旗震鼓。以集調王漢等兵。不逾三夕。兩道臣爲飛黃取入海寨。二撫悔恨無策。勦撫並淆。不得不上聞。飛黃亦日醉二道臣于洪波中。恐之侮之。絕不甚危之。三月餘。主撫之旨下。頽且設漳鎮參將府之座。以待飛黃。飛黃遂挾二道臣登涯就職矣。兩撫以脫卸爲事。仍敍功加部御宮保不等。飛黃又多所贈。至喜也。其在海九寨。爲主者爲劉香。蹈飛黃故轍。爲海邊患。飛黃則盡力窘之。幾窮逼其無挽泊處。香甚恨焉。訪飛黃在漳鎮。盡遣其黨圍其居而擒焉。飛黃見曰。吾爲岸上貪官汚吏所束縛。正欲仍來入夥。問舟泊何處。卽先遣家眷登入。復盡捲家之所有歸船。飛黃又曰。室中酒肉甚多。何不暢飲而去。乃令治具。取其精腆者。咨爲飽渥。碗酒塊肉。數指輪拳。至醉而酩酊者。隨身之力。各倒地挂壁不顧矣。忽聞鑼鶴頭皆落地。飛黃取上家眷什物。解其衣甲。衣我家丁。駕彼之船。挺立船頭。劉香遙望本船。衣飾與飛黃大喜而呼曰。來矣。飛黃亦應曰。來矣。卽躍上岸。乘其不備。舉刀便斫。劉香旣殺。餘皆跪拜投降。海上從此太平。往來各國皆飛黃旗號。滄海大洋如內地矣。撫按又爲報功。因陞漳潮兩府副總兵。後至崇禎末年。百計營求。欲得福閩全省正總兵。齎銀十萬至京師。大小司馬手長膽怯。不敢也。至十七年三月。此銀爲流賊所得。至宏光朝。馬士英晉之以五等之爵。封靖海侯矣。至隆武朝。疏陳有子在日。本隆武召歸。竟立爲己子。賜國姓矣。不久飛黃亦卽歸大清。此芝龍族壻翁吉據所述。

遺聞云芝龍有弟芝虎勇冠三軍以征劉香歿于海次鴻達次芝豹一門聲勢烜赫東南

孝子馮時化

馮時化無錫人讀書遇忠孝事輒欣慕執鞭母病殆焚香祝天剜肉調羹母飲之立瘥時化嘗拾遺金懷護三日伺其人返之隱德至行殆今人而古處者歟

旌貞女鄭氏

按氏鄭惟順女幼字詞臣馬世奇長子瑜開瑜病歿驟掣一刀截髮奪而復掣者三防之密終不得截遂以首抵火焚髮幾盡且哭且踊跪告祖母及母求過夫家執喪母猶豫卽擲身墜樓求死母知志不可奪聞于夫家時瑜父世奇官京師祖希尹卽具禮往迎入門後縞衣練服執三年喪卻甘飲蓼砥志堅苦瑜葬憑棺悲慟道路哀之順治戊子學臣蘇銓疏題建坊旌表

馬世奇自京爲文寄哭子曰吾自聞兒媳矢志從一每心幸兒之有婦而又聞諸愛人以姑息者恐未必能令兒之終有婦也而今兒果有婦矣

誌異

七月己酉朔山西汾州府臨縣大雨雹三日積二尺餘傷稼九月二十五日壬申熒惑犯太微

明季北略卷之十二

崇禎九年丙子

陳啓新疏三大病

正月特簡淮安衛三科武舉陳啓新爲吏科給事中。先是啓新伏闕獻疏。其略曰。朝廷有三大病根。以科目取人。一病根也。據其文章。孝弟與堯舜同轍。仁義與孔孟爭衡。及考政事。則恣其貪。任其酷。前所言者。皆紙上空談。蓋其幼學之時。父師所教。則皆謂讀書可致富致貴。故進步止知榮身榮親。誰更思行其致君澤民之道哉。臣所以效賈生之哭者。此也。以資格取人。一病根也。考國初典史馮堅任僉都貢士彭友信任布政。秀才曾大授尙書。何嘗以資格限之。至嘉靖時。猶三途並用。獨今惟尙文之一途。卽一途且分界地。貢士官止于貢。舉士官止于舉。貢者明知前途無路。取如是不取。如是。毋甯多取。舉者明知歷任有限。清如是。貪亦如是。毋甯貪求若進士。則又知天下之爵皆其砧几之物。天下之士皆其朋比中人。煉成一氣。打成一片。橫行莫之間。放誕莫之稽。取憑其取。與遂其求。又安得官不貪。吏不汙。耶。偶有一清廉自愛者。則共道其矯。共駭其異。不去之不已。臣所以效賈生之痛哭者。此也。以推知行取科道。又一病根也。知縣者。民之父母。入仕之初。尙畏簡書。自應謹飭。今一選知推。便不思愛養。挺政兼施。貪酷相濟。所以然者。良由行取爲科道也。彼受任時。先以科道自居。謂異日能舉劾人。能榮辱人。及至守巡司府。竟以科道相待。謂彼異日可顯我。可斥我。結交可爲膀臂。投契可爲奧援。畏敬之不暇。又何敢侮其意。制其行乎。故

虐民剝民。顛倒民。凌斃民。無不肆其所欲。可憐此蚩蚩之氓。叩關無路。赴愬無門。欲不爲盜。得乎。臣所以效賈誼之痛哭者。此也。國家受此三大病痛。由是章句無用。黨羽日盛。惟利是好。非情不行。竟成一迷局。舉世盡醉夢于其中。而不醒矣。嘗見青衿子朝不謀夕。一叨鄉薦。便無窮。舉人及登甲科。遂鐘鳴鼎食。肥馬輕裘。非數百萬則數十萬。試思此胡爲乎來哉。嗟嗟。古云財不在下。則在上。使其在下也。今日輸賦稅。明日輸加派。猶有入之之日。卽使在上。今日發內帑。明日發京庫。猶有出之之時。今何不幸而盡奪于中。之縉紳乎。則何日而得其出而流通于世乎。不獨不出也。彼且身無賦產。無徭田。無糧物。無稅。且庇護奸民之賦徭糧稅。其入之正未艾也。卽或有時而出。非買科第。則買地方。買遷陞。而出一無不入。天下有數之財。豈堪此乎。上好下甚。日趨日極。今天下危矣。若病根不除。則盜賊必不能息。勢不以皇上之天下。斷送于章句腐儒之手不止也。臣所以席藁跪伏于大明門外。引領待死。上陳治病之藥。言有四。一當速停科目。以黜虛文。一當速舉孝廉。以崇實行。一當速罷知推行取科道。以除積年橫恣之陋習。一當速蠲災傷錢糧。以蘇屢歲無告之顛連。由此真才自出。風俗還醇。而世臻上理矣。灑灑五千餘言。皆切時弊。上嘉異之。故特有是命。時政府覘知上意。必有闢門特達之典。故令啓新上書。特借以搏擊善類。啓新旣進。惟從事敵車羸馬。以逢迎上意。而政府有求皆不應。恨之不見信任。

錢士升論李璡搜括之議

四月。武生李璡奏致治在足國。請搜括臣宰助餉。大學士錢士升擬下之法司。不聽。士升上言。比者借端倖進。實繁有徒。而李璡者。乃倡爲縉紳豪右報名輸官。欲行手實籍沒之法。此皆衰世亂政。而敢陳于聖

人之前。小人無忌憚。一至于此。且所惡於富者。兼併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貧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歸罪富家。而籍沒之。此秦始皇所不行於巴清。漢武帝所不行於卜式者也。此議一倡。亡命無賴之徒。相率而與富家爲難。大亂自此始矣。已而溫體仁以上欲通言路。竟改擬上。仍切責士升。以密勿大臣。卽欲要譽。放之已足。毋庸汲汲。時福建右衛經歷吳化鯤。訐奏士升弟士晉。體仁亦擬嚴旨。士升遂乞罷許之。

詹爾選救錢士升

御史詹爾選上言。大學士錢士升引咎回籍。明於輔臣以執爭去也。皇上宜鼓舞之不暇。顧以爲要譽耶。人臣而沾名義。所不敢也。乃人主不以名義鼓天下。使其臣爲尸祿保寵。習爲寡廉鮮恥之世。又豈國家所利哉。天下明知一切苟且之政。拊心愧恨。有難殫述。輔臣不過偶因一事。代天下請命耳。而竟鬱志以去。所日與皇上處者。惟此刻薄不識大體之徒。毀成法而釀隱憂。天下事尙可言哉。上召見廷臣于英武殿。怒詹爾選詰之。聲色俱厲。爾選從容奏對。不爲詘。上問如何爲苟且。對曰。卽捐助一事。亦苟且也。反覆數百言。且曰。臣死不足惜。皇上幸聽臣事。尙可爲。卽不聽臣。亦可留爲他日之思。上益怒。欲下之獄。閣臣申救良久。命項繁直廬。下都御史論罪。

倪元璐論參薦

四月。國子監祭酒倪元璐上言。昨見黃安縣學生鄒華。妄行薦舉。列及臣名。不勝驚異。陛下求賢若渴。本期宣幽燭隱。而宵人干進。薄孔孟爲糝糠。繼簪纓爲桃李。吳化鯤部民也。參及撫按鄒華。下士也。薦及朝

紳如是而望朝廷之上昂首舒眉豈可得乎。上是之。七月元璠罷。誠意伯劉孔昭參其以妾冒妻封也。有旨冠帶閒住。

劉宗周罷

四月大學士溫體仁等各捐俸市馬。從關甯太監高起潛之請也。劉宗周上言。一歲之間。助陵工。助城工。又助馬價。亦何報稱乎。萬一而時奉急公之旨。諸臣于此。毋乃沾沾有市心乎。惟皇上罷得已之役。停不急之務。節省愛養。不徒爲一切旦夕之計。亦何事屑屑以利爲言乎。不聽。宗周尋報罷。

文場兼武

四月命鄉會試二三場兼武經書算。放榜後習騎射。

此制科一變也。然是秋舅氏舉孝廉。次年聯捷鄉會兩場。俱未聞試武。及十三年庚辰。魏藻德榜。始有習射之事。豈令始于丙子而行于庚辰耶。

童生瞿昌獻白兔

四月四川重慶府懿縣童生瞿昌進獻白兔。上嫌其獻瑞瀆奏。遂回籍。

成德下獄

五月逮滋陽縣知縣成德。下錦衣衛獄。德性剛毅。出文震孟之門。震孟罷。連章攻體仁。凡十五上。盡發其奸。母張氏伺體仁輿出。輒道詬之。後移獄刑部。戍延綏。

謫金光宸

八月召廷臣於平臺。初，御史金光宸參通州兵部右侍郎仇維楨首敘內臣功爲借援，上勿善也。欲重治之。適大雷雨，議諱。

大清兵入塞

丙子二月，大清兵薄大同馬蓮口。四月二十，又薄大同宣府塞下。六月廿六，入喜峯口。巡關御史王肇坤死之。七月，攻居庸關昌平北路上分遣諸內臣李國輔等各守關隘。以張元佐爲兵部右侍郎鎮守昌平。司禮太監魏國徵守天壽山。國徵卽日往。上語閣臣曰：內臣卽日就道，而侍郎三日未出，何怪朕之用內臣耶？初六丁未，大清兵深入山西。初八己酉，閒道過昌平，降丁內應。城陷，總兵巢丕昌降。主事王桂、趙悅、太監王希忠等皆被殺。初九庚戌，引還良鄉。十六丁巳，攻寶坻，入之。殺知縣趙國鼎。二十二癸亥，入定興。殺家居少卿鹿繼善。又入房山，都城戒嚴。斗米三百錢，上憂之。召廷臣于平臺，問方略。戶部尙書侯恂言：禁市沽。左都御史唐世濟言：破格用人。刑部侍郎朱大啓請列營城外爲守禦。吏科都給事中顏繼祖言：收養京民細弱。上諭：莫若蠲助爲便。八月初八己卯，入文安永清，分攻諸縣。十四乙酉，攻香河回涿州，陷順義。知縣上官蒸自經。二十日辛丑，至雄縣而北攻，陷城堡甚衆。九月，命總理盧象昇總督各鎮兵入援。時象昇方追賊至鄆西，聞警，以師入衛。因改象昇總督宣大山、西軍務。是月初一壬寅，大清兵從建昌冷口還。守將崔秉德請率兵遏歸路。總監高起潛不敢進，揚言當半渡擊之。偵騎報師已盡行。四日起潛始進石門山，報斬三級。初九庚寅，大清兵攻山海關之一片石，巡撫馮任禦卻之。

鹿善繼定輿被殺

鹿善繼字伯順號乾嶽北直保定府定興縣人萬歷四十一年癸丑進士與吳郡周順昌吳橋范景文襍被蕭寺雞鳴風雨以節義相期也選戶部山東司主事懷宗立陞太常寺少卿未三載告歸九年丙子七月大清兵破定興善繼方移疾村居念定興當涿南保地背障神京遂辭邱墓令子化麟侍父于鄉援兵登陴七日城破善繼守南門兵從西北隅上挾刀脅降善繼不可兵怒斫公三刀復射一矢而死明年正月子化麟伏闕上書言臣父以無備之城必破之邑獨堅誓死之心衡拒方張之敵不獨城存與存効勿去之義抑欲人戰且守折南下之謀疏上下部部覆得旨贈大理寺卿廕一子入監讀書專祠賜諡子祭墳憤恤終之典無不備蓋異數也是冬化麟亦以苦次哀痛死善繼死時年六十有二甲申諡忠節賜祠額曰忠烈

定興之守是猶捧一簣以塞潰川挽杯水以澆烈焰欲不俱盡得乎

敍守京功

十月賜太監曹化淳等綵幣以各進馬也敍京師城守功太監張國元曹化淳蔭指揮僉事各世襲

乙亥十一月太監高起潛弟廕錦衣衛中所正百戶世襲丙子六月命司禮監太監曹化淳同法司錄囚至于大兵深入則遣李國輔魏國徵等分守及退而張國元曹化淳叙功嗚呼朝廷雖乏人奈何與刀鋸之餘共天下事哉吾知忠臣良將之心於是乎灰矣

劉宗周疏責溫體仁

十月前工部右侍郎劉宗周上言往者袁崇煥誤國其他不過爲法受過耳小人競起而修門戶之怨舉

朝士之異己者。概坐煥黨。次第置之重典。自此小人進。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臣浸疎。今日之禍。實己已釀成之也。且張鳳翼溺職中樞。而與之專征。何以服王洽之死。丁魁楚之失事于邊。而與之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諸鎮巡勤王之師。爭先入衛者。凡幾人。何以服耿如杞之死。豈昔之爲異己驅除者。今不難以同己互相容隱歟。臣于是知小人之禍人國無已時也。皇上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皇上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皇上崇勵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爲恭。皇上崇綜覈。而臣下瑣屑苛求以示察。究其用心。無往不出於身家利祿。皇上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於朝。而有所不覺矣。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臣不能爲首揆溫體仁解矣。

謝陞罷職

十月。吏部尙書謝陞罷。先是。上命吏部指奏數年銓政大弊。吏部覆奏不稱旨。上切責之。曰。爾部職專用人。推舉不效。乃反稱綱目太密。使中外束手。且平時陞轉必優京卿甲科。乃云京卿未必勝外官。甲榜未必勝乙榜。如此游移。豈大臣實心體國之道。故謝陞罷職。十一月。下左都御史唐世濟於獄。以薦霍維華也。上以維華逆案世濟蒙蔽耳。逆案上所手定。十月起守制楊嗣昌爲兵部尙書。

常自裕論流寇

丙子正月。給事中常自裕上言。流寇數十萬。最強無過闖王。彼多番漢。降丁。堅甲鐵騎。洪承疇盧象昇卽日報斬獲。不過別營小隊耳。於闖勢曾無損也。督理兩臣。宜令崑圍闖王。而餘賊自破竹矣。是時流寇數十萬。殺人如草。官軍敗沒不知幾許。諸鎮臣偶得小勝。獲零賊數十百級。便詡爲功能。

毋爲賊人竊笑乎。况此數十百級。尙未知是賊是民。若洪盧兩臣。則固賊所素畏。當時稱曰洪兵。盧兵。賊聞其至。輒他徙。乃自裕猶有此議。眞洞見軍中積弊者。至圍闕而餘自破。誠擒賊須擒王之策。然闔王亦豈易圍耶。此議事任事之分也。

熊文燦代盧象昇

丙子夏六月。休兵。象昇疾走秦關。與總督洪承疇議事。時秦中之賊方熾。豫中之賊又來。凡臨潼。邠州。渭南。韓城。華州等處。承疇隨地嚴兵阻賊。象昇又屢獲奇勝。釜魚阱獸。賊且暮可平。乃溫體仁忌功。象昇忽受命勤王。未幾。改宣大總督。而以熊文燦代之。文燦惟迎合中朝爲事。一意招撫。賊勢復烈。蓋體仁以象昇爲南人。不習邊塞。改置重地。增其擔負。緩則敵之。急則殺之。此其積念也。後象昇戰沒。承疇尋亦改督薊遼。

孫傳廷擒高迎祥

正月廿三日己巳。陝賊陷麟游。二月。過天星乞降。陝撫甘學潤受之。尋延河劫掠如故。三月。山西賊陷和順。十八日癸亥。甘學潤削籍聽勘。以孫傳廷代之。五月十一日癸丑。過天星復叛于延安。七月十一日癸丑。陝賊陷成縣。十九日壬戌。孫傳廷擊賊于盤屋。大破之。擒賊首闔王高迎祥及劉哲等。獻俘闕下。磔于市。十月。漢南賊陷褒城。

高迎祥爲流寇之魁。縱橫秦晉者十載。流毒不可勝計。傳廷一旦得而擒之。亦甚快矣。雖其後有潼關之敗。而此功亦何可掩歟。

李自成入西川

高迎祥既擒，自成竄西川，走苗城。十月初四日，冲梨樹壘，曰：等關副將孔全斌等遁。于是破甯羗，攻廣元。逆宗朱廷一者，時爲軍將，株守保甯，坐視不救，遂直犯成都。蜀撫王維章聽其突入，不能扼禦，自成往來階微閒，維章逮問伏法。

河南光山之敗

丙子正月廿六日壬申，賊陷閿鄉。上用經略侍郎王家禎巡撫河南，時宛南裕舞一帶巨寇鴟張，踞蟠龍山，負嶠爲勢，不一年，家禎旋罷去。陞河北道常道立代之，蓋道立幼，在楊鶴衙齋，與嗣昌善。嗣昌時以本兵入閣也。上又憂賊不卽平，命內臣盧九德、劉元斌率禁旅出討。八月，抵河南，德九號雙泉，揚州人性勤幹，諳練兵機，共把牌中軍，黃得功、朱紀皆驍勇絕倫，官兵勦賊于真陽縣之張家灣，追至光山，千總張國柱被圍，遊擊苗有才救之，而山下雪積坑深，方欲收兵，賊大隊齊發，呼囉囉爲號，四面合圍，官兵大敗，大界劇賊人有副馬，疲則易之，蹻捷如飛，官兵用步卒尾之，重趼而至，賊已逸去，喘息未定，他警又告，故將士不勝勞苦，終無成功，是年賊勢益熾。

左良玉鄢陵之捷

丙子秋，河南賊首老回回、許文衝、王九仁、王成龍、薛仁貴等，連營七十里，所在焚掠，其勢張甚。八月二十六日，掠扶溝等縣鄉野，火光徹天，四夜不息。時左良玉病新痊，率兵三千駐鄢陵，有楚紳某復資精銳五百人，會獲謀者，訊之，乃曰：大帥居大營，夜開發火亦大，小帥居小營，夜開發火亦小，蓋百姓菽豆新登，賊

至暮聚而焚之。各營遙望火焰猛烈者。卽知大帥所居。凡日中所殺兵民。所掠子女及金幣幾何。俱往報功。賊帥開營檢納。小帥營前火勢稍微。諸賊一望可辨。人有赤白二旗爲號。良玉得其實。卽大張旗幟。廣啓營門。伏甲士于內。將菽草蒸之。光可燭天。賊見火烟勃起。謂大帥所在。咸趨至獻功。良玉納之。審閱甫畢。暗舉一號。壯士突出。擒二十八人。斬之。守營賊見報功者良久不還。竊疑之。良玉乘夜親率精銳。掩襲賊不之備。大敗。獲銀盃九卽分賚將士。是夕。追殺數十里。騎賊逸去。步賊遁走不及。或伏鄉野。複牆。或匿草閒花地。及明。百姓遲素田園中。悉擒出。斬之。凡殺數千人。屍橫遍野。時獲一婦人。美而艷。首飾金珠甚盛。服白細衣。白綾裹足。良玉問曰。汝何方人。婦曰。山西平陽人。良玉曰。幾何歲矣。曰。三十二歲。問從賊幾年矣。曰。三年。又問丈夫何人。今安在。曰。夫號薛仁貴。已死于練司地方矣。薛仁貴者。居恆素衣銀冑。其兵旗甲俱用白色。望之如雪。故號薛仁貴。驍勇善戰。軍中稱爲白袍將軍。廷訊旣畢。令出斬之。肌色如玉。獨尻下旣黑且堅。以乘馬三年故也。諸兵分取珠寶。剖其腹。將心肺炙而食之。是役也。賊衆折傷潰而爲二。老回回一股奔鄭州。許文衝一股犇陳州。沈邱。後良玉追至鄭州。老回回遣人冒而誘之。良玉怒。追入夾山。誤爲賊圍。久之。不料糧盡援絕。良玉將自刎。麾下千總洪機年二十七。猛勇絕倫。急止之。曰。將軍何爲若是。某願奮死潰圍。良玉遂與並馬鏖搏。兵從之。百姓踞山上。飛擲磚石。以助兵勢。由此開路。良玉突圍而出。然山徑多石。洪機馬蹶。身被重傷。出圍三日乃死。良玉悲慟。殺馬祭之。設醮而去。良玉字崑山。遼陽人。其爲將也。軍法頗寬。凡掠子女金帛。俱不之究。但諭之云。汝只爲我殺賊耳。鄜陵之役。所得貨寶。俱賞士卒。而已纖毫不取。其得衆以此。此吾鄉人昔年在豫時親所見聞而述者。

良玉駐軍楚豫。一諸生篤于伉儷。訴兵掠其妻。良玉命詣營親索。已而得之。入白良玉。其妻嫌生之貧而耽于兵之富逸也。竟不肯認。良玉不能決。問生曰。既爲汝妻。知體中有暗記否。生曰。曾記乳下有一黑子。良玉驗之。果信。謂生曰。彼既不以汝爲夫。汝何必以彼爲妻耶。軍中婦人不少。任汝所擇。生泣拜而出。檢一婦以去。行不三里。忽一騎飛至。贈生以囊。啓視之。乃良玉所斬惡婦首級也。生大驚泣謝。一時傳以爲快。然所至淫掠。豈能如一笠一釜必斬之師哉。六月十一筆。

楚中流寇焚竹山

丙十二月。郟襄賊犯竹山。竹山縣屬湖廣郟陽府。自七年爲賊屠陷。至八年。知縣黃應鵬。僅栖草舍數椽。至是。賊復至。應鵬棄城走。賊入據城。有徵糧六百石。盡爲賊食。食盡。焚縣治而去。爲空城矣。

三月廿七日甲戌。撫治郟陽宋祖舜。削籍以追寇失利。亡其符印故也。以苗胙土撫郟陽。十月。河南賊陷襄陽。十二月。以郟襄賊逞。罷撫治苗胙土。以陳良訓代之。

當時猾賊強逞。雖宿將猶不能制。而以白面書生當之。庸有濟乎。紛紛代易。徒擾民耳。

張獻忠陷應城

丙子十二月初六日戊申。獻忠至應城。士民登陴守。獻忠引衆自東馳西。繞城而過。竟不攻圍。百姓大喜。謂賊已去。甚輕之。不設備。獻忠距西門十里駐營。休息士馬。次日寂然不動。探騎至。輒登城辱罵之。而賊如故。止困西南兩門。而虛其東北。欲俟出走。伏兵邀擊耳。愚民反笑其無能。益驕且惰。越三日。有一僧勇而寡謀。聞徐翰林家有鐵甲。取服之。率衆千餘。開城出戰。賊望其至。佯棄輜重走。鄉愚嗜利。爭取之。獻忠

度其離城數里。旋馬突至。斬僧縱騎大殺。鄉兵無有遺者。遂長驅城下。使勇士數人。用梯登城。守者見賊。猝上。悉驚潰。截斷東北西門鎖鑰。出走。而賊騎已由西南繞東北矣。殺戮萬計。縣令某死之。此十二月初十事。凡居八日。殺掠一空。至十八日始去。尋圍雲夢。時城內多山西賈客。與衆約曰。若等登城圍守。慎勿喧囂。賊有所問。我輩應答。衆從之。俄而賊衆以牛皮自蔽。攻掘城下。城上力士用長鐵鈎。或掀塌之。或提取之。砲石雜發。賊不敢近。攻八日而去。此應城人述。

語云。鷲鳥將擊。必伏其形。兵家之說也。愚僧之死。宜矣。彼百姓亦何罪歟。至夢城之守。則深得靜以待動。逸以待勞之意。

宣城張烈婦冒賊

烈婦何氏。湖廣宣城人。幼碩而慧。長歸諸生張聯奎。故貧士。婦早夜操作。不避寒暑。崇禎丙子。寇迫宣城。聯奎偕婦及子順童入城避難。聯奎以顧父旋返。獨婦母子踉蹌行。將屆城。賊轉近。男女奔避如蟻。婦坐昇中。自念矛鏑如雨。下奔亦死。不奔亦死。與其辱身而死。甯引領當刃。忍痛須臾。全名萬古。呱呱兒弗顧也。時順童甫七歲。性至孝。戀母昇前。堅不去。賊騎蜂擁。哀呼母不絕聲。賊以婦貌都也。揮順奪之。婦伸頸求斫。抗聲冒賊。賊不能屈。殺之。順童毫無怖狀。伏地抱屍。哀聲徹天。臨刑猶罵賊。兩手挽母衣不釋。是日天地晦冥。陰風慘厲。見者哀之。撫按爲請卹于朝。

劉大鞏守滁州

丙子正月。賊連營數十里。攻滁州。太僕寺卿李覺斯。知州劉大鞏。督率士民固守。賊雲梯衝柵。穴地填濠。

百道環攻城上火礮交發奪其雲梯燔之賊死者甚衆斂兵稍退掠村落婦女數百人裸而杳淫之已而盡斷其頭環嚮堞植其附而倒埋之露其下私以厭諸礮城上燃礮礮皆迸裂或暗不鳴城中惶懼覺斯命取民間圍輪婦人溺器亦數百枚懸堞外嚮以厭勝之燃礮始發賊復大創賊怒攻益急時總理盧象昇師次鳳陽諸道兵畢集劉大鞏馳檄請救初八甲寅象昇合諸路兵援滁州戰于城東五里橋賊大潰象昇麾軍追之遂北五十里屍相枕籍漕撫朱大典遣將截之斬六百餘級賊西向鳳陽犯圍陵大典與總兵楊御藩列營陵牆賊不敢攻遂渡河掠懷遠十七日癸亥賊陷懷遠大典兵至賊焚廬舍北渡十九日乙丑陷靈璧進逼泗州二十一日戊辰陷蕭縣滁陽敗北之賊副將祖大樂兩敗之于永城斬賊首混天王賊精銳散亡大半二月初四日己卯賊陷太湖十一日丙戌陷潛山

附記

賊首混天王聞滁州饒裕至滁州觀形勢平曠可以藏兵遂至遇孫遊擊軍斬劇賊開山虎

混世王直前孫遊擊被鞭而敗時象昇援兵未至有守將某出戰賊圍殺之州民大懼閉城不出南

京本兵呂維祺遣王守備援之此出野史

前言朱大典莫爲堵截賊逸去此言遣將截之者何蓋雖截而不能大獲耳

是歲流寇益橫自山陝西楚豫而江北所在見告當事諸臣勦之不能勝潛議招撫于是五月下詔

大赦山陝脅從羣盜令地方官多方安插以銷反側違者重治之以賊之老窟在秦趙故也然亦無

可奈何之計豈勝算哉六月十四筆

十月命採平陽鳳翔諸鑛以儲國用自昔大猷之世未聞採鑛以足用者至於搜括助馬等事無非言

利小人逢君所欲。不顧貽禍宗社生民。然則思廟之體仁。其猶宋神宗之安石歟。

楊爾銘救史可法桐城人述

流寇犯安桐等處。安廬道史可法率衆出禦。距桐城三十餘里。被圍於鹿耳城。甚危。可法謂麾下曰。事急矣。吾稔知桐城楊令。年少而才。得彼赴救。圍始可解。誰敢馳書者。一將願往。遂潰圍出。夜半叩城。緇入。出書呈楊。且曰。坐候天明。大事去矣。然時既倥偬。而士卒復寡。爾銘疑思移刻。疾邀諸紳議事。既至。即捐其冠帶。易以戎衣。率通邑鄉兵趨救。不必長劍大戟。止令每人各持兩炬。疎行廣隊。整肅而行。賊遙見火光。燭天。疑大軍至。即解圍去。可法得免。既而聞賊將復犯境。親往廬州迎黃得功軍城守。賊僅焚掠郊野而去。未幾。爾銘陞兵憲。仕至廣東道御史。云。按楊爾銘四川叙州府筠連縣人。崇禎甲戌。進士。年十四。即令桐城。冠大以絹塞後。座高翹足而升。胥吏甚易之。久之。側冠而出。隸笑曰。老爺紗帽歪矣。爾銘大怒曰。汝謂吾歪。即從今日歪始。投籤于地。悉笞之。遂畏憚焉。

誌異

正月。孝陵雷樹火。二月。山西大饑。人相食。唐王聿鍵奏南陽游饑。有母烹其女者。六月初三。丙子夜。有星大如斗。色赤。芒耀約十丈。自西南流東。聲如雷。

前載子炙父母。此書母烹其女。嗚呼。人道絕矣。

孝子蒸火不燃

郭亮。湖廣孝感。寡人子也。目不習詩書。而有至性。天啓四年。母李病。亮籲天乞以身代。遂割右臂肉進母。

母食之病愈。崇禎二年，父維志又病篤，復截左臂而進。父病亦起，踰數年，父母卒，祭葬獨任，不累兄弟。或有重其貧而孝者，贈贈，卻不受。墓傍築一場，編柳爲籬，累壤爲榻，苦塊六年，不解衣理髮。每設祭，則號慟，坐是兩目曠瞽。流賊過其廬，爇火數四，烟息不燃，駭而問之，知爲孝子家，始下馬羅拜而去。

割股之事，令甲有禁，然以一體論子之身，原父母之身，非從外授也。曾曰：無毀卜，曰能竭爲親以愛其身，無毀傷者爲無毀於他人耳。若毀于親，何傷善乎？李侍御鳳翔之言曰：亦知割股非中正，情到摧傷，豈僞爲王威甯伯鉞之題捨身崖曰：此身如何容易捨，捨時除是爲君親，卽此二說，足以論孝子矣。

大清朝改元

大清朝改元崇德元年，實爲丙子歲，卽大清之天聰十年，明之崇禎九年也。

陳烈婦傳

烈婦陳氏，吳江沙港人也。陳爲著姓，所歸張生士柏，天而貧，士柏之兄士松，素無賴，里有豪曰徐洪，聞烈婦之艾，謀置之側室，已與其伯有成言矣。懼烈婦之不從也，賄鄰嫗託故宿其家，爲內應。統數十人夜襲之，烈婦被掠以去，求死不得，抵徐之家，愈求死，徐亦無可奈何。洪曰：若不從，當與張程爲妻。張程者，洪之傭奴也，伴與程奴婦徹夜哭不絕，及明，洪有相識者，見洪家之卒卒也，往視，聞冤號聲，不忍，就察之，則其內戚也，拔而歸諸其父。烈婦曰：伯實利其所有，徐不得志于我，終不我置也。訟之縣，或居閒於令，令謬謂與程定情三夕，嫌貧逃歸，則刑其手而擊之獄，且令其父償伯之所得。烈婦曰：旣罪矣，且又誣我，不再訟。

則冤不白。適巡方御史路振飛按部松江。與其父走松江愬之。御史披其牘。反復窮詰。不准爲理。烈婦遂伏地。御史命之起。不應。恆之令視之。則刺刃於頸。而兩手按之死矣。御史大驚。疾命醫。已不可救。閱其衣。盡複緇。緝其周折之處。而厚以纊束。堅緻不可復動。御史出拾金爲周身之具。捕徐洪張士松等斃之。獄松江。許給諫譽卿露緘致御史書。爲烈婦暴冤。且曰。不脛而走。流傳長安。稱柏臺之下。有刎死之少婦。奈何不聞之上也。于是御史疏於朝。罪狀令。令不一月。暴死郡城舟中。而徐洪張士松之黨。有漏網者。復爲震雷擊死。

許給事上按臺書

日者吳門未及晉謁。仰荷祖臺折節先施。復失倒屣。罪甚。自祖臺按部以來。三吳墨吏。有望風解綬之意。曷勝敬服。昨聞吳江烈婦事最慘。觀其緇衣佩刃。甯死不辱。比夫從容就義。殆聖賢所爲。雖豪傑猶難之。况閨中一女子乎。使國家得如烈婦數人。將何事不可做。又何患小人內亂。而敵國外訌也。聞讞者枉法。狗彘誣以姦情。恥之辱之。致貞烈之氣。挫折不堪。甯向塔前一席地。自刎明志。嗟乎。世未有死難之貪夫。乃有死節之淫婦哉。此六月飛霜。三年不雨之變。復見於茲矣。事關風化節義。讞者囑者。公行無忌。蓋清朝所當誅者。度祖臺必旦夕拜疏。以昔日埋輪之丰采。特振今日持斧之威稜。不待不肖陳詞之畢矣。第恐百足之姦。多方爲漏網之計。僅以此婦之夫兄抵罪了局。則烈婦含冤。貪人得志。有負祖臺激揚至意耳。况此事喧傳。不脛而走。若不題參。或流聞長安。妄疑柏臺之下。何以有刎死之少婦。似祖臺又斷不可不明白入告也。不肖第杜門省愆。不欲饒舌。而一腔公憤。不容自己。輒敢露緘。以聞。惟賜裁察。

明季北略卷之十三

崇禎十年丁丑

體仁擬旨逮錢瞿

正月常熟縣民張從儒、訐奏前禮部右侍郎錢謙益、科臣瞿式耜、謂二臣喜怒操人才進退之權、賄賂握江南死生之柄、三黨九族、無不詐之人、與販通番、無不爲之事、甚至侵國帑、謗朝廷、危社稷、止因門生故舊、列于要津、鳴冤無地、宦幹豪奴、滿于道路、洩忿何從、奏上、溫體仁擬旨逮錢謙益、瞿式耜、下刑部獄、先是、奸民陳履謙、爭產、求二官關說、不允、懷恨、遂唆從儒、訐奏、既奉旨提問、履謙等得志、遂捏造款、曹和溫等虛詞、多方嚇詐、款曹者、謂謙益嘗作故太監王安祠記、曹化淳出王安門、宜款之、和溫者、爲溫與謙益有隙、宜和之、曹化淳訪知之、憤發其奸、至是、刑部尚書鄭三俊、審出真情、陳履謙、張從儒、各打一百棍、立枷三月、死、謙益等尋釋歸。

陸文聲奏復社

三月、太倉州監生陸文聲、陳風俗之弊、皆原于士子、太倉庶吉士張溥、前臨川知縣張采、倡復社以亂天下、命南直提學倪元珙查究、元珙回奏、極言文聲之妄稱、東吳精進之學、復社爲最著、大都誠心質行、講藝談經、互相琢磨、文必先正、品必賢良、無慚名教、大都陸文聲有憾于婁東、故借復社爲名耳、上責其蒙飾、降光祿寺錄事。

張溥字天如號西銘兒時奇慧好學成人日讀書數千言年十五喪父奉母居西郭十九補諸生同邑吳偉業從受易與張采創立復社聯絡吳越俊秀崇禎辛未成進士第七人除庶吉士觸執政要人怒乞假歸要人招陸文聲以社黨入奏而蘇州司李某復訐溥牽連六七年以暴病卒後御史劉熙祚給事姜埰交章訟冤奉旨所著書呈進天下傳而誦之有七錄齊集史論一編二編及論略春秋三書十三經合纂歷代文典文乘通鑑紀事本末宋元紀事本末古文互刪漢魏百三名家歷代名臣奏議等書行世

倪元珙號三蘭浙江上虞人天啓壬戌進士歷仕至蘇松學政降錄事尋陞光祿寺寺丞卒于家李如燦直言下獄

四月諭百官求直言給事中李如燦上言國家祖制于古稱善自軍不用而兵設民始不得安其身自屯不甯而餉興農始不得有其食有兵不練兵增而餉益匱有餉不核餉多而兵愈冒比者核實之使出而培克屢聞占冒不減可謂有政事乎魏呈潤詹爾選李化龍劉宗周皆以一鳴輒黜今下明詔求直言倘赦其前愚收之左右是直言不求而自至也若夫輔成君道尤在相臣今此瞻彼顧結黨徇私又何怪水旱盜賊之屢見哉上怒下如燦于獄左諭德黃道周上言陛下下詔求直言而直言者輒斥清刑獄而下獄者旋聞大臣雖清強曾何益理亂之數上不懌切責之

楊光先參陳啓新

四月新安衛千戶楊光先疏參陳啓新并及溫體仁昇棺自隨謂啓新荷皇上獨斷拔之泥淖之中置之

言路之首。宜致皇上爲商周。啓新爲傳說。乃鄙夫旣得。患失心生。稱童利害。口與言違。正世俗所謂說真。方賣假藥之小人也。按啓新原疏。所指諸大病根。今當首申前議。以拯斯民。何受事以來。絕無一字談及。何當日在局外。則自謂旁觀最清。一入局中。頓鶴突也。臣今所言清屯核餉。皆啓新未結之局。皆啓新分內之事。如啓新不知弊源。是爲不智。知而不言。是爲不忠。人臣不忠。罪當死。不智而以浮詞誑皇上。騙美官。亦當死。啓新本太倉州軍士。嘗充漕司書辦。前啓新五千餘言。不出破情面三字。而原任山西布政樊良樞。是其刑司服役之故主。則特疏引薦。情面乎。不情面乎。最可駭者。書辦被殺。何關國體重輕。何與諫垣名節。乃以申明賞罰爲胡爾儀等請卹。非貪其一歲四十金之賄。何耶。今胡爾儀見在關臣衙門。供役而啓新謂之已死。是與指鹿爲馬何異。啓新罪不容于死矣。至若首輔溫體仁。原與啓新不同。治國平天下。是其責。持危扶顛。是其任。休休有容。是其技。體仁柄國以來。邊騎兩薄都城。流賊各省延蔓。平治之網。安在。國危于上。而不求所以安。民怨於下。而不思所以卹。扶持之責。安在。忠告之言。不受。睚眦之怨。不忘。休休之量。安在。三者無一。誠殆哉。一箇臣也。惟有引罪以去。庶幾不誤人國。乃悠悠忽忽。一利不興。一害不除。靦顏戀棧。若不斷送盡天下蒼生不已也。上責其瀆陳。陳啓新疏辯。有旨責其軍國大事。竟無一言。陳奏着降二級。照舊供職。光先屢參啓新。上怒其恣臆干政。廷杖戍遼東。及十五年壬午八月。時啓新爲刑科右給事中。匿喪被劾。下撫按訊之。尋遁。

朱國弼劾溫體仁

四月。撫寧侯朱國弼劾溫體仁徇私。左都御史唐世濟又劾體仁受霍維華賂。令唐世濟發端。上慰諭體

仁奪國弼侯爵世濟亦戍邊。

六月體仁引疾免。賜金幣遣行人護歸。初體仁以謫發錢謙益受主知。遂入相。時上英明。憤廷臣苞苴亡狀。體仁惟斤斤自守。不殖貨賄。故上始終信之。至是庇私黨排異己。與舉朝爲仇。攻者無虛日。故免歸。

高起潛行部

四月總監高起潛行部。永平道劉景耀。關內道楊於國。俱恥行屬禮。上疏求免。上謂總監原以總督體統行事。罷於國降景耀二級。以後監司皆莫敢爭。

七月工部員外郎方璽上言。皇上親擒魏忠賢而手刃之。豈溺情閹豎者。不過以外廷諸臣無一可用。而借才及之。况人臣苟知報答。何論內外。內臣旣微。茲曠典。孰不欲棄捐頂踵。以酬我皇上者。不必總總過計也。給事中何楷。駁其通內。呈身吏部。請削其籍。上手改降二級調。

責臣罪己

閏四月大旱。久祈不雨。聖諭責臣罪己曰。帝德好生。降罰必有所致。久祈不應。乃朕躬之悃誠未能上達。朝廷之德澤不能下沾。如張官設吏。原爲治國安民。今出仕專爲身謀。居官有同貿易。催錢糧先比火耗。完正額又欲羨餘。甚至已經蠲免。悖旨□徵。纔議繕修。乘機自潤。或召買不給價值。或驛路詭名。轎抬。或差派則賣富。殊貧。或理讞則以直爲枉。阿堵違心。則敲朴任意。囊橐旣富。則奸慝可容。撫按之薦劾失眞。要津之毀譽倒置。又如勳戚不知厭足。縱貪橫于京畿。鄉宦滅棄防維。肆侵凌于閭里。納無賴爲爪牙。受奸民之投獻。不肖官吏。畏勢而曲承。積惡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誰能安枕。似此種種。足干天和。積

過良深。所以挽回不易。都著洗滌肺肝。共竭悃誠。仰祇天意。

楊嗣昌建議均輸

羣盜盤踞江北。廷議大發兵。計臣苦于無餉。兵部尙書楊嗣昌建議。因改糧爲均輸。以濟軍食。因加賦二萬兩。下詔曰。暫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

史可法巡撫安廬

七月。以史可法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安廬池太等處軍務。時以寇患故創設。明年戊寅六月。可法以憂歸。史可法。號道鄰。河南祥符縣人。崇禎戊辰進士。爲安廬道。六載廉敏而愛民。貪吏望風解綬。至是卽擢安廬巡撫。洵東南之保障也。

聖駕巡城

京師時見聖駕郊天祭地。祀日夕月。幸學籍田大閱。禘祭上陵等外。此則會典所不載。禮制所不詳。崇禎丁丑八月。上欲巡城。勅禮兵二部覈舊例。二祖至今無有也。以事瑣非至尊所宜親。二祖列宗。豈不注念城池哉。各有所司故耳。茲於八月廿六廿七兩日。親履內外城。鹵簿之整嚴。軍容之辟易。非草莽人所得指點。但內外城脚。沿衢擺設戎裝軍士。約用六十萬。一切在京人等。京營主將俱已厚值僱其侍立。厮役無人。貨鬻無人。各衙衙閫如矣。又大內所發于金吾一應衣飾器用。恐備臨時指取。非數之可計。其一事一物。又非止一人可值。如蕭大亨之武蔭蕭松菴。錦衣僉事也。內止派其領值醬色縐紗深衣一襲。尙衣局派發爲單。爲夾。爲花樣各別。爲身袖長短大小共九十件。每件黃色夾板。一人捧之。則用九十人矣。色

色皆然。幾萬萬人爲之趨踰奔走者兩日夜。究竟于城上一無所益。遙望祿米倉漕糧露積。繫計臣二人於獄。後杖斃其一。汪明際是也。明際甯國人。戊午孝廉。

是舉也。斃兩事外之人。戎政尙書陸問禮之僕。以戎政禮宜驂乘。其僕仰窺膳品。一銅拳椎死。僕固陸所不欲其隨身者也。

天下有大寇。不思保四境之外。而圖數十里之城。城亦安足恃哉。卽有修葺。亦兵工二部事耳。豈萬乘所宜親履者。且自天子以至軍民。數千萬衆奔走兩日夜。服用移繞於外。亂亡之兆。已於此見矣。

黃道周七不如

十月定東宮官屬。先是黃道周自陳七不如。謂品行不如劉宗周。至性不如倪元璐。遠見深慮不如魏呈潤。犯顏敢諫不如詹爾選。老成足備顧問不如陳繼儒。朴心醇行不如李如燦。傅朝佑文章氣節不如錢謙益。鄭鄭有旨責其顛倒是非。甚至蔑倫杖母。名教罪人。猶曰不如。是何肺腸。着回將話來。於是道周復疏辯。謂臣與鄭鄭同爲庶常時。文震孟疏論魏忠賢。鄭鄭抗疏任之。削籍入山。每以臣爲怯。臣心愧鄭也。每執筆不能明白。輒思鄭鄭以爲不如。真不如也。蓋以此自矜。亦以此分規。非爲累臣地也。上念道周起廢不久。有旨不究。至是定東宮官屬。右諭德項煜。編修楊廷麟。交讓道周。閣臣以道周有不如鄭鄭語。謂其意見偏寢之。給事中馮元勳言。道周忠足以動聖鑒。而不能得執政之心。恐天下後世有以議閣臣之得失也。不聽。

魏呈潤。號倩石。龍溪人。崇禎戊辰進士。官給事中。傅朝祐。字右君。江西臨川人。萬曆壬子解元。天啓

壬戌進士授中書。庚午選兵科給事中。陞刑科。丁丑以諫言革職下獄。賜杖卒。當給事中章正宸以劾王應熊下獄。莊鼂獻以言時弊降黜。朝佑申救曰。皇上之逮二臣。不啻風雷之振秋籜。視之若輕。而舉朝見逮二臣。不啻霜雪之損嘉禾。關係特重。又劾太監王坤併咎首輔云。

陝西李自成諸賊

丁丑正月諸賊混天星侵軼商洛。李自成縱橫西河。過天星盤踞汧隴。獨行狼在漢南。蝎子塊在河西。與西番合謀。十月過天星李自成入蜀。混天猴蝎子塊隨之。川兵大敗混天蝎子廣元。斬首千餘級。

李巖歸自成

李巖河南開封府杞縣人。天啓七年丁卯孝廉。有文武才。弟牟庠士。父某進士。故世稱巖爲李公子。家富而豪。好施尙義。時頻年旱飢。邑令宋某催科不息。百姓流離。巖進白。暫休徵比。設法賑給。宋令曰。楊閣部飛檄雨下。若不徵比。將何以應。至于賑濟飢民。本縣錢糧匱乏。止有分派富戶耳。巖退。捐米二百餘石。無賴子聞之。遂糾數十人譁于富室。引李公子爲例。不從。輒焚掠。有力者白宋令出示禁戢。宋方不悅巖。卽發牒傳諭。速速解散。各圖生理。不許借名求賑。恃衆要挾。如違卽係亂民。嚴拿究罪。飢民擊碎令牌。羣集署前。大呼曰。吾輩終須餓死。不如共掠。宋令急邀巖議。巖曰。速諭暫免徵催。并勸富室出米減價。官糶則猶可及止也。宋從之。衆曰。吾等姑去。如無米。當再至耳。宋聞之而懼。謂巖發粟市恩。以致衆叛。倘異日復至。其奈之何。遂申報按察司云。舉人李巖謀爲不軌。私散家財買衆心。以圖大舉。打差辱官。不容比較。恐滋蔓難圖。禍生不測。乞申撫按。以戢奸宄。以靖地方。按察司據縣申文。撫按卽批宋密拿李巖監禁。毋得

輕縱。宋遂拘巖下獄。百姓共怒曰。爲我而累李公子。忍乎。羣赴縣殺宋。劫巖出獄。重犯俱釋。倉庫一空。巖謂衆曰。汝等救我。誠爲厚意。然事甚大。罪在不赦。不如歸李闖王。可以免禍。而致富貴。衆從之。巖遣弟牟率家口先行。隨一炬而去。城中止餘衙役數十人。及民二三百而已。巖走自成。卽勸假行仁義。禁兵姪殺。收人心。以圖大事。自成深然之。巖後薦同年牛金星。歸者甚衆。自成兵勢益強。巖遣黨僞爲商賈。廣布流言。稱自成仁義之師。不殺不掠。又不納糧。愚民信之。惟恐自成不至。望風思降矣。

予幼時聞賊信急。咸云李公子亂。而不知有李自成。及自成入京。世猶疑卽李公子。而不知李公子乃李巖也。故詳誌之。

王忠軍噪

丁丑二月。山西總兵王忠。以兵援河南。稱病。數月不進。一軍噪而歸。給事中凌義渠論之。詔逮忠入都。十三日乙酉。命陝撫孫傳廷總理河南。

十一月。兵部尙書楊嗣昌。請阻勦賊之期。合各撫鎮分任。斷截要害地方。提兵合勦。從之。

賊犯荊州

丁丑閏四月初四日壬寅。以熊文燦爲兵部尙書。總理軍務。督剿流寇。時文燦新平閩寇。有威望。故有是命。五月。郟襄賊犯荊州。焚荊州墳園。十二月。以戴秉閔撫治郟陽。

胡光翰戰死

胡光翰。湖廣郟陽府郟縣諸生。性英烈。處鄉里。睹不平事。往往毅然身任之。崇禎十年。流寇猖獗。襄郟爲

墟。光翰乃約鄉父老爲撫按陳寇禍。慷慨涕泗。激以忠義。歃血糾集鄉勇。立約束而部署之。自是賊過其堡者。相戒不敢犯。會有奸徒管某者。爲賊導以坎堡。光翰竭力扞禦。久之糧盡。勢迫。援兵莫發。仰天太息曰。吾糾合諸衆。冀得保全鄉里父老及宗族子弟耳。今事敗。當事素怖賊。脫聞吾等圍急。掩耳床下。伏耳豈能相援。死矣。復何道。衆皆掩面哭不止。越日。光翰語其徒曰。吾爲若先。萬一得突圍出。卽不然。吾往以死當賊。諸君乘閒走可也。乃率衆衝陣。戰良久。賊益四面蟄集。力不支。猶手格殺數賊。被創死之。

予聞之。楚友云。賊畏死甚于人。諸屠破邑。見衆持挺聚立。卽詭言若遽釋挺。當貸若死。不聽。則亦不敢近。有怒焉。馳馬去耳。使鄉野小民。盡如胡公。而當事者肯犄角設援。則賊安能蹂躪殘破。如入無人境乎。胡公敗由管奸。何異李陵事。後先不爽耶。撫議成於熊文燦。樞部楊嗣昌。從中主之。遂竭東南之力。不能奏車攻之功。海內用竭。皇陵震動。將祖宗金甌無缺之天下。斷送賊手。嗚呼。誰生厲階。至今爲梗。恨不請尙方劍。戮佞臣尸也。

賊擾江北

丁丑正月。總兵秦翼明、楊世恩等。敗賊于應山。斬級五百。又逐于麻黃閒。賊潰爲四。一股西犯德安。一股東趨南直。朱大典馳赴之。俄而楚賊盡在江北。而豫賊老回回、闖場天等。亦自光固而南。會之蘇松。巡撫張國維駐師京口。沿江戒嚴。賊禮醮于金山寺。薦拔亡者。遂分屯大江小江。皇甫常山諸地。沿江營火。夜燭數十里。儀真六合人民。俱倚檐而立。

當時賊勢如此。江左之急可知。然卒保無虞者。斯豈人力歟。曹丕有言。大哉江乎。天之所以限南北。

也。吾于此益信不然。東南半壁爲賊所糜爛久矣。然民之生於三吳。倖全首領於劫運者。亦天也。命也。不可不自幸也。六月十七日筆。

左良玉立功驕蹇

丁丑二月。左良玉大破賊於舒城六安。連戰三捷。秦翼明敗賊於細石嶺。擒賊首二人。賊潛竄太山中。張國維檄良玉入山搜捕。良玉新立功。驕蹇不奉調。國維三檄之。始自舒城進發。賊已飽掠出境。凌義渠劾之。詔革良玉職。令殺賊自贖。

賊圍安慶

賊至安慶立營。次日攻城。都督洪正春。選卒三千。鄉兵二千。使潘中軍率之出戰。賊合圍而殺之。副將程龍以火藥含笑自焚死。我兵大敗。賊追至城下。圍之。正春白史可法出兵。可法督士民堅守不戰。賊攻城。城上箭砲雜發。傷賊甚衆。苦攻十四日不破。賊乃退。十月入舒城。參將張一龍勝之子。咎家岡獲其頭目。搖天動等。副將孫應元。勝之於烏紗山。斬五千餘級。太監劉斌。率京營兵鏖戰。竟日。追殺七十餘里。號哭震天。殺賊五百四十二級。賊遁入山。十二月癸巳。賊陷靈璧。

陳于王自刎

陳于王。字丹衷。世爲武進人。先世以明初從征有功。授蘇州衛千戶。得世襲。于王幼業儒。身長七尺。萬曆壬子乙卯。一再登武科。授守備。擒海盜翁元李稍等。陞崇明都司。復有茶山王王一爵等倡亂。聚衆數千。窟穴大海。金山川沙柘林等地。幾無甯日。官兵勦賊於羊山嘴。勢不敵。退泊金山。請檄崇明添兵協剿。于

王選舟師數十艘。戰賊於羊山殿前。用磨盤銃擊之。賊稍卻。已而復持短刀躍入賊舟。殺賊無數。生擒盜首一爵。餘潰散。當道交章薦之。威名日盛。崇禎初。巡撫費文衡補遊擊。繼費者爲張國維。及巡按祁彪佳。皆奇其才。時寇氛逼江北。因命于王爲遊擊。守六合。蔣若采爲守備。守江浦。互相犄角。斬賊李乘龍等百人。賊宵遁去。復犯宿松。于王弟國計及包文達、錢士選等以兵二千人赴剿。賊衆勢大。遂敗績。文達士選俱戰死。于王不見國計。飛馬殺入賊圍。救出。回至安慶。嗣後永生洲參將程龍及于王等復與賊戰。太湖豐家店相拒數日。程龍營被賊放火。延燒銃藥。賊揜殺至于王手執大刀。奮勇先登。如摧枯拉朽。然久戰重傷。諸將意欲規避。翼于王以行。于王曰。此吾死所也。復何之。遂大呼曰。力竭矣。向北面四拜。拔刀自刎。死。數日後。賊退。部將張伯昌檢獲其屍。身如刻畫。面色如生。江浦安慶爲之立廟塑像。事聞。贈昭勇將軍。廕子以千戶。加二級。立廟宣武場祀之。弟國計號丹廷。有膽智。兩中武舉。累著戰功。擢太湖營都司。擒劇盜宋毛三、朱老虎等。無算。後放情詩酒以卒。

經略熊廷弼嘗稱于王國士無雙。薦授三岔河副總兵。時天啓元年七月事。將赴任。適代庖守備張嗣忠至。與之同宴。亡何。張暴卒。而張子誤聽千戶濮定國譖。遂誣于王毒死其父。繫獄。越七年。曹文衡知其冤。且才立釋之。卒殉國難。國士之稱。洵非溢譽也。

諸將死難

是年賊寇安慶。我兵敗走。諸將死事者。程龍、陳于王以外。不一。如把總詹鵬。衝鋒陷陣。聞兵潰。以首觸石而死。把總王希韓。素廉勇。得衆。及力盡。猶率部下拔營血戰而死。把總王猷。力能扛鼎。殺賊數多。爲賊衆

合圍生擒。鬻分其肉而死。守備王宏猷。勢窘被執。賊喜其技勇。將留之。宏猷不屈。大罵。至于踞齒斷足。猶不絕聲而死。守備莫顯諱。新得武科。不願會試。自請討賊陷陣而死。把總唐世龍。因事已去。不肯獨歸。離險慶戰。馬蹶被砍而死。千總王定遠。經革戍皖。累報獲功。而一目不視。虛擲前勞。以死。千總周嘉方。一月新婚。慷慨請纓。力戰陣亡。而少婦王氏。善哭其夫。卒絕粒投繯以死。其他若張全斌。俞文夔。顧應宗。蔣達。潘象謙。季靖。俱先後同事死。

流寇發難以來。武臣逃遁者固多。而死事者亦不少。然其名或著或不著者。士固有幸有不幸也。

賊陷六合

六合雖斗大邑。乃金陵門戶也。素無城。崇禎九年。巡撫張國維。以流寇孔棘。使邑令鄭同元築城。同元以財力不逮。止建土城一座。明年丁丑。國維出巡。見而責之。發金辦造磚城。尙未興役。而賊已至矣。初。賊陷廬鳳等處。雖窟居英霍。睥睨六合已久。同元本浙人。素無幹略。謂賊尙在數百里外。不設備。游擊常某。蜀人。武藝超軼。鎮守本邑。然麾下僅七百人耳。時有永生洲兵。與之不協。終日相訐。同元不爲解紛。國維聞之。賊未至數日。以令箭提永生洲兵。故其守志益懈。浙江御史某。將北上。以滁州賊阻還。與同元言。賊勢甚熾。宜備之。同元猶大言。敵邑兵多將勇。何憂賊乎。御史走閒道。由揚州去。及風鶴益甚。同元猶出諭。張大將士之盛。令百姓勿動。然亦疑信相半。偵騎四出。杳無蹤跡。至七月十七日。諸商微聞賊信。急密備餼糧。篝燈不寐。夜半探望。見將士率兵林立。嘖嘖偶語。忽覩諸商民呼而問故。衆合曰。聞流賊將至耳。一把總慰之云。此訛言也。且有我兵在。若等歸寢。勿憂。然識者終之不信。假寐以俟。十八日黎明。忽砲聲連震。

衆大驚。賊騎由西門突至。時永生洲兵以張撫曾提。俱無戰志。止將治甫橋焚折。阻賊不過河而已。獨常游擊率衆數百往禦。中道遁走已半。甫及西門。而賊之驍騎已至。常嚴陣拒之。賊不得入。忽大聲曰。從東門去罷。常聞之。令後隊分兵往守。賊見陣動。前鋒十七騎突前。後兵先潰。常知勢不可支。遂大呼曰。保不得矣。百姓速走。予保南門耳。且戰且卻。賊騎稍西。民得奔趨橋南。及常退至浮橋。賊亦隨至。兵悉南渡。常獨殿後。從者僅五人而已。賊直逼橋次。常右手提鞭禦賊。左手拔橋。一驍騎馳至。持刀砍常。常急避馬下。舉鞭撲殺之。羣賊大至。擁馬墮河。飛矢如蝟。常揮鞭。厥聲鏗鏘。紛紛雨下。蓋龍津浮橋延袤十餘丈。用板平鋪。而屬以鐵索者。時橋板雖拔斷。鐵索猶繫。常以佩刀截之。賊乃不得渡。然倏忽間一矢中股。又一矢洞項矣。浮橋旣斷。兵與賊距河相詈。遙望驍賊立馬上疾馳。雖樓垣高峻。一躍輒登。入內恣掠。有服紅袍者。坐輿中。役貧民運取百物。見富室。則取人油浸箒。蒸而燭之。遇有藏金。則火輒滅。又以水沃寢室。速燥者。其下有金。以土浮耳。其取無遺策如此。凡掠二日而去。先是。賊去六合甚遠。偵騎不遇而返。皆云無賊。及是。充斥于道。不知者猶啓戶問賊所在。被殺甚衆。蓋賊殺人。以荳實其腹。與馬食之。馬大肥捷。一晝夜行三百里。如欲破遠城。則近城過而不攻。及遠城旣破。始旋兵以取近城。蓋遠者謂近賊之城。尙未報破。必不越之而來。往往不爲備。近者又謂賊衆已過。可不嚴守。所以賊每乘人不意。而兩取之。計亦狡矣。當時非常之力戰。不獨居橋北者。盡罹鋒鏑。卽走橋南者。亦必供賊之蹂躪矣。常亦大有造于棠邑也哉。厥後行至蕪湖。箭瘡迸發而死。惜夫。鄭同元聞賊至。箭衣小帽。從役五人。騎而逸去。後以失地事。諉罪于永生。殺之。同元止罷官而已。先叔君衡公。時在六合。親遇其難。述此。

六合爲應天屬邑。使當事者知賊勢日盛。豫築堅城。以二千人守之。亦不至于敗。乃旣無城矣。復不多駐兵。徒以數百人當十倍之賊。是明以人民委賊也。至愚劣之同元。賊未至。則不思築城。及和兩軍。賊旣至。則微服先去。乃猶諉罪逃死。朝廷之三尺安在。然賊陷六合。他書俱不之載。意留都大臣以賊犯畿邑。不便于己。或未嘗實以上聞也。予思天下以賊情蒙蔽者多矣。可爲三歎。六月十八。筆六合旣陷。被殺頗多。道上白晝鬼號。衆懼厲聲震喝。終不止。惟大呼曰。流賊至矣。輒無聲。又小兒夜啼。父母懼之。曰。勿啼。流賊來矣。兒亦止。然則流寇之禍。不獨人畏之。鬼亦畏之。不獨老者壯者畏之。卽小兒亦畏之矣。亦異也。此二事皆自六合而來述之。

誌異

丁丑閏四月初十戊申。山西汾州府武鄉沁源二縣大雨雹。大者如象。次如牛。是年大旱。

七月賊破六合。八月後。每日日落時。紅光從東南脚下。映照半天如火。對照人面盡赤。約三月餘。時省臣引京房傳。謂之日空。應兵起。齊魯吳越占候家。謂之血霞。則大旱大兵之明徵也。

是歲浦口西北山中。有人頭鳥萬餘。皆在伏龍山一帶。身足如鶴。頭縮而不伸。胸前有元文一道。如人面。歇三日。後莫知所之。或又云。頭似人。披髮長鬚。鄉人見之。有驚死者。人皆以爲怪。七月以下二事新誌。出六合。

大清兵

丁丑十年二月。大清兵破朝鮮。國王李倬走。命總兵陳洪範援之。壬申。大清兵自雲從島至鐵山。招皮島總兵沈冬魁。不聽。尋陷皮島。

明季北略卷之十四

崇禎十一年戊寅

元帝降虜

正月翰林及都察院接出聖上平臺詔百官起大數問天下事仙降云九九氣運遷涇水河邊渭水河邊投秦入楚關幽燕兵過數番寇過數番搶奪公卿入長安軍苦何堪民苦何堪父母妻子相拋閃家家皇天人人皇天大水灌魏失秦川流寇數載卽息紅頂又將發烟虎兔之間干戈亂龍蛇之際是荒年聖上又問元帝書云等閑不管閒漢朝將相在眼前

張任學改總兵

戊寅二月河南巡按張任學改都督僉事總兵官鎮守河南先是任學覬得巡撫且欲薦丹陽知縣張放因極詆諸鎮兵不足恃盛稱文吏有奇才可禦寇及承茲命意大沮悔尋被逮

城蘆溝

二月城蘆溝名拱極城太監督役掠途人受工民力爲憊城旣成向北京一門題額曰順治門向保定一門題額云永昌門數之前定如此異矣

去京四十里西南有蘆溝河本桑乾河也俗又呼渾河有橋跨蘆溝河上爲蘆溝橋金明昌初建蘆溝曉月爲京師八景之一所城卽此至于掠途人受工民力竭矣况是歲十月高起潛兵敗于蘆溝

橋苟無其人。雖有堅城。亦安足恃哉。

黃道周經筵應對

三月。上御經筵。畢。召諸臣問保舉。考選孰爲得人。少詹黃道周對。樹人如樹木。須養之數十年。近來人才遠不及古。况摧殘之後。必深加培養。又曰。立朝之才。存乎心術。治邊之才。存乎形勢。先年督撫未按形勢。隨賊奔走。事既不效。輒謂兵餉不足。其實新舊餉約千二百萬。可養四十萬之師。今甯錦三協師僅十六萬。似不煩別求勦寇之用也。庶子黃景昉請宥鄭三俊。上曰。三俊蒙狗。雖清何濟。會南京應天府丞徐石麒。亦上言鄭三俊清節。上因釋之。三俊爲司寇。敝衣一筐。爨烟不給。以擬獄輕得罪。上亦素知之。故得放歸。

曾就義兵食對

戊寅三月。上御左順門。召考選諸臣問兵食計。曾就義對曰。百姓之困。皆由吏之不廉。使守令俱廉。卽稍從加派。以濟軍興。未爲不可。上拔第一。未幾。卽有剽餉練餉之加。

道周謂餉不煩別求。就義則云加派濟軍。君子小人義利之分如此。然就義一言投契。卽拔第一。思廟好尙可知矣。

楊嗣昌論熒惑

戊寅四月己酉丑刻。熒惑去月僅七八寸。退至尾初度。漸入心宿。兵部尙書楊嗣昌上言。古今變異。月食五星。史不絕書。然亦觀其時。昔漢元帝建武二十三年。月食火星。明年呼韓單于款五原塞。明帝永平二

年日食火星。皇后馬氏德貫後宮。明帝圖畫功臣于雲臺。唐憲宗元和七年。月食熒惑。其年田興以魏博來降。宋太祖太平興國三年。月掩熒惑。明年興師滅北漢。遂征契丹。連年兵敗。今者月食火星。猶幸在尾內。則陰官外。則陰國。皇上修德召和。必有災而不害者。給事中何楷糾之。言古人謂月變修刑。又言禮虧則罰見熒惑。誠欲修刑。莫如右禮。誠欲右禮。莫若修刑。楊嗣昌縷縷援引。出何典記。其言款塞者。欲借以伸通市之說也。其言元和者。欲借以伸招撫之說也。其言太平興國連年兵敗者。欲借以伸不敢用兵之說也。附會誠巧。矯誣實甚。至所述永平皇后等語。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臣更不知其所指斥矣。嗣昌復疏自理。但言科臣以危機中。臣不復及通市招撫事。戶部主事李鳳鳴亦言火星逆行。常而非變。給事中解學尹糾其詔。然實考嗣昌所引年月俱謬。

按紀畧。四月十六日己酉夜。熒惑去月僅七八寸。至曉逆行尾八度。掩于月至五月初五日丁卯夜。熒惑退至尾初度。漸入心宿。云予少時每夕見月角一星。煇而赤。相距五寸許。竊疑何若是之近。越三日仰觀如故。或語予云。此星在月上。大不佳。當主天下亂。予心誌之。

何楷劾嗣昌忘親

六月。以楊嗣昌入閣辦事。仍署兵部。七月。嗣昌母服纔五月。有旨。嗣昌大祀大慶。暨傳制頒詔諸大典。不與朝講。召見如常。服隨班。給事中何楷劾嗣昌忘親。上切責之。先是。吏部會推閣員。止及詞臣資序。上不允。命并在籍守制者。蓋嗣昌爲陳新甲地也。已而特召新甲爲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大黃道周上言。朝廷卽乏人。豈無一定策效謀者。而必破非常之格。以奉不祥之人。上不擇。

黃道周平臺抗辯

七月召羣臣于平臺。上問黃道周曰：無所爲而爲之，謂天理有所爲而爲之，謂人欲。爾前疏適當枚卜不用之時，果無所爲乎？道周對曰：天人止是義利，臣心爲國家，不爲功名，自信其無所爲。上曰：前月推陳新甲，何不言對曰：時御史林蘭友給事何楷，皆有疏，二人臣同鄉，恐涉嫌疑耳。上曰：今遂無嫌乎？道周對曰：天下綱常邊疆大計，失今不言，後將無及，非私也。上曰：清雖美德，不可傲物，遂非惟伯夷爲聖之清，若小廉曲謹，是廉非清也。道周曰：伯夷忠孝，故孔子許其仁。上怒其強說。道周又極詆楊嗣昌。嗣昌奏曰：臣不生于空桑，豈遂不知父母？臣嘗再疏，而明旨迫切，道周學行，臣實企仰之。今謂不如鄭鄭，臣始歎息絕望。鄭杖母行，同梟獍。道周又不如鄭，何言綱常也。道周曰：臣言文章不如鄭鄭，上責其朋比。道周曰：衆惡必察，何敢爲比。上曰：孔子誅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惟行僻而堅，言僞而辯，不免孔子之誅。道周曰：少正卯欺世盜名，臣無此心。臣今日不盡言，則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則陛下負臣。上曰：爾讀書有年，祇成佞耳。叱去。道周叩頭起，復奏曰：忠佞二字，臣不敢不辨。夫臣在君父之前，獨立敢言爲佞，豈在君父之前，諂諂面諛者爲忠乎？忠佞不分，則邪正混淆，何以致治。上怒甚。嗣昌乞優容之。上曰：朕亦優容多矣。諸臣退。上召回諭，以毋黨同伐異，宜共修職業。翰林院修撰劉同升，編修趙士春，給事中何楷，御史林蘭友，各疏救道周。劾楊嗣昌，俱謫調有差。

張縉查論兵情賊勢

戊寅二月，戶部主事張縉查上言：臣任清澗知縣，于兵情賊勢，親見有素。蓋賊之得勢在流，而賊之失勢

在止賊之長技在分而賊之窮技在合賊之乘時在秋夏而賊之失時在冬春昔大賊王嘉允破河西據其城曹文詔奪門斫殺而嘉允殲李老柴破中都據其城巡撫練國事督兵攻圍而老柴擒神一元破甯塞據其城左光先等與戰而一元死譚雄破安塞據其城王承恩等攻圍而譚雄誅此皆守而不去之賊故速其死也過天星老回回混十萬等所破城邑無算官軍未至旋即奔逸此皆流而不居之賊故緩死也賊入晉豫分頭成部自秦及汝雒以至江北無處不被賊豈賊真有數十百萬蓋分股以披其黨牽制我兵故見多也前總督陳奇瑜驅天下之賊盡入漢中出棧道關正可一鼓而滅乃以招安致敗不可復收古人以八日而平賊數萬者利其合也夏秋之間芻糧盡在場圃足供士馬之資冬春非破城攻堡不能得食官兵促之則尤易故時有利有不利也今欲破賊惟在亂其所長而使之短破其所得而使之失直截以攻之分爲兩軍一追一駐賊當之必破矣賊黨雖衆大都觀望其先倡者不過一二支故盡一股則論賞不必事平彙敘縱一股即論罰不許報級塞責誠如此賊不望風而靡未之有也上是之

陝賊剿降略盡

五月奪總督洪承疇尙書爵仍以侍郎總督左光先曹應蛟並奪五級限五月盡賊至八月承疇報陝西賊勦降略盡命出關向河南湖廣

限五月盡賊而八月即盡何其速也維時賊分流半天下曷嘗勦降盡之乎不過走犯他方耳上以速期而下即以速應大抵然矣六月二十日筆

豫楚屢捷

戊寅正月巡撫常道立奏賊犯鄧州焚燬周王八塋總理熊文燦報賊犯英山合九路之兵會勦賊從德黃一路潛遁楚撫余應桂逮問豫撫常道立招撫闖場天等闖場天本名劉國能性頗孝就撫乃奉其母命也晉撫宋賢奏混十萬等賊乘虛窺渡攻剋五塔挖等寨攻圍陝州等處官兵禦卻之賊拔營遠遁二月官兵三戰六捷敗賊于鎮平縣生擒草上飛獨腳虎等斬扒天虎等四人賊渡河開光山等處結連曹操及托天王整世王混世王十天王紫微星過天星飛虎八家大賊乘商城固始界欲上穎霍等處爲度暑計太監盧九德分布官兵迎擊大敗賊于山石橋擒賊抵地虎黑旋風等三月巡道張天經又敗賊于黃福店斬獲無算招降賊首飛天師等五月總兵左光先又三敗賊于大寨地方六月陳永福又大敗之于饒良鎮嗣是官兵又敗之于宜陽連庄雍家庄林家莊等處左良玉又大敗之于高坡混十萬帶傷遁妻子囚執入省混十萬本名侯世範亦旋降九月內臣盧九德扼之于襄撫臣常道立擊之于鄧監軍張大經總兵劉澤清左良玉張任學擊之于襄承隨棗汝許十月張任學又敗之于高庄賊南北無路轉戰敗逃凡曹操革裏眼托天王過天星等賊在豫在楚者無不分頭鼠竄

王燾隨州自經

王燾南直崑山人萬歷戊午舉人崇禎時爲湖廣德安府隨州知州戊寅二月賊首張獻忠合衆數十萬圍城燾親冒矢石斬獲千級城守益堅賊有隨州紙城變作鐵城之號移營遁去撫按交上其功爲守禦第一後賊挾恨復以數十萬至關廂守將王必用先挾家丁遁城遂陷燾身被數創猶率家人巷戰勢不

可支始向北再拜自經死。時朝廷咎熹以一死塞責，故無卹典。宏光時始諡忠愍，又與蔡忠襄懋德立祠其鄉，賜名雙忠。蔡亦崑山人。

張獻忠請降

戊寅正月，左良玉、陳洪範大破賊于郟西。張獻忠尋請降。初，獻忠自良涿噪而爲陳洪範捕獲，異其貌而釋之。至是懷舊恩，乞降于洪範。請率所部殺賊自効。總理熊文燦承制撫之。獻忠狡而多計，羣賊每以爲的。文燦議餉二萬人，獻忠乞餉十萬人。文燦遲延不能決，獻忠寄家口于穀城，入據守之。分屯羣賊于四郊。

羅汝才乞撫

九月，熊文燦次于襄陽，遣將擊賊于雙溝，大破之。羣賊四逸，惟曹操獨畱內浙山中，守險自保。文燦檄左良玉、陳洪範招安羣賊。十月，大清兵敗高起潛于蘆溝橋，京師戒嚴，召孫傳廷于陝西，洪承疇于三邊，于是承疇傳廷率諸將合兵五萬，先後出潼關入援。賊曹操聞之，謂爲剿已也。率九營從郟陽淺渚，亂流而涉，突走均州，叩太和山，提督太監李維政乞撫。維政言于文燦，文燦乃檄止諸軍。曹操九營皆就撫。文燦上言請貸其罪，授游擊將軍，令諸將宴于迎恩官署，供億甚備。曹操名羅汝才，汝才既撫，分屯羣賊于房竹保障四邑，自言不願爲官，并不食餉，願爲百姓耕田。此中而已。文燦一切羈縻，檄汝才解散脅從，簡壯勇從征立功。汝才不聽，因與郟均諸邑居民分地錯壤而居。時張獻忠亦就撫屯穀城，汝才遙與爲聲援。撫治郟陽戴東閔奏曰：曹操就撫不從解散之令，願爲百姓耕田，此目前盜鈴之說耳。張獻忠入據穀城。

屢檄不前。將俟民閒田熟。分其夏秋之糧。稍不遂意。干戈遂起。荆襄重地。今數省大寇環聚二三百里。羽翼已成。將有不可言者。然各賊盡聚郟地。四面合圍。實有釜魚阱獸之勢。以理臣各鎮現在兵馬。再令督臣發秦兵。由興安馳赴協同掃蕩。此實萬全之機也。

大清兵入燕齊

戊寅二月。大清兵攻宣平府羊房膳堡。九月。召西人大舉分入。副總兵丁志詳、竇濬等來援。大清兵稍引而南。冬十月。盧象昇襲之不克。甲辰。高起潛兵敗。京師戒嚴。召各撫入援。十一月初三辛酉。京師閉門守。癸亥。掠良鄉涿州。初九丁卯。薄景州。入高陽。少師孫承宗死之。己酉。入衡水武邑諸州縣。又破威縣。殺家居翰林王建極。至內邱。知縣高翔漢力守。乃退。甲子。薄德州。分道渡河。合于濟甯。十二月。盧象昇戰于賈庄。敗績。死之。改洪承疇薊遼總督。

孫承宗殉節

孫承宗。字稚繩。號愷陽。北直高陽人。萬曆甲辰進士。廷試第二。庚戌。取士錢謙益等。乙卯。主考應天。天啓元年。陞少詹。二年。陞禮部右侍郎。尋遷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時二月十二日也。廣甯淪潰。王在晉代熊廷弼經畧遼東。請築重關于山海關之八里舖。謂外關卽破。內關尙可守。而外關之兵無可逃。爲工二萬餘人。爲費百萬。而城樓諸費不與焉。承宗曰。守甯遠者。所以守關門。退處于關。則永平動搖。京師震動。勢必大亂。八里舖去關門未及一舍地。是山海爲孤注也。役遂罷。自請行邊。上御門臨送。賜劍坐蟒。旣莅任。開屯築堡。招徠流移百萬。又練軍得精兵五萬。凡經營四年。關地四百里。魏忠賢與羣小畏忌之。誣左

相東林五年。勒致仕歸。崇禎二年。大清兵入。特起原官。辛未。十七疏乞休。賜金幣馳驛歸。以力謝款議。與樞臣熊明遇。首輔周延儒之議左也。戊寅十一月十二日。大清兵薄高陽城。承宗率邑紳誓死登陴。顧土城低脆。外援不至。大清兵晝夜環攻。石盡矢竭。力不能支。承宗守北門。謂家人曰。我死此矣。汝輩各自逃生。家人環泣不忍去。城既破。大清兵掖之去。入城南老營中。用葦席藉地。望闕叩頭。叱持纜者趨縊。俄乃絕。年八十。子孫凡十九人。皆力戰從死。事聞。先帝震悼。薛國觀斬其郵典。弗肯與。久之。南都追贈太傅。諡文忠。承宗鐵面劍眉鬚髯。戟張聲如鼓鐘。殷動牆壁。年二十餘。爲舉子。游塞下。知要害。凡史官在禁近者。皆俯躬低聲。涵養相體。謂之女兒官。承宗獨不然。講筵獻替。務爲激切。割直。所著文集一百卷。及弔二十五忠詩行世。

盧象昇戰死

戊寅。象昇丁外艱。會北兵入。麻衣草履。奉詔督師。陛見。上叩方罍。奏曰。臣意主戰。上變色。久乃懌曰。朝廷原未言撫。所謂撫。乃外廷之議。象昇曰。敵之所患。著著宜防。逼陵寢。以震人心。一可慮。趨神京。以撼根本。二可慮。分出畿南。剽發旁郡。扼我糧道。三可慮。厚集我兵備之。則寡發而多失。分兵以四應。則散出而無功。兵少則不備。食少則生亂。此禦之難也。上壯之。命出與楊嗣昌議。象昇一主戰。嗣昌消沮。齟齬不能語。徒戒勿浪戰。象昇起別。還昌平。令諸大帥各選勁。約于十月十五日夜分。四路十面襲劫敵營。刀必見血。人必帶傷。馬必喘汗。違者斬。觀軍使遺書泥之。謂聞雪夜下蔡州。未聞以月夜。且奇師尤宜用寡。種種阻撓。象昇疏請分兵。嗣昌撥宣雲晉三鎮屬之。號稱二萬。以短兵氣。象昇刻期戰。誓師鞏華。淋漓慷慨。涕泣。

如雨。嗣昌不能平。思阻之。擬稟令赴通。就總監高起潛。象昇不赴。嗣昌遂疏云。敵南下。督應趨遙。就監敵未下。監應趨京。就督象昇歎曰。樞部不過欲總監撓我師期耳。甚甚。會嗣昌赴軍中。厲聲責數。沮師養患。罪謂公等堅意言撫。獨不聞城下之盟。春秋恥之乎。且某叨劍印。長安口舌如風。倘唯唯從議。袁崇煥之禍立至。縱不畏禍。甯不念衰衣引紼之身。既不能移孝作忠。奮身報國。將忠孝胥失。盡喪本來。何顏面立人世乎。嗣昌色戰。奮言曰。公直以尙方劍加吾頸耶。象昇曰。尙方劍須從己頸下過。如不殲敵。未易加人。若舍戰言撫。養禍辱身。非某所能知也。嗣昌遁言從來無撫議。象昇曰。周元忠赴北講撫。經數日往來。始事于薊門督監。受戒于樞部京營。通國共聞。將復誰諱。周元忠者。賣卜雙瞽人也。與遼人熟識。故遣之大兵云。此事重大。何無專官。遣廢疾來。直玩侮耳。欲斬元忠。乞哀乃止。當是時。象昇加尙書級。兵氣盛。旬日開克復州邑甚衆。嗣昌忌功。輒從中止。編修楊廷麟奏曰。南仲在內。李綱無功。潛善秉成。宗澤隕恨。國有若臣。非封疆福。疏上。謫軍前贊畫。象昇謂廷麟曰。敵勢甚廣。兵趨之不走。陵卽走京。我京兵寡。食乏。不戰敵益輕我。戰卽生他端。公爲我往真定。與撫按乞糧。我且悉兵乘死以報國矣。遂統騎五千。上下千里。三軍乏食。空腹而馳。象昇哀懇疾呼。莫之救。晨出帳。四面拜曰。吾與爾將士共受朝廷恩。患不得死。勿患不得生。衆皆泣。不忍仰視。于是拔塞起。兼程至賈庄屯營。率五千人出擊。射一騎。大兵合圍進。呼軍疾馳。奔衝入。大兵退。象昇諭將士曰。今雖勝。彼必憤集諸騎乘吾爾。毋怠。越明日。大兵率衆衝營。象昇顧左右曰。誰爲我取彼者。總兵虎大威馳卒摧之。不勝。且卻。象昇大呼曰。虎將軍。今吾輩效命秋。無自愛。乃招後騎皆往。象昇奮力入擊。殺十餘人。身中二矢。二刃。呼不已。曰。關羽斷頭。馬援裹革。在此時矣。馬蹶陣亡。時戊

寅十二月十二日。從死爲僕。顧顯掌牧楊陸凱。踰四年。詔贈戶部尙書。謚忠烈。予祭葬。賜廕。恩禮有加云。一云象昇與嗣昌不合。援斷糧絕。軍士飲水七日。而無叛志。困甚。象昇服小軍衣。尙書印縛肘後。被流矢死。與洪承疇立廟北京。四時致祭。

象昇所以死有六。一與嗣昌相左。二與起潛不協。三以弱當強。四以寡擊衆。五無餉。六無援。然後五者皆嗣昌奸謀所致。雖然。殺象昇之身于一時者。嗣昌也。成象昇之名于千載者。亦嗣昌也。君子正不必爲小人咎矣。

宜興陳生語予曰。象昇父雅與一地師友。爲擇一地于山。四圍皆石。惟中獨土。名曰石山土穴。及啓土。下有一石筍。其鋒如劍。堅不可去。地師命置柩于上。且曰。後世當出顯官而忠者。盧父曰。子爲忠臣。亦何不可。遂葬之。出象昇象觀等兄弟。然則地師亦非常人也哉。六月二十日筆。

劉廷訓吳橋死難

劉廷訓字式伯。順天通州人。以歲貢生選河間之吳橋訓導。戊寅十月。大兵與入。令堅守。三月初。以偏師來。輒引去。旣盡銳。力攻。令絕城遁去。廷訓入學舍。麾其妾趨去。我將止死。屬其稚孫名增者。于所善僧隆貴。介而趨南城。誓守者曰。守死。逃亦死。曷若守死。爲滿城忠義鬼乎。守者哭曰。願爲公死守。三日夜。城三隅擾亂。獨城南晏然。大兵肉薄而登。如牆引射。矢注衣甲。血朱殷穴。胸而出。濡縷屬于屢。猶束胸拒戰。連中六矢。乃仆。踰月。其子發棺更殮。面如生。鬚髯奕奕奮舉。喪之歸也。諸生數百道哭。小民皆剪紙買漿。以奠。時年六十有五。

鄧藩錫不屈

鄧藩錫字晉伯號雲中南直金壇人初生時父和臺夢馭鶴人昇一孩曰是子超超藩輔之苗西山其頽東山其高因名藩錫年十七讀巡遠傳流涕終日天啓辛酉登賢書崇禎甲戌進士當知兗州時但攜一稚子一妾以行抵郡纔四十餘日大兵數萬已集于城下乃請魯王曰臣聞城之不守皆由城內貴家自惜金錢自愛安樂而令寡人傭子登陴擊析遂多敗事王能出金以犒死士城猶可存命猶可保不然大事一去玉石皆燼矣王不聽藩錫自出金勞介士夜縋城下發一大砲擊殺數十人大兵力攻南門總兵某內應城遂破被縛大帥加刃其頸曰不降醢矣藩錫大罵不屈大帥怒脅令拜藩錫故翹其足乃先斷其一足而支解而灼之其妾攜一子自投于井事聞贈太僕寺卿

孫士美深州自刎

孫士美號澹如南直清浦人幼奇穎絕倫試書目十行下每屈指古人至唐張中丞宋李侍郎等歎羨不置父訥亦勗之曰凡爲烈士當如是矣天啓辛酉鄉薦累上公車輒報罷士美憤然曰烈丈夫豈以第一榮哉苟或膺半秩報君親差不負平日自命古人意足矣當世士大夫豈乏取高第登要津而碌碌以終不自表見等于尋常無聞之人者哉卒以孝廉謁選乘鐸舒城自設文課士外絕無干牘私舒固彈丸邑然江淮孔道亦南北一要衝也甲戌正月賊渡河而南江北地震久之賊焚正陽去舒二百餘里未幾困六安去舒僅百餘里又未幾賊且薄城下時邑令謁淮在道士民洶洶城無固志士美親冒矢石督戰守自聞變以至賊退凡十七餘日夫廬屬八邑肥六俱有高城深溝屯糧衛卒獨舒斗大孤城懸處四衝之

地兵餉兩絕。然卒以獲全。不至爲廬巢續者。士美之力也。丙子以前。績擢知深州。戊寅十一月。溥沱水合。大兵三萬薄城而營。十三日夜。率死士段容嗣等襲之。斬其帥。十四日。來攻益急。十五日卯刻。昇雲車數十。緣城東南。攀堞直上。又督將士格殺無算。勢稍卻。忽用矢以火射城樓。烈焰煙騰。守者迷眩。不知所爲。因乘勢力攻。城遂陷。士美向北再拜。自刎于城之蕪萸亭。時父訥在署。年七十餘。聞之。歎曰。吾曩者以忠孝勉吾子。忠孝本無二致。死忠卽是死孝。吾卽未拜官。然以子爵封。亦臣也。不死何以謝君。并何以謝吾子。頃之。亦遇害。一家死者十有五人。事聞。贈太僕寺卿。

宋學朱濟南被圍

宋學朱。字用晦。號旭初。南直長洲人。崇禎庚午。舉鄉薦。辛未。成進士。初授南工部主事。會有鑄錢差之事。吏爲政弊。若搏沙。一洗滌之。每日把絲易紛。處脂易膩也。戊寅。巡按山東疏彈楊嗣昌。唐世濟等。八月。出都。十一月。巡歷章邱。會報大兵入省。遂星夜冒圍。馳入濟南。未至。大兵已過德州。而省城標兵三千。先隨巡撫。遠駐北直城中。止留老弱鄉兵五百。及萊兵七百而已。學朱至。親率司道登城捍禦。時以奇兵出擊。重圍稍解。相守六旬。不解帶。不交睫。頭髮盡白。上求援。七疏。時楊嗣昌爲樞輔。留中不報。高起潛擁精騎。翱翔鄰境。不發一援。大兵數十萬薄城。城外西北隅。憑水爲濠。險固。易守。獨東南一望平沃。興兵使周之訓。親守南門。身犯矢石。大兵不得上。每釀酒城頭。夜分握手語。欬歎達旦。己卯正月初二早。大兵攻西北城甚急。雲梯擁上。學朱率卒躍馬循城而西。衝鋒救援。刃中于面。被執不屈。乃懸城樓之竿。殺之。須臾。縱火焚樓。尸遂燼之。訓亦死之。撫按請卹。嗣昌啣怨不許。宏光初。贈大理寺卿。子三。長德宸。次德宜。又次德

宏、德、宜、順、治、乙、未、進、士、編、修、德、宏、辛、卯、舉、人。

或云己卯歲學朱曾歸族人欲見之夜即縋城遁去爲僧實未死也六月二十二筆。

鄧謙磔死

鄧謙字少于湖廣德安府孝感縣人幼慕于忠肅公爲人每讀其集至一腔熱血不知竟灑何地等語輒斫几狂叫因自號以見志崇禎戊辰成進士戊寅爲山東參政是冬濟南再困授袍登陴露立十晝夜矢盡石窮俄而登兵千餘入援者爲內應忽大風晝晦城陷謙手架大砲執勁弓斬射多人旣力不支被執磔死母黃氏匿民間亦不食死兩子俱穉爲擒去逾年仲子自北逃歸甫十歲與襯旋里事聞贈中憲大夫諡忠毅督學高世泰檄入鄉賢祠時有劉化光濟南歷城縣人與子漢儀俱孝廉破家守城率鄉兵巷戰格殺無數尋以大隊環攻箭如飛蝗化光弗卻及城破化光頭砍三刀腰中二鎗背中數箭漢儀亦頭砍三刀身中七箭死之同時又有李應薦東昌府恩縣人進士授御史以欽案削職歸捐資募勇登陴守禦比城陷應薦身中一鎗猶率家丁格鬪及被執厲聲大罵斫二刀斷一指而死

蘇州井中鐵匣

崇禎十一年戊寅蘇州承天寺井中屢有白氣冲上使人入井淘之得一鐵匣封緘甚固發視內藏心史一部自宋端宗起迄元成宗止皆言宋政寬厚及元人殺戮等事乃宋末鄭思肖所作思肖字所南是時端宗景炎止三年帝昺祥興僅二年餘卽元世祖至元三十五年成宗元貞十三年耳所南史內所載數十年事俱書景炎幾年不用至元元貞等號所南名思肖者思趙也自矢今生不能復趙願來世與趙云

云時蘇州巡撫張國維見而異之。梓行于世。然則心史作于三百年前。而出于三百年後。天蓋隱示以明之將復爲宋也歟。

元世祖在位三十五年。實承正統十六年。則心史約三十餘年事。此書一時盛行。須再覈其起止。

錢肅樂和心史詩 徒胡枯奴渝

錢肅樂字希聲。浙之鄞縣人。崇禎丁丑進士。詩有西山探蕨歌。猶壯東魯悲麟筆。幾枯之句。

士君子不可一日遭心史之事。不可一日不存心史之心。此心之失。則人而禽矣。白日而昏夜矣。文字召妖。口舌戰血矣。金鑠而石穿矣。此心之存。則人而天矣。一日而千古矣。詩文而史矣。亦經矣。亦圖籙矣。智井爲名山之藏。石匣有甲子之護矣。心之重于人也如是。今聖天子在上。政教翔治。士大夫皆崇尚節義。歲以戊寅。而鄭所南心史見于承天寺井中。撫公張大人梓以行世。海內見先生之史者。無不知先生之心矣。然此心非獨先生有也。余以暇日。偶覽斯編。成詩一律。豈敢附啞咏之末。亦以性情所鍾。不能自絕。世有觀者。得位置希聲于行道乞人之列足矣。

蝗

八月十六日。吾錫飛蝗蔽天。自西北來。往東南去。凡六日。至二十一日止。十月二十六日。打搶王中詔家中罄盡。

著者 (清)計六奇編輯

626·704

Author

書碼 7425

Call No.

書名

Title 明季北略 二十四卷：上

登錄號碼

Accession No. 007930

| 月日 Date | 借閱者 Borrower's Name | 月日 Date | 借閱者 Borrower's Name |
|------------|------------------------|------------|------------------------|
| 11 28 | 孫若年 | | |
| 12 28 | 孫若年 | | |
| 12 12 | 孫若年 | | |
| 1 | | | |
| | | | |
| | | | |

國立中央圖書館

626·704

007930

書碼 7425

登錄號碼

國立中央圖書館



0007930



籍